

圖證228事件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名譽教授

李筱峰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在兩蔣長達四十年的威權統治下，是不許碰觸的禁忌。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民主化，被埋在歷史荒煙蔓草中的二二八事件，才得見天日，事件輪廓也才逐漸彰顯，二二八的歷史研究也有初步成果。

然而一些黨國之子不能忍受了！於是試圖開始翻案，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日本的預謀、是中共的策動、是奸黨的野心、是皇民「暴徒」的作亂。**

第一章

迎接「祖國」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向盟軍投降，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即將告終。
(《大公報》1945.8.15)



台灣人以中國大陸上罕見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



這是台中車站前的歡迎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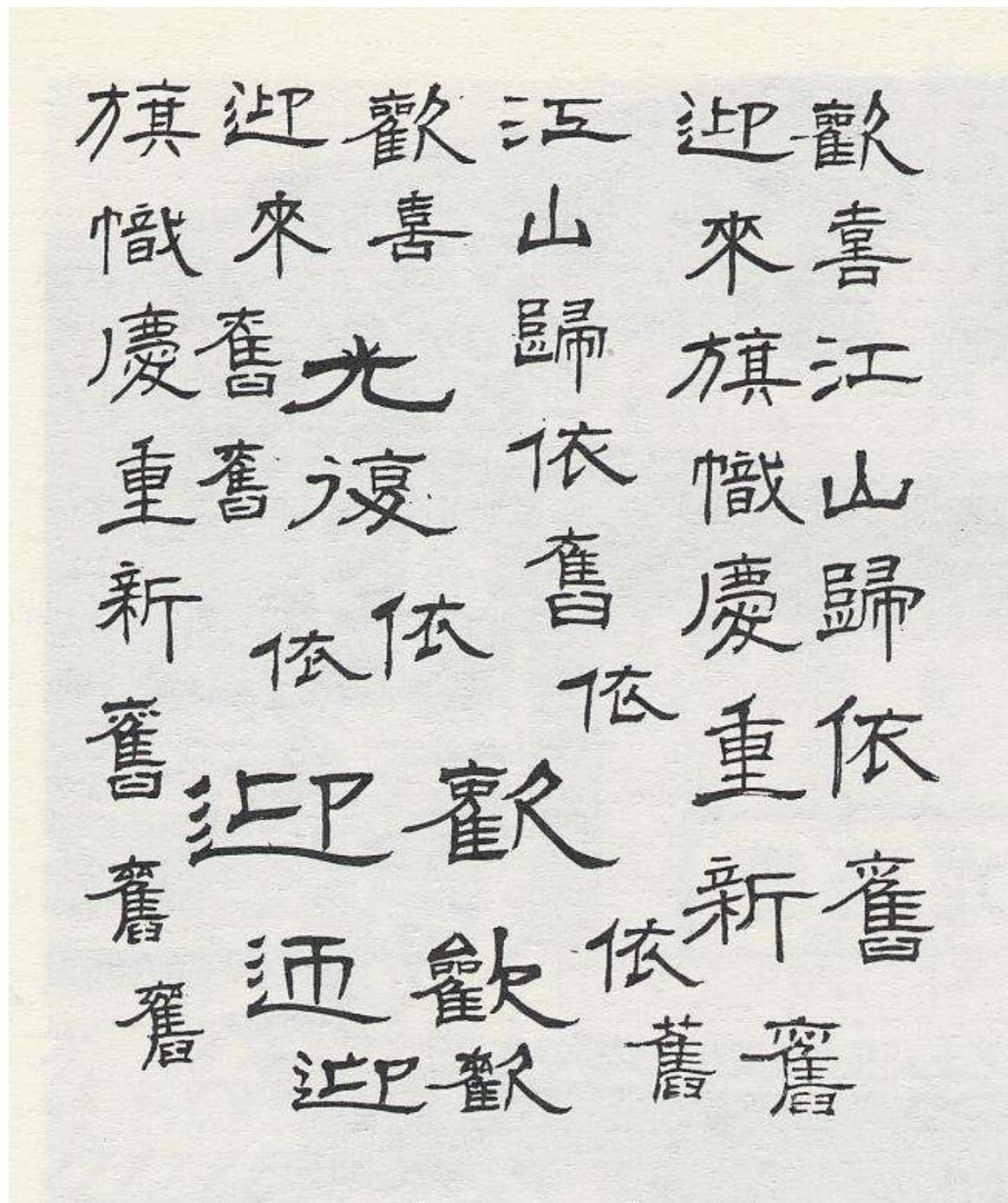


宜蘭街上（今中山路）建立起歡迎國民政府的牌樓

台北市太平通
（今延平北路）高高
掛出歡迎的標語。
誰也料想不到，
一年四個月後，
這附近發生一場
因緝煙的警民衝
突，引爆「二二
八事件」。



花蓮名醫張七郎為了搭建歡迎國民政府的牌坊，事先勤練書法，這是他的習字帖。他萬萬想不到，在他「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重新」的一年五個月後，他會死在他所歡迎的「祖國」的槍下！



陳炳



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炳，結合了林獻堂、葉榮鐘等日治時代的民族運動人士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工作包括：為民眾定制標準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指導民眾練唱中國國歌（實為中國國民黨黨歌），並且在各地建造歡迎國民政府的牌樓。

陳炳也萬萬想不到，一年四個月後他會喪命於他歡迎的「祖國」的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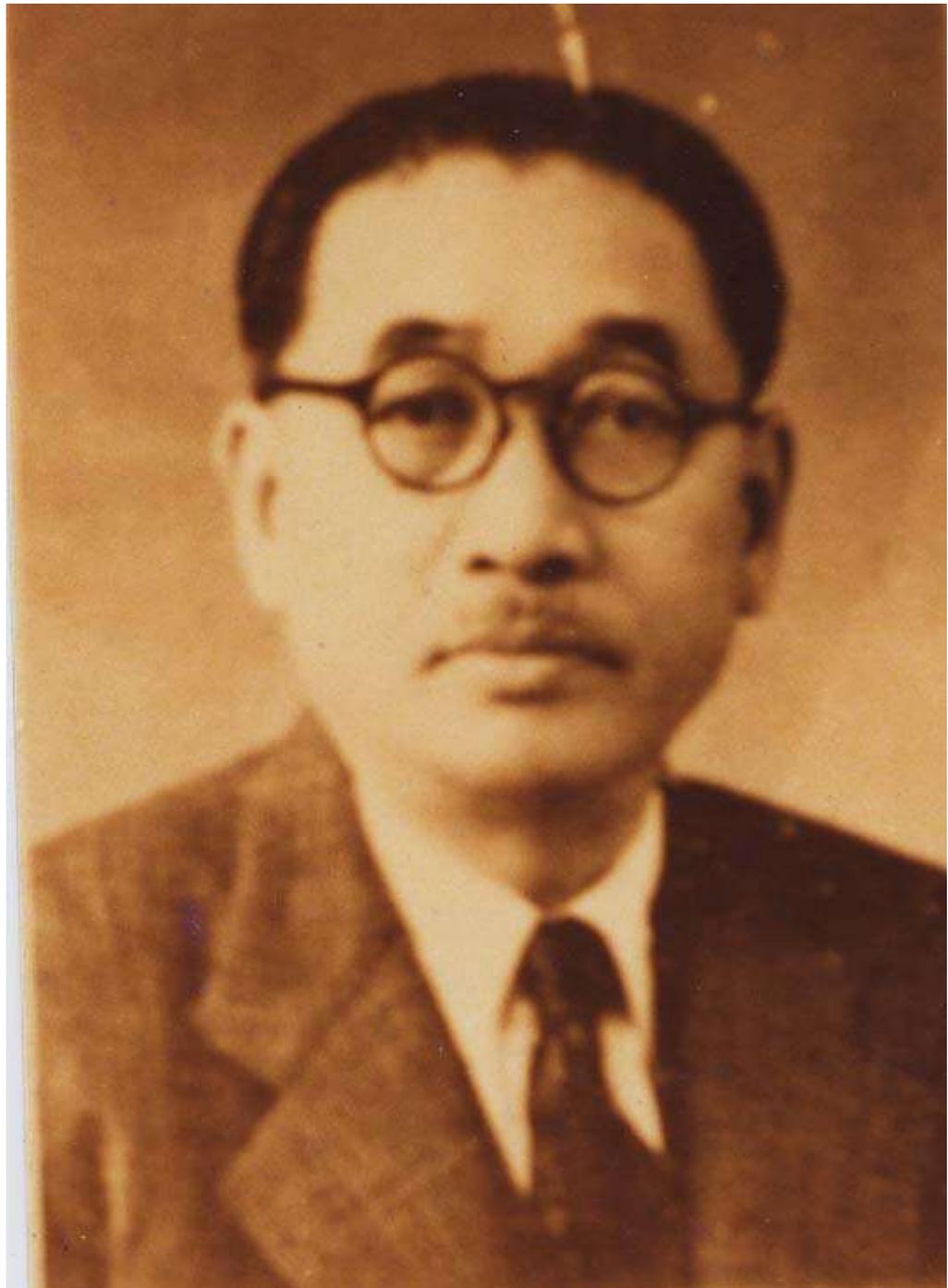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臂章

醫學博士**彭清靠**（彭明敏教授的父親），終戰後在高雄擔任「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主席。

他也萬萬想不到，一年四個月後，他會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用鐵線大綁，險遭不測！



1945年10月17日
中華民國陸軍第七十軍
搭乘美國軍艦抵達基隆港283





1945年10月17日首批登陸基隆港的第70軍部隊，搭乘美艦抵達基隆。
(杜正宇採訪自美國國家檔案館，引自鄭梓『光復元年：戰後台灣的歷史傳播圖像』)



初抵基隆的國府軍隊



台灣人普遍熱迎接心目中的「祖國」，但是中國國民政府卻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和中國大陸各省不一樣的制度，叫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不同於中國大陸各省省政府之委員合議制，而是一種經國民政府特別授權予以特殊化的行政首長專斷制。這個機關擁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各項大權，齊集一體，好像日本時代的總督府的翻版，延續了類似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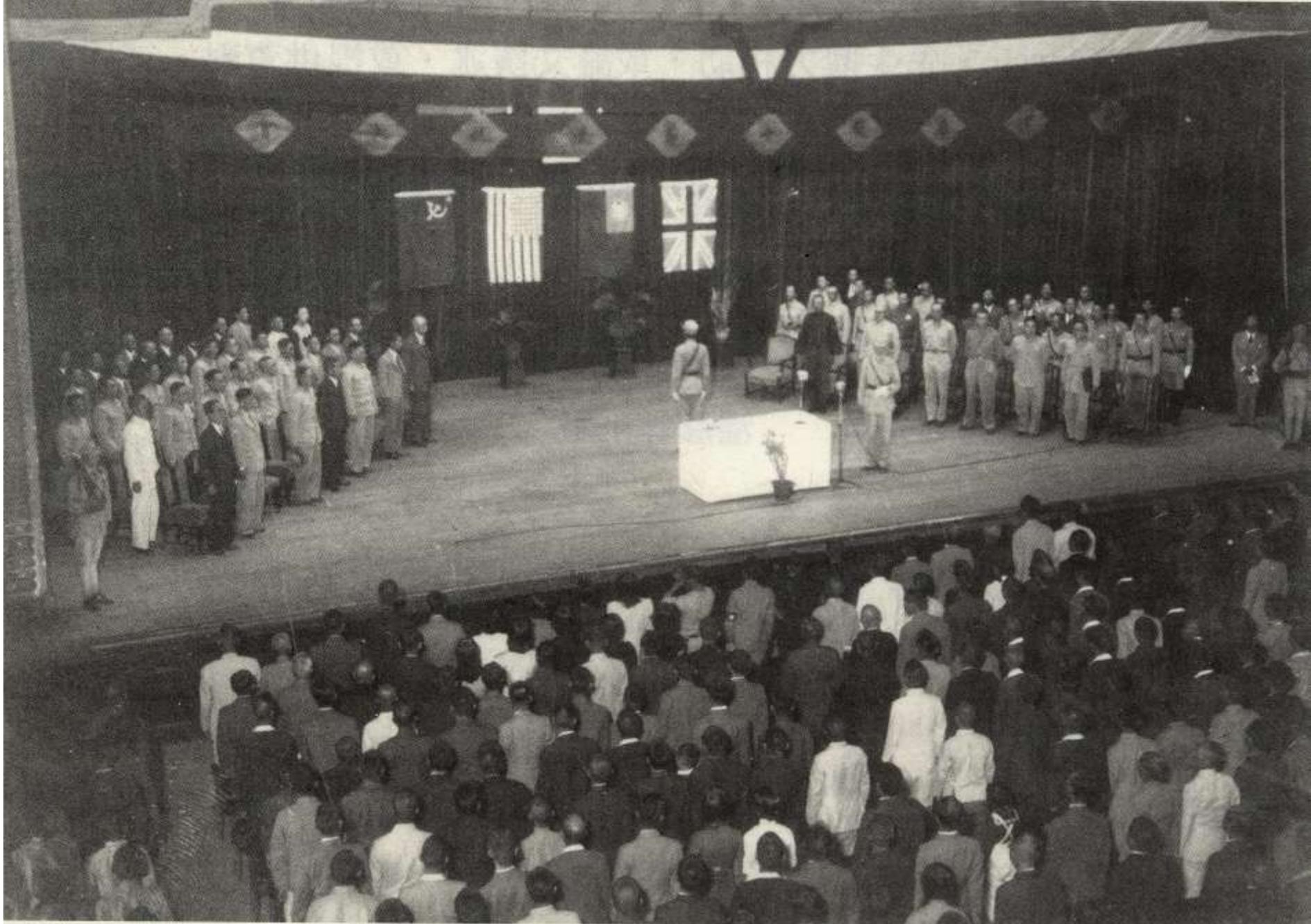




訓話中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1945年10月10日在台北公會堂（後改名中山堂）舉辦第一次的雙十「國慶」。會場上掛出四國國旗（右起：英國、中華民國、美國、蘇聯），其上還有一面聯合國旗。由於日本是向盟國（盟軍）投降，不是單獨向中華民國投降，中華民國是代表盟軍接受在台的日軍投降，所以才有如此佈置。這個會場在15天後（10月25日）舉行受降典禮。也是掛出四國國旗。

圖中台上右邊穿長袍馬褂者為林茂生；左邊著西裝者為林獻堂。



陳儀初抵達台灣步出松山機場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後改名中山堂）舉辦「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





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受降典禮會外的台灣民眾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受降典禮會場一景



受降典禮會場的盟軍代表席



青年學生參加慶祝所謂「光復」的遊行。



歡迎中國軍隊的台灣女學生，穿著日治時代的學生服，拿著新的國旗。





*Tainan Youth Organization - 14 Oct 1945
(March up to receive Chinese officials who reestablished)*



Taipei Parade - Youth Movement - Oct 1945

1945年10月台北街頭歡迎國民政府的活動

台中的青年學生歡迎國民政府



1945年10月25日受降典禮結束，下午三時，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林茂生博士任主席團主席，發表演講。

他萬萬想不到在16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中會遭他歡迎的「祖國」秘密處決！



祝

詞

自製此卷

林茂生

我臺光復、推倒強權、舉

一切過去之偽瞞暗黑、一

轉而爲真實光明、況值陳

長官蒞任伊始、百廢待興

當此之時、最重要者莫如

暢達民意、而欲求民意之

暢達、莫先于言論之自由

宏通、臺灣新生報卜此慶

祝光復之佳辰而發其創

刊號之第一聲、固面偶然

余不敏敢致一辭、以表祝

意。

試問我臺五十年來有言

論機關否、曰有之、有言

論乎、曰未之有也、非無

言論也、無公正之言論也

無反映民意之言論也、間

或有如舊「民報」者、毅

然孤立、爲民請命、苦闢

數年、而其言論多爲政府

所剝削、及至現出紙上已

成去勢之文字、終至于不

得自存、其餘三紙併立、

若非專制政治之擴聲機、

便是特權階級之護身符、

何言論之可言、無怪乎民

意壅塞不通、民心潛形離

叛、蓋亦異民族統治所必

由之理歟。

茲者自由回復、一民族、

一歷史、一中、魂、同心

同德、共策治平、無事難、

無對立、民意之自由伸張

言論之威力發揮、自可拭目

以俟、愚謂主持言論者

必須關心兩事、一則當跳

入民衆之中、一則當超越

民衆之上、跳入民衆之中

始知民生之苦樂休戚、加

以戰後荒廢、創、滿目、

使民衆之疾痛、由言論而

得達于爲政、民不隨而自

隨之、然亦當超越于民衆

之上、試觀光復後之臺省

賭錢也、獵官也、射利也、

不知自由爲何物、易受外

敵之教、此或一時之現象、

然當有木鐸以規正之

有黨論以領導之、始得歸

常軌、而趨于正、此又非

有不偏不黨不詔不媚、高

邁公正之言論、不能爲力

余深信臺灣新生報諸同

志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謹獻壽蕓、以當祝詞。

1945.10.25. 《台灣新生報》第三版，登出林茂生博士為台灣「光復」的祝詞。

蔣介石首次來台視察

1945年10月21
日蔣介石夫婦抵
達松山機場。



1946年的台灣，已經民怨四起，怨聲載道了，可是這年10月下旬來台視察的蔣介石，只聽到歌頌的聲音，只看到歡呼的場景。這張照片是蔣介石在「介壽館」（今總統府）陽台上面接受台灣民眾歡呼的情形。



蔣介石來台視察期間，偕宋美齡到處尋幽探勝，這張照片是他們來到日月潭附近正在好奇觀看台灣的香蕉。台灣肥美的香蕉，蔣介石看到了；但是台灣民間的怨聲，他聽不到，他還在日記上沾沾自喜寫著：
「余此次巡視台灣，在政治上對台灣民眾之心理影響必大也。」他萬萬料想不到，四個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當時由林茂生主持、黃旺成擔任總主筆的《民報》，以<迎迓蔣主席蒞台>為題，發表一篇語重心長的社論（載1946.10.22），該社論借歡迎蔣介石之便，夾帶提出訴願。社論中說：

「我們台胞之歡迎蔣主席，是有特別的意義和感想。」「...今得主席親臨台疆，其喜不言可知。...光復以來，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且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的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此或免不了有性急之嫌，但可以推察台胞們是期待過大，故有這樣的失望。...倘使為政者能明察台胞們的隱衷，善用其愛國的熱情，致信起用，如目前視為難事的維持治安，救濟失業，增加生產，抑平物價，振興農村，運營工廠等事，又何難實現？主席甫臨本省，在表示滿腔熱誠的歡迎之中，夾談了許多帶有訴願之意的情事，或許要被斥為野人不知禮，唯因抑不下愛台灣愛中國一片的熱情，所以顧慮不了體裁，略陳台灣的概況及人心的好惡。想主席關心民謨，既於政務多忙之中，特地來臨，必有裨補於台灣時艱，以慰台胞們的渴望。」

然而，蔣介石對這類民間輿論，顯然視而不察。在他來台「視察」期間，只看到他不是祭拜忠烈祠，就是到日月潭、紅毛城、基隆炮台等名勝古蹟尋幽訪勝，要不然就是接受民眾歡迎歡呼、接受高山族歌舞致敬...

社論

31
10
22

恭迓蔣主席蒞台

六百五十萬臺灣省民待望中的蔣主席蒞臨本島，於昨日下午，乘美齡號專機蒞臨本島，給臺灣同胞以最大限量的高興與興奮。同胞歡迎國家元首的心情，任何國度或許一樣。唯我們同胞之歡迎蔣主席，是有特別的意義和感想。

臺灣淪陷於暴日帝國主義之下五十年，這中間，懷慕祖國之情，無時或懈，遠望祖國風雲，時時心為一憂一喜，幾自忘處身在水深火烈之中。今於蔣主席御尊之下，抗戰得勝，敵人投降，還我河山，臺灣同胞得投回祖國懷抱，滿足愉快之心情。非語言所能形容。

文字所可形容的。臺胞們當然是衷心在感謝抗戰將士的勞苦及後方同胞的受難，同時對於蔣主席之臨大敵而不懼的大無畏精神，感覺着非常的景仰。

臺灣能脫離日人的控制，再和祖國同胞以同一國民的立場相見，至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前，除極小部份人士外，誰也想不到。當臺胞們陶醉在一生只有這一次最大的滿足與愉快之時，浮起在腦際中最偉大的人物，唯有主席一人。今得主席親臨臺灣，其喜不言可知。此固是我們的實感，非故作諛詞奉迎權勢的敷衍。然而光復以來，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具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的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的。此

或免不了有性急之嫌，但可以推察台胞們是期待過大，故有這樣的失望。

雖然如此，臺胞們之努力建設新臺灣與貢獻祖國的熱情，老實是在待機發達，始終未曾灰冷。倘使為政者能明察臺胞們的隱衷，善用其愛國的熱情，致信起用，如目前視為難事的維持治安，救濟失業，增加生產，抑平物價，振興農村，運營工廠等事，又何難實現？

主席甫臨本省，在表示滿腔熱誠的歡迎之中，夾談了許多帶有訴願之意的情事，或許要被斥為野人不知禮，唯因抑不下愛臺灣愛中國一片的熱情，所以顧慮不了體裁，略陳台灣的概況及人心的好惡。想主席關心民謨，既於政務多忙之中，特地來臨，必有裨補於臺灣時艱，以慰臺胞們的渴望。謹與全體的臺胞虔祝虛安！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民報

蔣介石來台視察，台灣社會領袖林獻堂（右）到台中機場送迎。

四個月後，二二八事件爆發，林獻堂傷心欲絕。1949年，林獻堂離開台灣，寓居日本不再回來，留下傷感的詩句—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

故園的花草，已在蔣家獨裁政權的蹂躪下，委屈殘存。



1946年底台籍的制憲
國大代表赴南京，與國
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合影。

兩個多月後，台灣爆
發二二八事件，張七郎
和他的兩個兒子，都慘
死在蔣介石派來的軍隊
槍下。

另外林連宗（未入鏡
頭）亦遭捕殺！

顏欽賢被陳儀列為暴
動首謀名單遭通緝，所
幸後來躲過一劫。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普遍期待「祖國」的來臨。然而，台灣人民在慶祝所謂「光復」不久，面臨的局面卻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台灣人的處境與心境，可從作家楊逵以下這篇〈為此一年哭〉（原載《新知識》創刊號，1946.8.）窺見其一斑。楊逵喟嘆：「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此文發表的半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

爲此一年哭

楊逵

在此一年間，我們做些什麼呢？記得去年的今天，我聽着日皇投降的電訊，感動到汗流身顫。是覺着我們解放了，束縛我們的鐵鎖打斷了，我們都可以自由的生活。

我相信我們心未死，有所爲，很多的朋友都說：我們要同心協力建設一個好好的新臺灣，但是結局如何呢？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者，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草菜補，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

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却要受種々

的威脅 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結局

時間是白過了，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無爲坐食，總要覺着慚愧，不覺的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

朋友罵我太懦怯，他說民主是要老百姓大家去爭取的，聽來不錯，於是，拭了眼淚寫着備忘錄：「自今天起天天是爭取民主日，今年是爭取民主年。」我堅決的想，不要再哭了。

第二章

貪腐壟斷

這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高層官員的省籍分配（原載1946年11月8日的《民報》）。顯示戰後來自中國的大陸人取代戰前日本人的統治地位，而佔台省公務員中的絕大部分。無怪乎，台灣人稱行政長官公署為「**新總督府**」。

合	會	警	交	工	農	財	教	民	秘	機	
										構	職
計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外	省
一	七	三	二	二	一	一	三	三	二	外	秘
○	○	○	○	○	○	○	○	○	○	省	書
九	○	三	一	○	○	三	七	九	九	外	專
七	○	○	○	○	○	三	○	二	二	省	員
三	五	三	四	四	八	六	二	四	二	外	科
○	○	○	○	○	○	○	○	○	○	省	長
九	五	七	二	○	六	一	七	三	三	外	股
七	○	二	○	一	三	一	○	○	○	省	長
四	六	一	七	○	一	○	二	六		外	視
三	○	○	○	○	○	三	○			省	察
一	六	一	三	一	二	二	三	一	三	外	主
○	○	○	○	○	○	○	○	○	○	省	任

合	主	副	處	秘	行	職	
計	任	處	長	書	政	稱	
計	書	長	長	長	長	官	
20	8	2	8	1	1	外	人
1	0	1	0	0	0	本	數

「牽親引戚」的裙帶關係，充斥在戰後台灣的公務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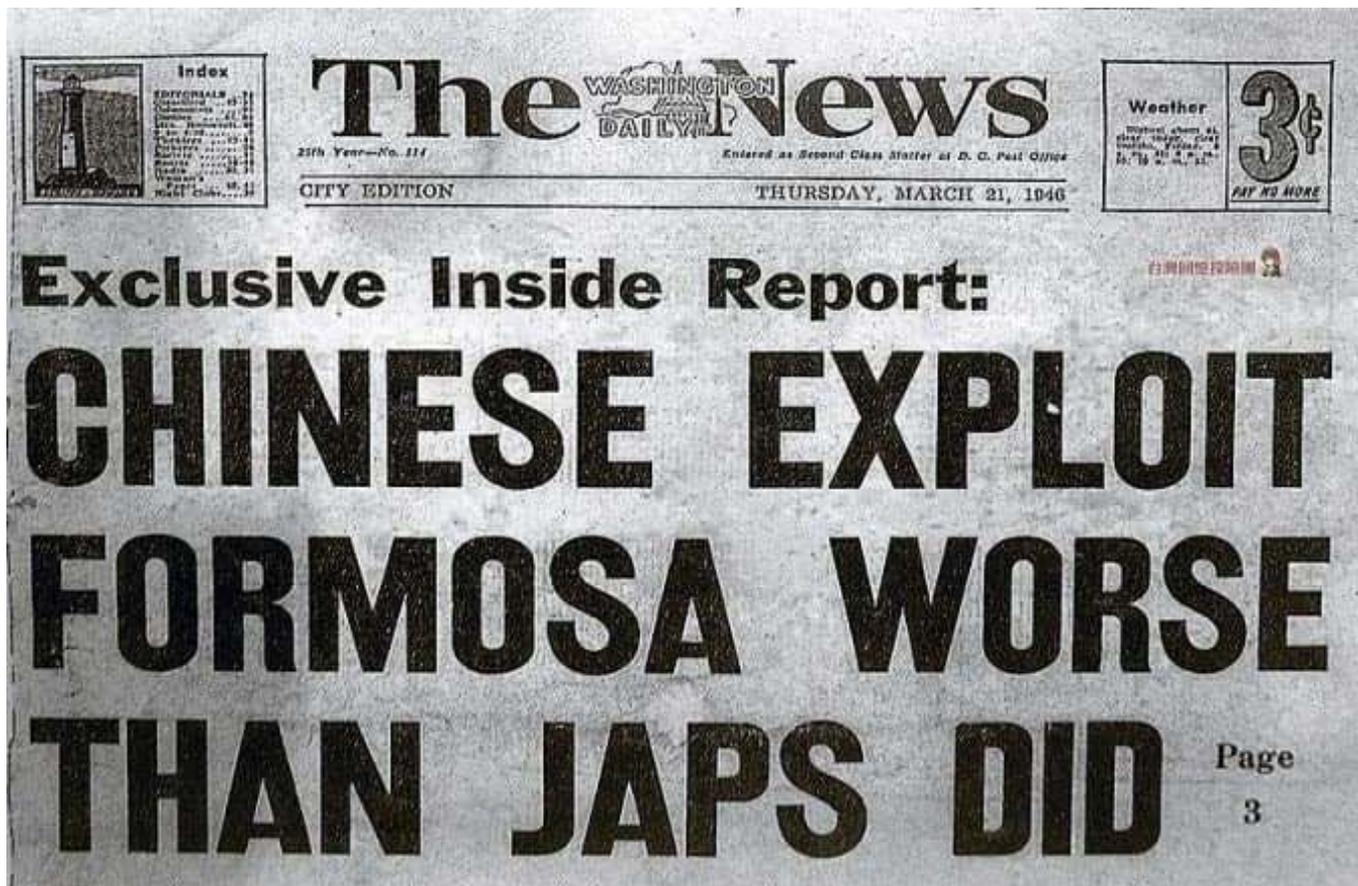
《民報》1946.7.6.第二版：

「...台南法院之妻，現為台南法院檢察處書記官長，該檢察處主席檢察官之妻，則任該法院書記官、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則為該院長之親戚而「清一色」，即院長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孫一人及其遠親近戚等二十餘人，在該法院任職，占全法院職員約五十人之過半數，又花蓮港法院長之妻，現任該院之錄事，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現各界人士皆旨斥譏笑云。」

長官禁令那裡去？
索親引戚比比皆是
各地方法院之醜態

二戰後，在中國上海擔任海外通訊員的威廉牛頓（William H. Newton, 1912-1949）。聽聞台灣被中國接管後的慘況，決定親赴台灣確認實情。威廉牛頓深入台灣訪查後才發現當時中國人強取豪奪台灣的卑劣手段，他不客氣地在報導中說明中華民國從上到下幾乎每個政府官員都在貪污，還利用接收物資之便進行買低賣高的方式來大肆圖利，甚至向日本人索賄與偷竊。

威廉牛頓將其見聞回報美國報社。**1946年3月21日**，美國 *Washington Daily News*（《華盛頓日報》）的頭版標題斗大的字寫著：“Chinese Exploit Formosa Worse Than Japs Did.”（**中國人剝削台灣比日本人的剝削更甚**）。牛頓的報導，至少刊登在八家報紙上。此時距離所謂「光復」才5個月。



在所謂「新總督府」的體制下，官場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人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六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這些叫人目不暇給的官場醜聞，令原本滿懷期待「祖國」的台灣人痛心疾首！

不肖官吏假公濟私 奪取民脂令人痛憤

誠然在十餘年的戰爭中，當然更談不到團結結合一來的，為配合政府這當中，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騰貴，官員，要在過差生活，為國家將士，衣食到最低限度的而專門在左

全國各都市物價漲風
台北壹百二十倍
大陸二千七百倍
乃至八千多倍

「本報訊」法幣發行數量究竟有多少？大家都要知道的，據可靠統計材料：抗戰開始時為十四億元，抗戰結束時增至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億元，抗戰結束以後，因為內戰不停之關係，卅五年度之豫就不敷六萬億元，（實際支出九萬億元，收入三萬億元）這箇收支相差的缺額，都由鈔票來支付的，那麼，估計卅五年度內去發行的

天文學數字！

法幣果發行多少？
臺幣總數六十億元

「本報訊」法幣發行數量究竟有多少？大家都要知道的，據可靠統計材料：抗戰開始時為十四億元，抗戰結束時增至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億元，抗戰結束以後，因為內戰不停之關係，卅五年度之豫就不敷六萬億元，（實際支出九萬億元，收入三萬億元）這箇收支相差的缺額，都由鈔票來支付的，那麼，估計卅五年度內去發行的

大公報記者來談

台胞最感討厭的：就是貪污問題

「本報訊」一位考察了以後的觀感如：對於行政長官制度，為考察光復後何？聽說這位已經費了本省人雖然有許多反感，但還並不是含有永久性的，也說定要改的。後台的，於本月十二日，因此為了應付老百姓的，也說定要改的。圓，因為諸位都是京滬來的，他們的要求，昨天下午第二，關於台幣與法幣等地各報紙的老前輩，兩點多鐘，記者就跨乘的滙率問題，可說陳長

戰後台灣的報紙，充斥著貪污舞弊的新聞。而那些敢於揭弊的報紙及主持人，在二二八事件中，都遭整肅！

1946年5月1日成立的台湾省参议会，30名省参议员是具有声望的台湾菁英，被寄予厚望。

这是1946年5月5日《台湾新生报》的一张漫画，希望参议会能打击贪污。



《台湾新生报》1946.5.5五版

二戰結束後台灣第一本雜誌創刊，叫《**新新**》月報（總編輯編是哲學家黃金穗），編輯則由「新高漫畫集團」的四位同仁負責，《新新》月報除刊載許多社會文化評論之外，每一期都有兩頁的漫畫，多為社會寫實作品，反映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

原載1946年5月30日出刊的《新新》月報上的這幅漫畫，反映奸商與污吏壓得民生凋蔽的情形。



官員與民眾的
兩樣生活，原載
1946年8月12日
出刊的《新新》
月報。





華 王 兒



社鼠依舊 洪冕明

原載1946年2月1日出刊、的《新新》月報第2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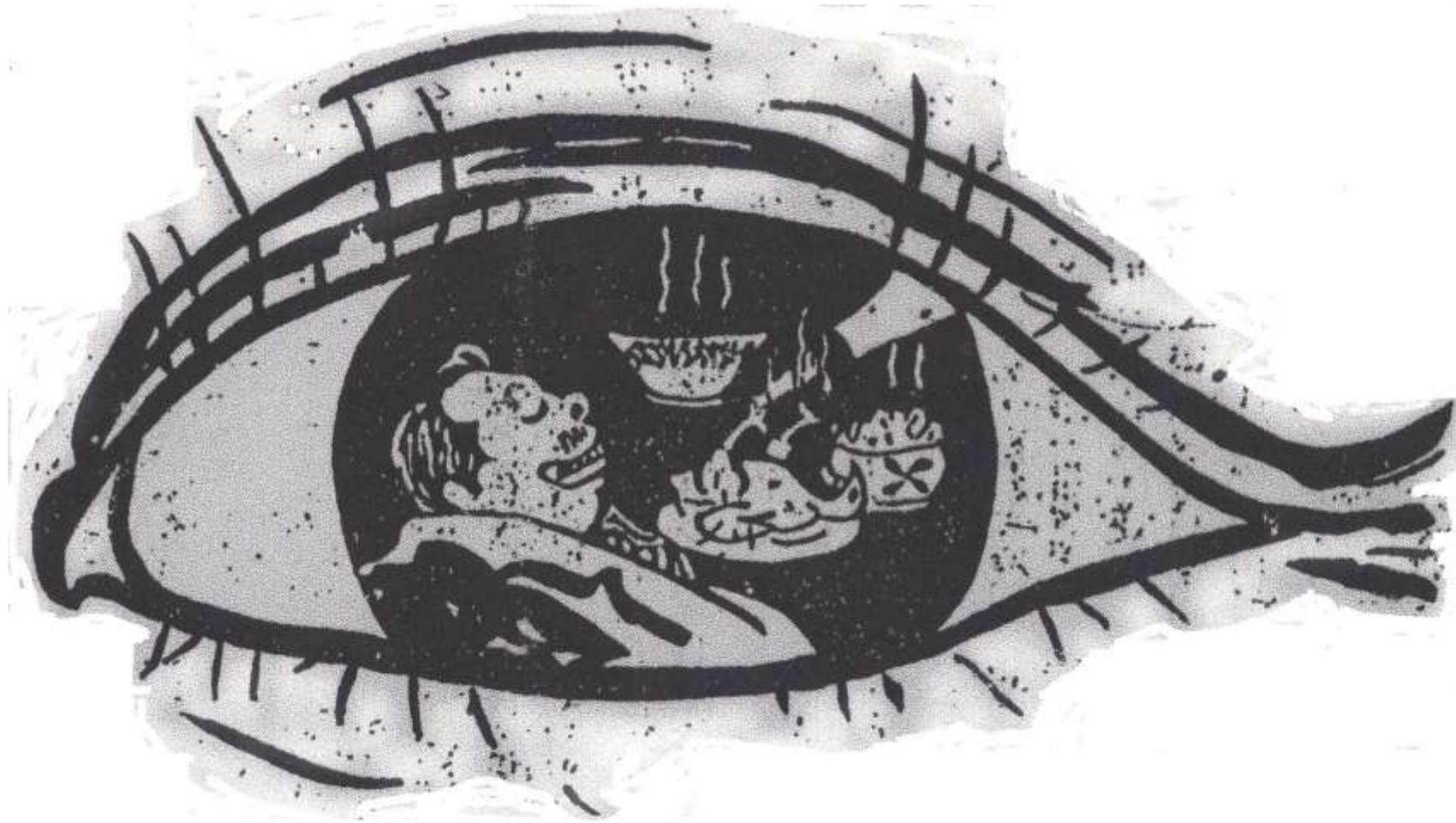
酒館前的轎車，還插著國旗，確實有點誇張。這是故意用來諷刺官員的奢華生活。原載1946年2月1日出刊的《新新》月報第2號。

街頭路尾都是醉館



藝

原載 1946年3月1日出刊的《新新》月報。



老百姓的眼中

王

燕

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多月前—1947年1月5日出版的《新新》月報上面的這幅漫畫，反應台灣民眾心中的中國官員。

陳文樹

宣布

合理

時散

專賣局股長敲詐

查緝私煙是為私囊

確據既舉送局究辦

(中央社本市四日訊)中 商標數起，已提交警察
 局辦理，又昨據密報，台
 北市分局查緝股長蔡榮
 浦，利用職權，敲榨人
 民，貪污達台幣十萬元
 以上，嗣經調查，得有
 確據，已送交法院處理
 現該局為增加效率，認
 真查緝起見，最近據由
 總局設一機構，籌劃一
 切，與軍警機關聯合執
 行，期於最短時間內，
 促使專賣事業趨入正
 軌。

二項，原為本省專賣事
 業，乃近來每有不法商
 人和私營煙酒，或竟偽
 造牌品，以前原由警察
 員取締之責，前以警察
 人力不敷分配，會令各
 縣市分局負責查緝，仍
 乏成效，一週前總局會
 派幹員在本市各處察訪
 即查獲私造營運及偽造

瀆職貪污不知恥 專賣局百鬼橫行

老羞成怒，可憐又可笑

【本報訊】台灣省專賣局，自我方接收以來，失職多端，舞弊
 百出，案為社會各界人士所指斥，如此次啤酒配銷問題，即其
 一端，本報為促其反省計，曾在本報十一日晨刊第二版展望台
 欄，略為加以批評，豈知該局，竟老羞成怒，恬莫知恥，不自
 檢點內部黑幕，竟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名義，即日對本報
 致一公函(另錄)，雖曰欲知事實，而其語多恐嚇，有如哀的
 美談書者，然本報則仍取冷靜態度，付之一笑，詎知該局，竟
 又奇想天開自十三日以來，又以台灣省專賣局名義在新生報廣
 告欄上，連日刊登廣告，竟欲維持其信譽，實則欲以一手掩天
 下之耳目，其狀可笑又可憐，為應此無恥挑戰，本報已忍無可
 忍，茲將該局貪污行為之一部，公開報上，以答該局之要求。

太太亦

賣事業信譽，對此沒收
 品之去向，須先查究。

水仙酒家因未受指定配
 銷啤酒，七月一日該店
 老板，與杜某某偕行訪
 問省專賣局范酒課長，

台灣法令多如毛

貪污舞弊公開行

閩台協會等六團體昨招待記者

沉痛呼籲並報告來京請願經過

(本報訊)閩台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台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等六團體昨(二十)日下午招待本市新聞界由該六團體代表陳榮芳，陳碧筆，楊肇嘉，張邦傑等報告來京向國府請願要點及經過提出呼籲(一)台灣行政公署條例完全抄襲日本督署組織法，而且長官職權又超過總督，台灣為國土光復，並非殖民地，故應取消該條例，(二)台灣銀行自發鈔票，壟斷金融，破壞國家幣制統一，應行廢止，(三)專賣制度使工廠關門農業破產，有反撫慰台民，建設新台灣原意，應予取消，(四)閩省糧食恐慌，請行總撥米救濟，(五)閩台僑胞在荷印遭受殺害，請政府設法保障，(六)閩省鼠疫猖狂死亡狼籍，請政府速予設法撲滅。陳氏等痛陳利害，促請政府及社會注意台灣問題。謂台灣為新中國之海空軍國防根據地，台灣之興衰有關新中國之建國及前途云云。

貪污！壓榨！壟斷！

人民生機已斷

台各團體代表來京請願
要求撤廢行政長官公署

大道報

(本報訊)旅滬閩台六團體之閩台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台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福建旅滬同鄉會，上海興安會館，上海三山會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聯席會議推派陳榮芳等為代表，來京分向國民政府，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參政會請願，並於昨午四時招待新聞界，由陳榮芳，陳碧筆，楊肇嘉，張邦傑，四氏先後激昂致詞，報告所請各項理由，並分述其要點如下：
一、台灣省無適用特殊
二、央權限及司法權
三、

《大道報》1946.7.21.

南京《新中華日報》1946.7.21

新生台灣政治腐敗

旅閩台六團體代表

晉京請願慘痛陳六事

〔本報訊〕此次旅滬閩台六團體聯席會議，推派陳榮芳等為代表，晉京分向國民政府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

部，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政會請願，所請各項分述如下：

(一) 請撤廢台灣省行政

在軍政集權制度下

台胞墮入水深火熱

閩台建協等團體晉京請願

要求即撤銷現有長官公署

閩台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建旅滬同鄉會，台灣重建協會海分會，興安會館，台灣政治設協進會等團體，為台灣收復來，已達一年，而一切政治設在軍政集權之行政長官制度下已使六百餘萬台胞墮入水深火之境，長此以往，必將貽誤建

官制之變相，延續個人獨裁，越惟干涉中央與地方之行政系統，比之裁定頒佈法律，被壞司法獨立尊嚴，行政長官兼任警備司令，集軍政財法諸大權於一身，弊害百出，必須廢止。

(二) 要求撤銷台灣銀行，該行濫發台幣，破壞法幣統一發

上海《僑聲報》
1946.8.2

軍政集權制下度。置台胞於水火中

陳儀儼然南面王

·留滬台胞不甘坐視發出吼聲·

【本報專訊】閩台建設協會，台灣重建協會，福建旅滬同鄉會等閩台旅滬各團體，鑒於淪陷了五十年的台灣，自收復以來，將達一年，而軍政集權的行政長官制度下的政治措施與社會現狀，非但沒有把六百多萬台灣同胞，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並且加深台灣同胞的痛苦，有許多地方簡直比殖民地還不自由。台灣同胞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同時也開始走上農奴的生活，政府接收台灣敵人遺留下來財產，而沒有接收台灣最寶貴的人心，長此以往，必將貽誤建國大計。經過了聯席會議的決定，推派陳榮芳，楊蔭落，陳登奎等為代表，赴京請願，於七月十八日到達首都，在南京分向國民政府，立法院，中央黨部，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參政會等各部會請願，茲該等代表已於七月二十八日回滬，昨下午三時特假紅棉酒家舉行茶話會，招待本市新聞界，報告台灣現狀及請願經過。

首先由台灣重建協會代表楊蔭落報告台灣近狀。楊氏對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政治的黑暗，極為憤慨。他歷色俱厲的說：「過去日本統治台灣時，積極施行『愚民政策』與『經濟榨取』兩大罪惡政策，台灣人民已感痛苦萬分，但自台灣光復以來，目睹台灣接收的紊亂以及經濟政治文化各項政策，其對人民的壓迫榨取，實在比台灣總督府時更厲害，更可怕。」接着楊氏感憤地說：「台灣是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據點，可惜在甲午戰役之後，滿清政府割讓與日本，所有的台胞都做了奴隸，勝

大，舉幾個例子：(一)過去台灣總督府財政的預算要經過府批准，現在的長官公署對財政的預算自己可以決定；(二)台灣總督府頒佈法令，要經過台灣評議會(民意機關)的通過本領事院的裁可；現在的長官公署則不必經過台灣評議會的中央立法院的裁可，自己就有最高的立法權；(三)行政長官權干涉中央用人行政，紊亂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的系統；(四)行政院議案通過，所有行政公署下面的行政官吏，都直接受揮，行政長官可以越權干涉司法行政，破壞司法獨立的精神史無前例。(五)財政田稅等稅，原由中央統籌，在台灣，亦亦可自行徵收；(六)行政長官兼任警備司令，集軍，政法大權於一身，開近代獨裁的新紀錄，近代行政組織有三種五種憲法，但在台灣既有官權主義，除了行政長官，沒有第二種特殊的制度，不但全世界文明的國家沒有，殖民地的也沒有，這是一種最落後，最封建，最野蠻的制度，但不幸竟附設組織五十一年於今踴躍祖國懷抱的台灣，而且施用了一一，談到這裏，陳氏激昂的說：「現在台灣的人民，千百萬人受平等的待遇，台灣是不是中國的殖民地？如果台灣不是中國，要求平等的權利，不能任受行政長官公署的壓迫。中國在要求的是民主，台灣人還先要求能平等待遇，要求做中國後才有資格要求民主。」

真豈有此理也！

竟擅自設立銀行

最後陳氏敘述台灣人要求台灣銀行禁止發行台幣打破金的封鎖獨佔程度及取消專賣制度及省營貿易制度等：「長官公署國家銀行到台灣，擅自設立台灣銀行，不但破壞政府法幣行的法令，而且破壞國家幣制的統一。台鈔的發行無準備金所以通貨的數字，日在膨脹，把台灣物價抬高了四十倍以上台幣對法幣的比率由長官一人決定，官價一對三十，但因膨脹，形成黑市比官價低，而予少數人以壟斷營利的機會，台灣

官民隔膜那裏來 應協助肅清貪污

黨部紀念週中李主委致詞

【本報訊】台灣省黨部今(廿一)晨舉行本年度第廿八次國父紀念週，主席李主任委員冀中領導行禮後即席報告對本省政治社會現狀之觀感，分析官民感情隔閡之微結所在，並勸勉同志應努力協助政府肅清貪污藉以融治官民感情，俾共同建設新台灣，歷一小時許始畢又該部新任委員蔡培火已於今日到職，並參加紀念週云

中央俱樂部優勝

全省首屆乒乓球大會

【本報訊】台灣省體育競賽技術水準比較國內毫無內團體比賽機會，其賽會主辦第一屆乒乓球比賽，選色而至今尚無與國技賽云。

迅速檢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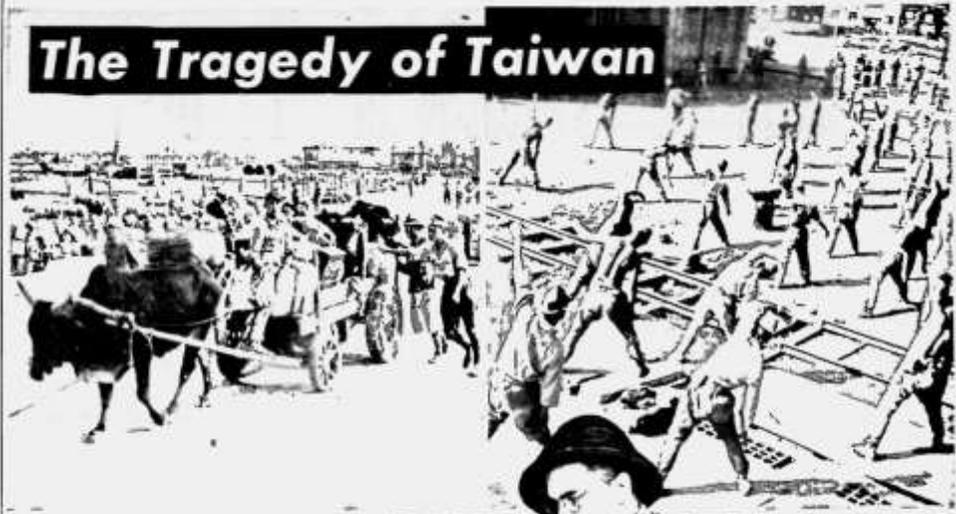
港、省署機要秘書鄭南渭、糧食局長吳長濤、郵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清文、高等法院院長楊鵬、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均乘該輪返台，該輪共載乘客一千六百九十五人，大部均為公務人員及眷屬，另有查胞三十一人亦乘該輪返籍，海天輪係美國于本年一月十三日所贈，由

《民報》
1946.7.22.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約半年後，美國“The Pittsburgh Press”（匹茲堡新聞）從1946年4月15日起連續數日報導臺灣被接管後的狀況。圖為首日該報的新聞。

主標題：**The Tragedy of Taiwan**（台灣的悲劇）；副標題：**Autocratic Chinese Replace Formosa's Jap Government**（獨裁的中國取代了台灣的日本政府）；次標題：**FORMOSA - OUT OF THE FRYING PAN**（每況愈下的台灣）；其他標題：綁架增加、物價如飛天火箭...

The Tragedy of Taiwan



Autocratic Chinese Replace Formosa's Jap Government

Since 1936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s been forbidden ground for Western eyes. The island was under Jap domination for a long time. Following is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dispatches on the new "tragedy" brought to Formosa (called Yunnan by the Japs) by Allied liberation.

By HARLOW M. CHURCH, special to The Pittsburgh Press
 TAKAO, Formosa, April 15—For the past 51 years, the people of Formosa have awaited liberation from their Jap oppressors.

Now, after they have endured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rul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regard the merits of "liberation" with mixed feelings.

Not a single Formosa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t in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nd. Many of Formosa's most prominent citizens are in jail on charges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despite the fact that all Formosans have been technically Jap subjects since the island was ceded to Japan by China following the 1895 treaty of Shimonoseki.

That treaty was annulled in its small degree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Under Jap rule, all political parties were banned. It came as quite a shock to the Formosans to find that under Chinese rule they were also forbidden to form political parties or become members of any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ther than those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ss meetings and public gatherings are forbidden. In theory, free speech and a free press are allowed. But it doesn't work out in actual practice.

No Central Control
 A newspaper in Keelung, capital of Kwangtung Province, was closed by Chinese occupation forces because it attacked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of rice. It then became apparent to the rest of the island's newspapers that the press would be censored free but it wasn't free to operate.

The Formosans are confused



FORMOSA—OUT OF THE FRYING PAN—Liberated from the Japs by the Allied victory, Formosa, which was called Taiwan by the Nipps, is in a virtual state of confusion. Japs on the island are being sent to Japan, one of the many tasks confronting the Allies on the island. Top left, a Jap family is transported to the docks en route to Japan. Top right, Jap soldiers waiting to board their ship do their calisthenics on the pier at Takao, Formosa. Bottom, Harlow M. Church, author of the accompanying dispatch, squats oriental style on the floor of a hotel room at Takao as he types his story.

Jap police force that effectively assassinated law and order. And the Chinese seem reluctant to employ native Formosans as police.

Kidnappings Rise
 Only a handful of Chinese police have been sent to the island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large, efficient

have skyrocketed the cost of living, has caused widespread discont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keep 100,000 Jap technicians as slave labor to keep Formosa's industries going has raised a large cry of public resentment. The Formosans feel that they're technically able to fill most of the jobs and thus the use of slave labor will cause mounting unemployment.

The Formosans place no small share of the blame for the present plight on the U. S. Government. They feel that the occupation of Formosa—at least until the formal peace treaty has been signed with Japan—should have been a joint Chinese-American affair with the Formosans left in control of civil government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American Army and Navy trained thousands of special officers for Formosan administrative post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invasion of the island during the war. Only one of the thousands trained actually is serving in the island.

Yanks Ignored

In August, the United States requested an American Army and Navy advisory group to assist the Chinese in administering the island. But the Chinese have completely and consistently ignored any advice or suggestions.

Given no authority and furnished no backing by our State Department despite repeated pleas and requests, the advisory group became the Formosan Liaison Group.

There, after a score more of requests for clarification of authority and a clear definition of its responsibilities in Formosa was unheeded. It organized the Formosan Registration Group. It became an organization of less than 100 men in the entire island. The task is to register the Jap soldiers and civilians from the island.

Chinese response to American adv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nd can best be summed up by one Chinese official's answer to an American request: "The Americans should be driven from the scene as the Japs of Chinese bayonets."

To Be Continued.

1946年4月17日“The Pittsburgh Press”（匹茲堡新聞），主標題: The Tragedy of Taiwan（台灣的悲劇）；副標題: Chinese Rule Over Formosa Described as Big ‘Squeeze’（被中國統治的台灣可被形容為一場大「壓榨」）。內容提到美國把台灣交給中國後，在這六個月的治理中，是如何的貪污腐敗、掠奪、洗劫、掏空...

The Pittsburgh Press

(COPYRIGHT, 1946, by Pittsburgh Press Co. All Rights Reserved.)

PAGE 21 PITTSBURGH, PA., WEDNESDAY, APRIL 17, 1946 SECOND SECTION

The Tragedy of Taiwan



USELESS FACTORY is this big plant of the Jap Mining Co. of Formosa. Machinery remains idle through lack of vital parts taken by vandals. All belts for the motors, electrical wiring and control equipment were stripped from the plant.

DEVASTATION IN FORMOSA adds to the difficulty of re-adjustment on the island which the Japs called Taiwan. An uncomfortable water buffalo is moored to a leaning lamp post in Kirun. Natives find the photographer far less than \$5,000.

The Chinese-controlled Taiwan Development Co. then purchased the entire 1945 fall rice crop which had just been harvested at 2 yen per kin, a Chinese weight unit that equals 120 pounds. That month's surprise the Formosans had the company, when controlled by the Japs, bought the island's rice crop,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ir own needs. Then the Japs offered the rice for sale at 4 yen per kin.

The Japs used the company's profits on these transactions to purchase commercial fertilizer needed by the rice growers to assure a two-crop-a-year yield. The harvests for the entire island and still allowed 30 per cent of the crop to be exported to Jap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mised to administer the company in the same manner. Bu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a singularly one-way affair. The rice is bought at 400-yen price but then disappears from the public market.

Formosans must purchase rice on the black market and pay from 14 to 20 yen per kin.

The Chinese, when queried on this subject, blandly pointed to their laws. In theory, the laws establish municipal markets throughout the island for the sale of rice and other official monopoly products.

Coal Vanishes Also

If one of these markets actually exists, there's not a single Formosan who knows its location.

Coal sold to the monopoly vendors in the same mysterious way. Mine operators, who must sell their entire product to the company, are paid 200 yen a ton. That gives them a margin of 20 per cent profit over and above actual production costs. But the only coal available in the island is that purchased through the black market for 2000 yen a ton or is shipped to Shanghai where it brings better than 2000 yen a ton, even figuring the value of the yen at its highest black market rate—100 to one U. S. dollar—you'll get an idea of the breath-taking profit.

Castile Formosans, who suffer severely from the lack of coal, point to the American Marines who guard the coal rail lines in North China. They suggest that Marines could do the Formosans a favor by guarding the Formosa coal after it's mined.

Sugar is one of Formosa's greatest products. In 1945, she produced some 14,664,000,000 kin. The sale of sugar also is handled in the same manner by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 It suffers the same fate as rice and coal. The farmers are paid 120 yen a pipe, roughly 150 pounds) but it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nly through the black market for 3000 yen a pipe!

Money Seized

Last November, the Government ordered all 1000 yen notes deposited in a special account with no withdrawals permitted for one year. One week was permitted for the deposit of the notes, during which time 1000 yen notes sold at a fraction of their real value.

Formosans now holding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for their money are forced to sell them at a terrific discount when they need the cash to cope with the ever-rising price of living.

These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squeeze in the upper brackets.

Formosans complain that similar squeeze exists in various proportions from the highest Government officials right down to the lowliest clerk in the least important Government bureau.

More than 84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is of Chinese origin. The ties of blood and the special tie of worship of their Chinese ancestors still hold them to China. But often the ties wear thin, especially when hunger sets as a goal.

At Tainan, angry Formosans broke into a warehouse and burned 70 tons of sugar. At Tainan they burned another warehouse and 10 more tons of sugar.

Rice Hijacked

Truck loads of rice, destined for Government warehouses, have been stopped on the road and the rice removed. As a sadistic gesture, the moist pay the drivers four yen a kin, the Jap retail price even during the hardest of war years.

Not all of the Chinese officials are involved in the squeeze. Some are disgusted and horrified that they've turned in their resignations. Even those who privately disapprove are forced to take part in the squeeze because their salaries, paid b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n't possibly begin to cover the expenses of living.

A visitor to Formosa will hear this remark made 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Formosans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island:

"The Americans were kind to the Japanese. They merely dropped atom bombs on Japan. They dropp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To Be Continued

社論

1946.9.20

莫過傷同胞的心了！

——台灣苛政的改革不容再緩了——

「台灣苛政甚於原子彈，」這是美國合衆社記者實地考察台灣的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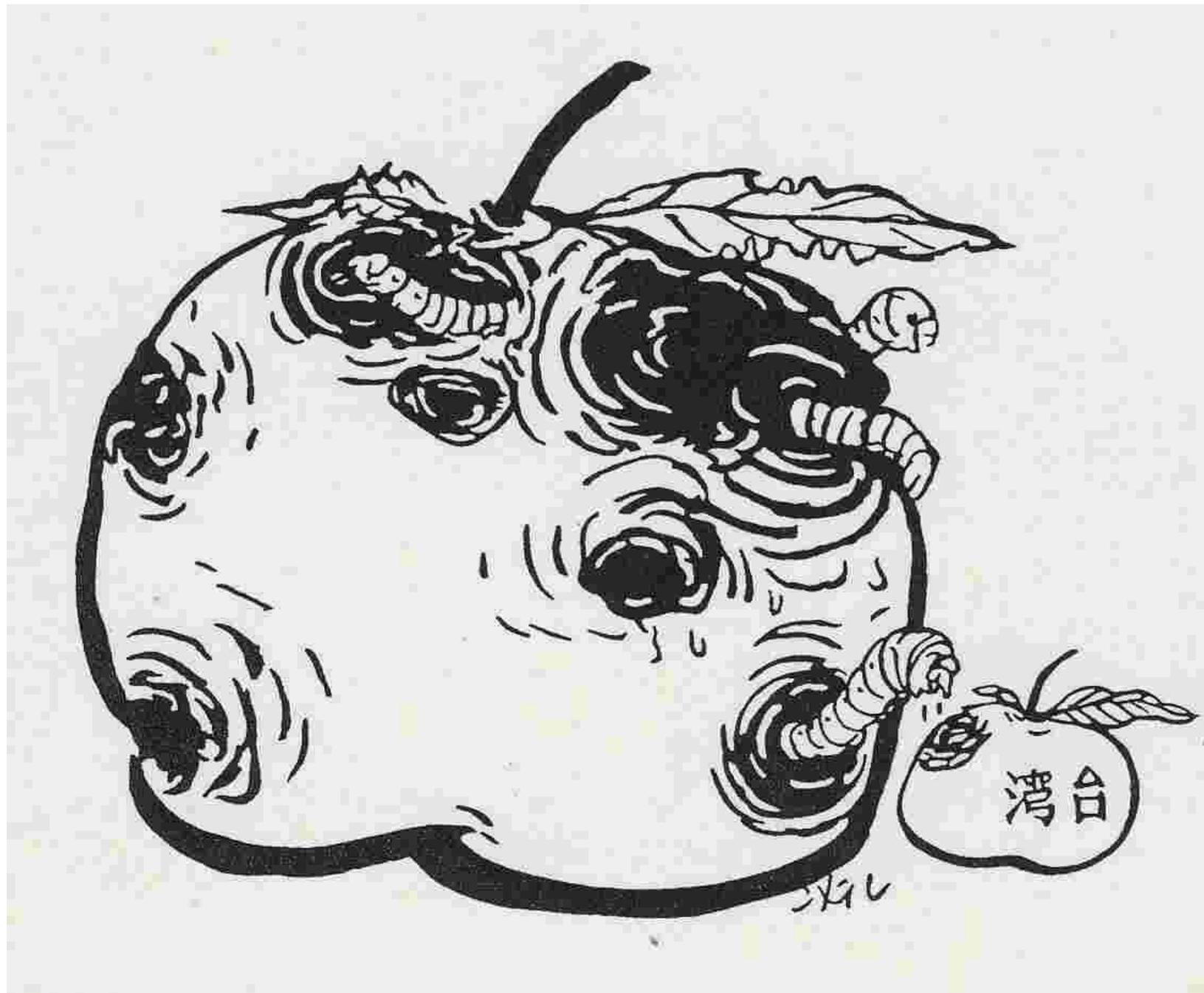
「官吏貪污，處處搜刮，要求小費，工廠亦被盜賣一空，無開工者。台灣人民流行語謂：美國人對日本人太好了，僅僅投了兩顆原子彈。但是對台灣却太狠了，把中國貪官投到台灣來。這是美國隨軍記者於六月初旬，在芝加哥論壇報上所談對台灣的印象。」

「過去日本的官吏像狗，現在中國的官吏像豬。要狗看門，要豬何用？」這又是台灣同胞，對台灣現在的統治者的詛咒語。台灣同胞，在日本鐵蹄下，被蹂躪剝削了五十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盼望再投回祖國的懷抱，幾乎是望眼欲穿了。好不容易抗戰勝利，日本屈膝，五十年來的一場春夢，居然實現了！

上海《僑聲報》
1946.9.20的社論，這樣挖苦：「美國人對日本太好了。僅僅投了兩顆原子彈。但是對台灣卻太狠了，把中國貪官投到台灣來。」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次月，1947年3月，上海一家週刊《時與文》刊出這幅漫畫（作者張文元），題目叫「勝利之果」。如果以台灣的立場看，這應可叫做「光復之果」。

台灣人在慶祝光復之後，為何會發生二二八事件？這幅漫畫可以充份解答。



第三章

軍紀敗壞

在所謂「光復」的一年之間，台灣的治安嚴重惡化！與駐台軍隊紀律敗壞有極大關係。

由於軍警紀律敗壞，戰後的台灣，經常發生層出不窮的軍警與民眾之間的衝突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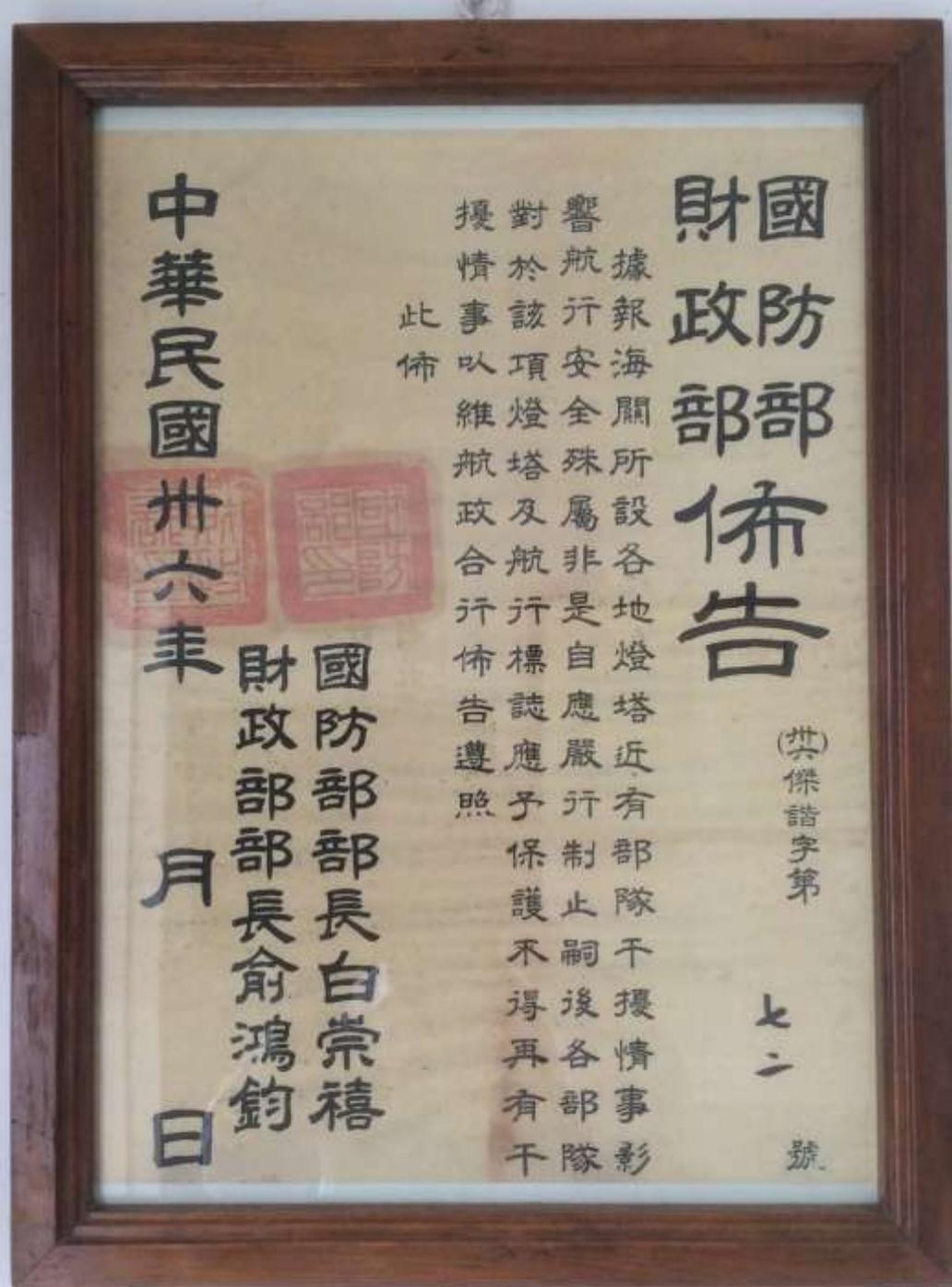
許多軍人，偷竊、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讓原本歡迎「祖國」的台灣民眾，失望痛心。

這是基隆的街頭，一輛軍用卡車又發生什麼事了？旁邊有圍觀的民眾，讓我們感受到戰後街頭的紛亂！



當年軍紀的敗壞，不僅出現在戰後的台灣，而是全中華民國境內皆然。

到台灣各海邊的燈塔去參觀的人，可以發現右圖這則佈告。這個佈告是由當時的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聯名公佈，內容指出各地燈塔有部隊干擾情事，責令部隊不得干擾。軍隊本是在保衛國家的，竟然成為擾亂治安的人！這則佈告時間是在1947年（民國36年），就在這一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臺灣光復初時的軍紀

高維民 口述
楊蜀濤 整理

編者按：高維民先生，原職兵第四團團長，日本投降後參加政府來臺接收。當時駐守臺灣的憲兵只有一團，高先生因此是全省憲兵勤務的最高負責人。光復初期最為窘迫而病弱的是軍紀，高先生因為職務上的關係，知之最稔。早在「二二八事件」前一年，高先生就預言軍紀不良可能導致不測，高先生為本誌長期讀者，本文依照其口述整理後，經高先生親自校閱後發表。

一、當年收復臺灣之計畫始自開羅巨頭會議，會後中央即作細密的準備。本黨部隊是否事前已定為六十二軍和七十軍，我不知道。但令七十軍前來臺灣是正確的，因為該軍有八十師師長李良榮，閩南人，其入地城觀念頗重，所部幾乎全是閩南人。此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來讀上海勞動大學。這個人很自愛，不要錢，說規矩，治軍很嚴。但是古怪極了，人說他「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就是不通人情。

抗戰勝利時，他調升其他部隊之軍長，也把八十師帶走。因此陳儀仍帶七十軍接收臺灣時，已沒有這團師，與之對換的部隊主要是浙江人，其他兩個師各省人都有。如果當時他還在，以他的自愛和規矩，接收時或不致那麼糟。

我三十四年十月廿一日到臺灣，陳儀廿三日飛到，我到松山機場接他。他在機場會客室分別召見財政廳長彭家淦先生，民政廳長周「調」先生，工礦廳長包可永先生，農林廳長（吳）先生，教育廳長許慎士先生，葛敬恩秘書長，七十軍軍長陳孔達和

我。君見我時，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請問主席，憲兵在大陸上職務比較馬虎，在這個地方要認真呢？還是跟大陸上一樣馬虎？」（因憲兵第四團原駐福建，陳為省主席，我一向稱其為「主席」。）他連說：「認真，認真，認真。」我說：「那我們主席必須要支持我。」他說：「一定，一定，一定。」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轉接到臺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良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開張後不作任何價值觀，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氣，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壁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因而圍觀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舉入目，於來道歡迎的人羣中，頗使著者同胞失望。

二、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臺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十一

月初，天氣驟冷，該軍士兵均換穿日軍夾衣，軍服，令人嘆為奇景。當時來臺普通都騎腳踏車，如到郵局辦事，就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裏，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有天及幾位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有天及幾位兵（時任宣傳委員會主任）在家裏請客，飯吃過了，出來時客人說在玄關中的鞋子全夾碎了，這不一定是軍人所為，是時客人家裏者解釋於此。

那時沒鎖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日人的規矩，女侍不賣身，有的歌樓也不賣，可是那時官兵，尤其是下級，一點規矩都沒有，所以給人的印象太壞了。

陳儀就要嚴格執行新整軍紀，那些兵就特愛毆打憲兵，到處打。我於三十五年以憲兵團長兼軍紀第一巡查團委員身份，電告委員長謝公，何總長應欽和陳軍政部長談，報告此一情況。當時我們都看定了這個地方會出問題。

當時沒有海關人員，基隆、高雄、淡水、蘇澳、花蓮等所有海口均由憲兵看守，任何東西不准進出口，尤其絕對不能出口，尤其糧和米不准出口。因為大陸及海外價值太高，這海關沒太低，輕易放出去的話，吃虧的是本省人，是臺灣，所以我想陳儀的嚴肅對憲兵是有用心的，不准糧出口可以概見的。

憲兵團長高維民回憶戰後來台的軍紀，其中說：

「...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裏，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裏沒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載《中華雜誌》廿五期，1987。）

憲兵團長高維民呈報中央有關駐台軍紀敗壞情形，其中說（標點新加）：

「查70A紀律廢弛，凡所駐地，無不苛擾百出。開台以後，姦淫擄掠均有事實可按。職身為憲兵團長兼軍巡團委員，職責所在，不忍使六百萬同胞對祖國失望，嚴飭所部認真查報，切實取締。竟結怨於該部，到處圍毆。負傷憲兵先後十餘名，憲兵威信蕩然。懇請澈究，以維國家體面，法律尊嚴！」

「查70A士兵於元旦深夜糾於台北市，形同散兵游勇，向各劇場亂闖，引起民眾公憤，為民眾數百人痛毆，多人受傷。該軍士兵鳴槍示威，揚言報復，民心惶惶，懇速派員查辦為禱！」

高維民	高維民	憲四團團長兼軍風紀第一巡	姓名或機關
灣台	灣台		地址
電冬子	電世亥		月日 文別 號次
<p>查70A紀律廢弛。凡所駐地無不苛擾百出。開台以後姦淫擄掠均有事實可按。職身為憲兵團長兼軍巡團委員。職責所在不忍使六百萬同胞對祖國失望。嚴飭所部認真查報。切實取締。竟結怨於該部到處圍毆。負傷憲兵先後十餘名。憲兵威信蕩然。懇請澈究以維國家體面。法令尊嚴。</p> <p>查70A士兵於元旦深夜糾集於台北市。形同散兵游勇。向各劇場亂闖。引起民眾公憤。為民眾數百人痛毆。多人受傷。該軍士兵鳴槍示威。揚言報復。民心惶惶。懇速派員查辦為禱。</p>			內 容
			摘 要

兵士暴行頻々而起 傳有閩人在後煽動

高雄附近人言噴噴 希望當局早為懲處

(高雄)最近一部分軍人之不良行爲，使省民憂慮，高雄市左後海軍士兵槍殺一人，負重輕傷者三十餘人，又同日高雄市楠梓市場，一兵士打商人至於吐血，據聞暴行之裏面有一部分不良福州人，煽動使兵士行不法行爲，左營事件

有二福州人聚動鬧被市警察局檢舉，如高雄市金龍閣殺人案岡山街醉鄉樓之殺人案，高雄市左營派出所之擾亂同左營滿月社交場之毆打案皆有福州人策動民衆皆盼望當局總要懲處福州人不良份子。

台南工專負責無人

教授們來省垣呼籲

台南工業專科學校教授孫炳輝、賴再得、陳春錦三君爲催促接收事，十六日上午到省公署，訪問教育處，負責人迴避不見，遂不得要領而出。

有米不配被圍住

帶銃日警驅散了民衆 封禁米皆注目處置法

新竹市的火食米，從來是每二星期配給一次，自新正以來，因爲米量不符權額，食糧管理處定自一月二十一日起，就要截止配給，所以一月初八日，該受配給的人們，仍可領到二星期的定量，而初九日

日至三十一日計九日的殘留米量的處置方法，和對既受配者的不平，竟於十四日上午，招集了三百餘名到州衙要向主任委員討米，把個郭主任圍困住，較鬧不休，主任雖約以簽出公署，請示辦法，而重圍

據云：前後來北訪問教育處經已數次，每見面，都說再數天可以接收去，然至今瓊延數月，尙來實行。校長未定，代理校長亦不派，舊日人校長無所施爲，負責乏人師徒均迷於歧路，不知所從，許多精密機器，無法保管，或部份品被偷，或爲風雨所侵，日就腐化，窗戶及其他之玻璃被盜取的有

講，听说土壩間米倉內的殘糧，全部已被封禁，其處分方法，尙屬不明，或說將來要特配與軍職及辦公要員，未知實否，頗惹人們注視。(不紹通乃送給某大員的尊號編者附記)

李青年主任

《民報》1946.1.19

強盜團襲掠繁華街

1946.01.23

白晝打劫布疋店

以卡車裝積贓品 強人們身穿軍服

(本市)青天白日省都中常服的六個強漢，擬着心地地址，突然強盜團出現，廿二日下午一時半，台北市榮町藤井吳服店前面，突然停住一台公共汽車改造的卡車，跳出二個穿着國軍正式的軍帽軍服，四個穿平常服的六個強漢，擬着短銃自稱係特別調查團，闖入店內，將所有綿布、絹布約五百點，搬上卡車，風馳電掣而去，稟報警察局立即開始搜查，聞其損害，值十五萬圓。

三暴漢穿軍服 無端槍斃米商

岡山深夜發生慘案

「岡山訊」岡山區岡山摧破門戶潘入其宅，睡中彈重傷，犯人見勢逃鎮前峯米商劉林氏之宅，眠中之主人劉林氏驚醒，聞警聲即派昨二十三日下午十時突跳出，忽聞槍聲連發，刑事隊出動，原因不明來三人身穿軍人制服，胸部中彈數個，即死，犯人尚未就捕現在偵查欲賣麥糖遇主人劉林氏次男劉萬得隨後出來亦中。

不在由其妻女說不賣買後三人退出其宅，到了二十四日上午二時夜深同其三人兇漢各持短槍

日 上 午 一 時 台 東 縣 關 山

左營士兵殺民案

乃以彈槽擊斃

剖驗死屍明瞭一切

(高雄訊) 高雄市左營方

面之海軍士兵、對謝文

禮之槍殺事案、是真實

用短銃放彈槍殺與否日

前發生以來、各方面有

重大的關心、今偶於全

省各地督察中之軍風紀

督察審判團今回范團長

到高雄立刻赴左營方

面、拘留該士兵、同時

向一般民間究查當時的

狀況請專門醫干與驗

屍、范團長到抵左營先

赴謝文禮之靈前表遺憾

之意、自捧千元的慰藉

料於遺族十三日下午一

點半於右冲墓地、嚴重

執行范團長燒香後、互

一時間以上用科學的解

剖判明、使卜殼槍之彈

槽角擊斃

據述此案發生經過尙繫

連有其他官兵、該團故

決將一切人犯及口供證

據、一併押送台北警備

總司令部呈陳兼總司令

儀核示、依法懲辦、記者

就將案情審判經過、叩

食糧配給主 營團

盜賣薯者發

斗南鎮關於糧荒將策、

十六日下午二時、在同

地帝君廟開鎮民大會決

議如下：

一、糧食救濟會委員要

生產者消費者各半參

加

高雄市前統計股長

持槍恐喝黃新市長

強迫批准偽造出庫指令書

【高雄訊】十二日下午三時許，有前市府統計股長鍾錦文（二四）因企圖搬出保管中之砂礫，乃偽造出庫指令書到市府號房強迫汽車夫帶交市段批准，因不得准許，竟在當家房提出實彈手槍凶步入辦公室，因態度不遜，當被黃市長喝退！同時辦公室內本有人警戒，鍾見形勢不利遂逃出。因此保安警察隊立即開始搜查，至五時許，在鹽埕町派出所就捕，此時實彈手槍猶藏身上，聞待至鍾某冷靜後，定十五日審問。

臺北縣府教育科長

沈炳文氏在宜逝世

【本報訊】臺北縣政府教育科長沈炳文氏，於上月二十二

日出發宜蘭，經東，縣澳三區視察教育，途中突患腹膜炎症醫治無效，于二十七日晚在省立宜蘭醫院逝世，凶耗傳來，陸縣長深為惋惜！除派員辦理喪事外，並呈請長官公署准予撫卹，宜蘭各界以沈氏因公病逝該處，特於本月一日上午九時在蘭陽寺舉行追悼會，據沈氏係江蘇松江人，現年四十有九，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服務江浙皖諸省教育事業，垂二十餘年，此次來臺抱有熱誠整頓教育，計劃改進，不遺餘力，名時鼓勵人民捐資興學，各鄉鎮聞風景從，不幸病起倉卒，未展所長，殊深惋惜云！

社論

豈容警察反抗法律

如今天本報第三版所登，十一月十一日在臺中縣警察局所發生一恐怖，慘絕，暴虐而無人道的消息，使人們聽了，幾疑爲惡魔，邪怪巢穴中，或許看得見的場面，總不該在人類棲息中的社會，能夠出現的事象。如果是在野蠻未開化的地方，或者稍可以原諒，今竟發生於將建設模範省的臺灣，老實是令

非法·暴虐極矣！

臺中縣警察集團行動

打死執行任務之法警

警察局變成阿修羅世界

人心戰戰陷落恐怖深淵

東港夜半軍人開槍

許醫師右手 中彈

鎮民均感國軍幹部的態度嚴正

東港鎮十月十三日下午九時許，發生軍民衝突，不幸事件，查其情形，東港鎮三和醫院主許清深，乘自行車歸其家，到蓬萊橋附近黑暗處下車，等候其弟清文來到一同歸家，突然，跳出二名軍人，手持槍刀向許醫師恐嚇，因言語不通之故，致此雙方誤會起出一場爭鬪，突然軍人連發三門槍，許醫師右手中彈受傷出血昏倒。現地，時，其弟清文來名

到見其兄清深昏倒在地其援助。而因事態擴大，黃區長黃警察所長，地方人士接連趕到，後來國軍雷連長亦聞訊來到，即將軍人解除武裝，拘留留置於警所，要慰民衆之心，事件發生之深夜，黃區長親往鳳山縣政府報告經過情形於黃縣長。

翌十四日上午十時許，黃縣長朱團長偕同往東港鎮調查情形。下午二時在東港鎮中山堂召開鎮民大會，來會者鎮民

取締私烟開槍傷人

參議會派員赴現場調查

第一屆第二次大會閉幕

基隆市

【基隆訊】三名各向天各打一盤其在基隆市參中劉青山一彈誤中即基隆市人，林國連十一歲右腳，現在基隆醫院醫治中。又在現場之老百姓略謂如下：吾等民衆聽取取締私烟走近時，有一部分人說專賣局押收私烟再賣出，喊聲洶湧，近汽車湯來時，專賣局員聞四槍聲其中誤傷小童。

老百姓群呼聲騰然，楊副議長奉命離席去再上樓提出緊急動議申告，今天早晨市內旭町賣私烟專賣局本局查緝員取締檢舉時開槍，負傷者一人，請參議會，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派員調查事實，滿場一致決議命汪榮振負責調查，至第一分局探查事實，於在分局樓上訪問曾分局長，及在分局內專賣局查緝室員有帶槍者朱鈞濤，劉青山，盛鐵夫，周迪華四名無帶槍二名計六名據謂：吾等數日前受命到基查緝私烟，今天上午九時二十分，請基隆市警察局警員二人幫忙，一行八名到私烟少賣市，押收七，八十條私烟，吾等照法，發收條後搬入車上運輸基隆分局時，多數被押收香烟之私烟販群集汽車邊，帶槍者劉青山外

二二八事件因取締私菸傷人而引爆，其實取締私菸開槍傷人的新聞，在之前早就屢見不鮮，這是1946年12月9日的《民報》新聞。

緝私烟員又開槍

賣烟女人狂哭不肯放，扣在第三分局時幾次要自殺！

【本報訊】十二月十三我啊做鬼也一定要把你日傍晚六時許 有一批提去」。他的香烟盡是專賣局查緝股的人在中米國香烟一條要五百元山路大正街市場路傍緝本錢，她補捕後，好像捕了一個販私烟的女人失了常態，在分局裏狂；如年約二十多歲，走哭了一點多鐘終于被五着足。據說：查緝的方六個查緝股員擊掉了六法即他們先妥好了人對條香烟，時價值三千元女人說要買烟，那女人，當查緝股員上車要回就把藏在家裏的香烟都去時候，他只瘋狂地追通傾出來，可是被捕時的汽車裡開了槍發出了他就瘋狂地想要脫走，三個子彈悠然而去。對結果被拖到第三分局去此有些民衆說道他媽的。在局裏專賣局的人要，把香烟盡量押收起，只，小小事情就開槍，並是她把那些香烟併命緊說：這樣的查緝法是要緊地抱在懷裏，一面流叫那個女人被捕在第三淚，一面說道「林先生分局的二樓時，曾失神，王先生，我死不要緊地他自殺嗎？而欲衝出，香烟不可押收去，否去自殺數十次，對此開則你們家裏我若知道我槍事件一般民衆頗憤慨要走去死在你的家裏，云。

一等兵謝如江開槍 打死老百姓二名

高雄自保委會活動調停

【高雄訊】高雄港務局是加害者謝如江由友人附屬機關港灣工程事務之國軍，槍借，對被害所之員工張明陽（市內者試擊，但是試擊當時前鎮二十三歲），林天，加害者謝如江，不知才（右冲二十三歲），黃槍中裝置有彈過失開愁（前鎮五十七歲）三名槍，子彈飛入張明陽之，於二十日上午八點，口頭，貫通口頭後之子在港灣倉庫從業中，彈，更透林天才之頭部被二十一師獨立團第三營之第七連，第三排一

營之第七連，第三排一才並張明陽兩名即死，黃愁重傷，被害者之親族及附近之老百姓，聞憤慨包圍該第三排，請求國軍償命，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派郭副主任委員，張蔣兩委員，調查加害原因，另一面高雄憲兵隊並高雄檢察處，也是派員調查斃命現場之狀況，調查後，加害者謝如江，拘留憲兵隊，嚴重之取調，據探聞，加害原因，

【又訊】林港務局長，聞得港灣工程事務所之員工，被國軍之斃命，即時對死者二名之家族，支給各一萬元慰籍，另一方面，埋葬死者，或報告警備司令部，並對二十一師獨立團嚴重抗

八毛六糸，四，農戶登記省公署為推行土地政策，剷除中間人承租轉佃之剝削行為起見，決定將接管日人之公私有土地直接放租於自為耕作之農戶，即舉並現耕公有土地農戶登記，以為配耕，此項之工作，於上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止，已登請登記之現耕農戶，計有一筆數二，九五七筆，面積二，四七七甲五分四厘二毛九糸經已審查完畢，五，查完公有土地分配標準，依照上案之規定以田畑為調查對象，並將原一十六則歸納為上中下三等，其他地目暫緩擬定，經派員調查結果，田，畑兩種各種土地每一普通農戶耕作能力「田」均為二甲「畑」均為三甲，每戶以

楊子惠先生一度來臺，譽滿為東方極樂世界，楊先生是走了，我們可是沒有辦法移山倒海，也沒有辦法搬了家，而仍舊住在臺灣，東方極樂世界，應該是家給人足，安居樂業的，但這些天來，不管我們怎把水塊來冷化我們的心，來靜化我們沸騰著的脈搏，但都沒有把它安靜下來。

試打開最近幾天的報紙看吧：

流氓到處亂打，流氓打流氓，流氓打警察，流氓打老百姓，甚而至警察的刑車，都給流氓切了手切了脚，眼看著流氓作惡、警察都視若無睹，不敢出聲，這是什麼世界，

再看吧！士兵打司機，士兵打賣票員，為了先後買電影票，又大

打出手，你開武裝兵一排，我來機關槍一隊，誰說中國沒有內戰？

另一方面，是市場，黃金蹦蹦跳、米價直線起，物價向天飛，有誰敢說：人民能安居，人民能樂業，光復一年社會變得這樣急、人民生活活活跌得這樣快，我們實在感慨系之！

痛快，我們實在感慨系之！
自然：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中國亂，臺灣不能獨安，中國物價高昇，臺灣物價也不能獨穩，但有的問題，臺灣也可以獨力解決的，比方流弊問題即為其中之一，我們不是對什麼人所苛責，今天社會如此，確實令人觸目驚心！難道對付一個流氓都對付不了？
經濟呢，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中國在打內戰，臺灣無疑的受其影響，但是，（下子亦到這地步不能不歸咎于「取而不予」的較級求那的政綱，臺灣，日本人雖稱它為「寶島」，其實，五十年帝國主義的搜括，加以幾年戰爭的破壞，這個寶島早已空了，受不了幾回撤，只有出，沒有入，這個「活期存款」那能不空呢？
貨幣，本來是希望對法幣作一道堤防，但是：新鈔票日出日多，怎末也能求得物價的安在呢？物價不安定，也怎能求得民生的安定呢？
時至今日，吾民苦笑，作此雜感，一以發打個人的憂一以提供于諸公，陳長官是愛民的，但是絕對不能理讓人窮有揭沒有進貨物，有出沒有人了，連回來的只有一廂錢票印到機，這不過是火中加油而已；還的少印幾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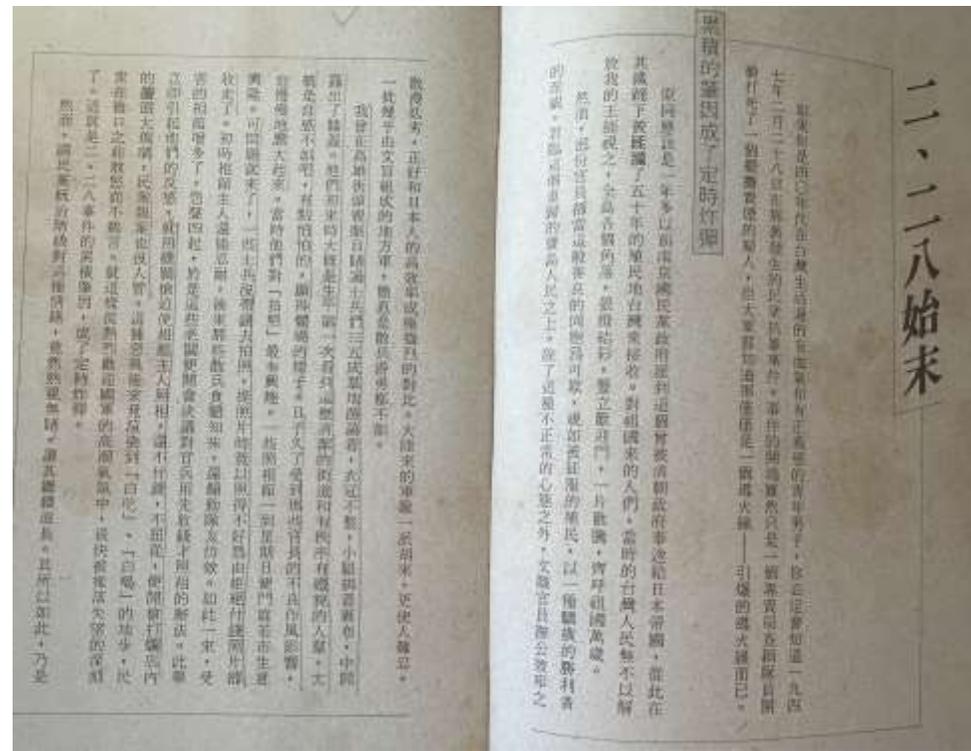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人民導報

這是1947年2月6日《人民導報》社論，其中談到：

「士兵打司機，士兵打賣票員，為了先後買張電影票，又大打出手，你開武裝兵一排，我來機關槍一隊，誰說中國沒有內戰？」

另一方面，是市場，黃金蹦蹦跳、米價直線起，物價向天飛，有誰敢說：人民能安居，人民能樂業，光復一年社會變得這樣急、人民生活活活跌得這樣快，我們實在感慨系之！」

這篇社論的三週後，二二八事件爆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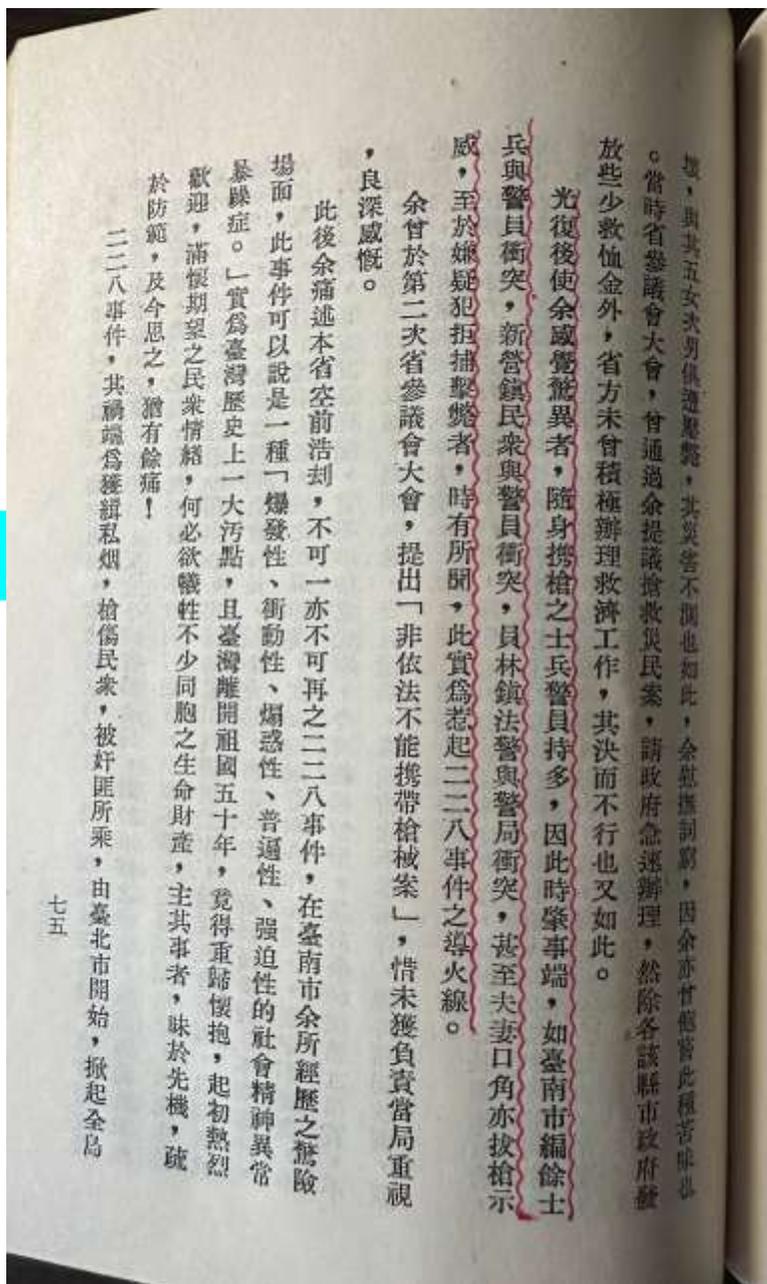


黃順興在《走不完的路》中，回憶戰後來台的軍人紀律：

「我曾在高雄街頭親眼目睹過士兵們三五成群地遊盪著，衣冠不整，小腿綁著裹布，中間露出了膝蓋。他們初來時大概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這麼清潔的街道和有秩序、有禮貌的人群，大概是自感不如吧，有點怕怕的，顯得懼場的樣子。日子久了受到那些官長的不良作風影響，也慢慢地膽大起來。當時他們對「拍照」最有興趣。一些照相館一到星期日便門庭若市生意興隆。可問題就來了，一些士兵沒帶錢去拍照，提照片時竟以照得不好為由拒絕付錢照片卻收走了。初時相館主人還能忍耐，後來那些散兵食髓知味，還煽動隊友倣效。如此一來，受害的相館增強了，怨聲四起，於是這些老闆便開會決議對官兵用先收錢才照相的辦法。此舉立即引起他們的反感，就用機關槍迫使相館主人照相，還不付錢，不屈從，便開槍打爛店內的櫥窗大玻璃，民眾報案也沒人管。這種惡風後來竟渲染到「白吃」、「白喝」的地步，民眾在槍口之前敢怒不而不敢言。就這樣從熱烈歡迎國軍的高潮氣氛中，很快被推落失望的深淵了。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累積肇因，成了定時炸彈」

日治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的台南主幹，台灣省參議員韓石泉，在回憶錄中也提到：

「光復後使余感覺驚異者，隨身携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台南市編餘士兵與警員衝突，新營鎮民眾與警員衝突，員林鎮法警與警局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至於嫌疑犯拒捕擊斃者，時有所聞，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



韓石泉

韓石泉回憶錄

台灣「光復」後，於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二二八事件」。當時江溪波在高雄市三民區「外省人俘虜收容所」擔任管理員，收容所設置在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內，所長由區長潘子榮先生兼任。當時的三民區公所是位於高雄中學附近，而高雄中學即是當時「台灣人學生軍」的總部，所以高屏地區被俘虜的外省人或要求保護的外省人，不分男女老幼，均送來這裡收容，人數大約有一百多人。

事件發生當時，情況越演越烈，發展得很快，不到兩個星期，除了高雄要塞和嘉義空軍基地，尚未攻陷外，台灣民軍佔領了全島所有之軍事基地。

未幾，蔣委員長派第二十一軍來台救援，部隊於基隆港登陸，彭孟緝的部隊亦突圍進攻高雄市，使台灣人組成的學生軍和青年軍，一一被擊潰，情勢大逆轉，整個台灣都陷入殺戮的恐怖氣氛裡。

此時，原本被關在區公所裡的外省人，知悉情勢逆轉以後，個個喜出望外，眉開眼笑。他們爲了預防將來被國軍誤以爲此地是台灣軍的藏匿所，故推選了三位身份較高的人士當委員，想對策以因應此問題。他們三位委員在商議之後，以白布條寫上「外省人收容所」字樣，並掛在區公所大門口，藉以招來中國軍。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不懸掛白布條本無事，一懸掛起來不到十分鐘，立刻引起了一排國軍的注意，殺氣騰騰的衝進來，槍口朝著收容所裡面的外省人而喝道「不要動！把手舉起來！」這時，三位經由推選出來的委員，隨即舉起雙手，並立即向帶隊官表明他們

是被台灣軍俘虜的中國人。

「不管那裡人，通通舉手站立排隊，動作快！」排長以嚴厲的口氣催促著。接著由三位士兵進行搜身，當然搜不到刀、槍、或子彈，但是搜到一大堆手錶、項鍊、戒子、手鐲、台幣和美金等，使這些阿山仔頓時湧起一陣悲憤和怨恨之情。

非長下一音示，士兵更一個接著一個，以刺骨的冷槍，

「嗚嗚！台灣人關我們這麼久，我們甚麼損失也沒有，國軍一進來，身上財物全都被搶走。」

「它媽的！簡直是土匪！」有的哭，有的罵，有的頓足，有的嘆氣……。

大約隔不到十分鐘！又進來一排國軍，動作與前一次相同，殺氣騰騰地喝道：「舉手！」

「這次這些阿山仔卻不像上次那樣緊張了。」

「報告排長！這些人已被剛才來的國軍搜過身了，搜走很多金銀財寶。」一個俘虜說。

「有這回事嗎？那一定是台灣人偽裝國軍進來搜走的。」排長自怨來還，並佯裝不知道，

並把搶劫推給台灣人。

高雄市被中國軍收復後，江溪波和區長潘子榮先生等一千人，被帶到高雄車站前的廣場，等待上級的命令予以處置，這時火車站前廣場，有成千上萬的人，有跪著的，有坐著的，也有被縛綁的，同時又有一群群的人陸續被國軍押送往要塞方向去，最後只剩下江溪波等約一百多人，被勒令坐在地上，不准站立，因爲時間已超過四個多小時，實在難忍，所以只好就地大小便。

最後校級軍官來了，被台灣軍俘虜的那三個委員向這位校級軍官報告他們的遭遇，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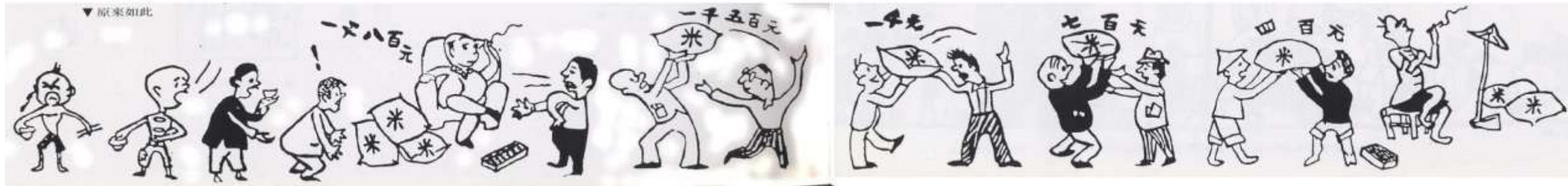
二二八事件時，**洪文慶**

在高雄擔任外省人收容所的管理員。他回憶說，當時被關在三民區公所裡的外省人在得知「國軍」將到時，個個喜出望外。沒想到國府軍一到，不但沒有釋放他們，反而將他們身上的手錶、項鍊、手鐲、錢幣搜括一空而去！

（原載《雞婆伯故事集錦》1998.8.著者印行）

第四章

民生凋敝



1946年3月1日出版的《**新新**》月報，出現這幅寫實漫畫，充分顯露物價暴漲的情形。此時距離台灣「光復」還不到5個月。



1946年2月1日《新新》月報上面的漫畫，說明了當時台灣鬧米荒的原因。
「買溜」是日語，囤積的意思。

1946年2月1日《新新》月報的漫畫



甚麼東西都有

陳家鵬

但是 不够錢



走唱兒和傍聽的

雷

光

Jung

原載1946年5月出刊、的《新新》月報第4、5號。



▲ 專賣風那裡吹著

葉宏甲

1946年11月20日出刊的《新新》月報創刊號，刊登漫畫家葉宏甲這幅〈專賣風哪裡吹？〉的漫畫，很寫實地反映香菸小販的景觀。一年後二二八事件因香菸引爆。葉宏甲在事件中險遭不測，事後不再畫這種寫實漫畫，而改畫四郎真平的漫畫。

這幅漫畫刊登於原載1946年5月出刊、的《新新》月報第4、5號，反映物價逼人的窘境。作者「葉大仙」即葉宏甲。



錢
追
不
及
物

葉
大
仙



原載1946年5月出版的《新新》月報第4、5號

邊天在遠 邊眼在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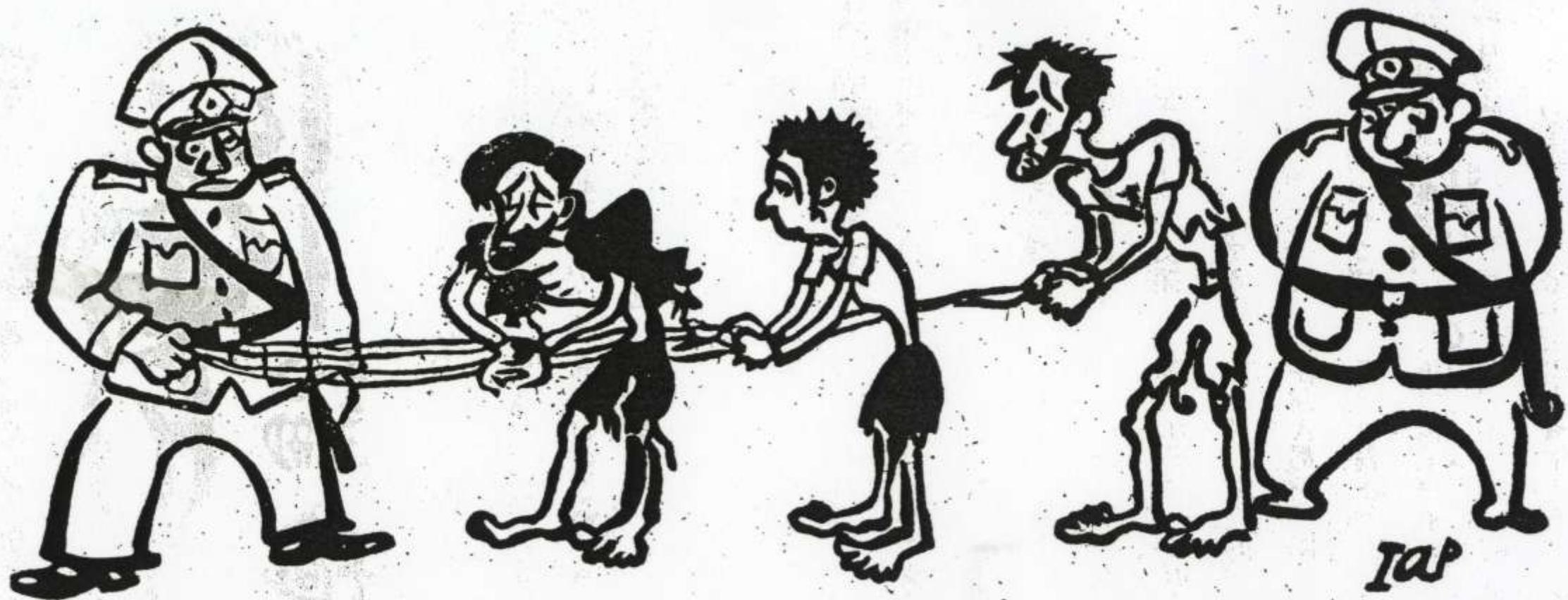
仙大葉

火車站風景

葉大仙



原載1946年5月出刊的《新新》月報第4、5號



甲 宏 葉

(案 破) 縛 就 盜 強

1946年3月20日出刊的《新新》月報第三號的漫畫，反映戰後台灣社會因民生困頓導致盜賊猖獗。



漫畫來源：《新知識》第1期，1946.8.15台北。

田賦徵實

何和一

時于二月四日開訓、尙一會各機關團體學校員生

高雄米價日高一尺

市民希望速為講究對策

(高雄訊)高雄市內的米價，最近到壹百元以上，本月二十八日，是百零五元的殺人的高價，使市民非常不安，向市政府要求米的小市民階級，每日數十名，若是此狀

置之不理，一定變成社會上重大的問題，一般民眾要望市政府、迅速講究對策，及對農民並米商人，要望他們的同胞愛、觀市內米價過去二箇月米價的動向、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三

游的 () 中 庭 庭 對 利

《民報》1946.2.2

彰城食糧問題嚴重

籌集資金一百萬元

創設糧食救濟公會

彰化市為解決糧食問題，由市政府與地方人士、籌組糧食救濟公會，籌集資金壹百萬元，向產米區採購食米，供應本市，及配給貧困市民，並推舉五市

《人民導報》1946.2.5

臺南米荒日益深刻

市民開會討論對策

(臺南訊)米價已暴漲至一斗一百四十五元之絕峯，臺南市中醫公會感情勢嚴重，于二十九日午後三時在中山堂開米荒對策市民大會，由神賜敘述會辭，繼之市政府林民政科長致訓辭，後進入市民意見發表及討論，皆意見紛紛百出，最後決定選出代表陳神賜、外十人與市長協商對策，至五時結束散會。

《人民導報》1946.2.5

大家看此現實！

「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不算奇
物價飛漲，失業成群，持槍行劫

台灣社會病態報告書

光復後台灣社會最顯著，而特異的變化是中流階級的沒落，貧富相差越來越利害。常常聽見台胞這樣說：「戰爭中一切物資被統制，無產階級只靠配給物資過活。共產階級也除了配給物資以外買不到東西，大家一樣受苦，可算平等了。現在却不同，發光復財，接收財的大官奸商，和投機主義者，在花天酒池中過極奢窮侈的日子。你看！酒樓茶館像雨後春筍般林立；甚麼海派呀！川菜呀！應有盡有。一面因為通貨膨脹和生產停頓，物價飛漲，這幾天風聲未停，米價又漲到一斤十五，六元，這叫每月只拿二、三千元的薪水階級怎麼生活呢？」

，欺騙上司，沒有資格的人們都享受格外的權利，我們是有正義感，不說謊，不揩油，不偷懶，認真去服務。然而當時感覺不愉快，收容補助費的新例更廢止，索親引成的人事要改革

偷竊百

這是1946.9.30.的《民報》新聞，物價飛漲、失業成群、持槍行劫，成為「台灣社會病態」。此時距離所謂「光復」，一年一個月。

社論

米穀增產與肥料政策

眼前於本省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興業增產以建設新台灣，現在省民最痛感的切實問題是米價過貴，而且工廠鑛山不能操業，致至失業者續出，生活受重大的威脅，釀出社會治安惡化，對此惡現象若無趕緊掃除，我們理想的新台灣似難得實現，現在本省最要努力的問題就是對米穀的增產了，地理上本省位置於亞熱帶，氣候溫和土地肥沃，雨量適宜，適合於米穀的栽培，而且三百萬人的農戶自古以來堅持有勤儉開拓的精神，受日本統治五十年，雖受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壓迫，無以不朽不倒的革命精神爲原動力，奮鬥努力增產，本省的米穀年產最高記錄達至一千萬日石，而食糖年產至二千萬擔，不只可供給全省的需要實有大半運出省外，然因受日寇開始侵略戰爭的影響，海上交通受閉鎖，由省外入口的肥料終至杜絕數年，誇稱爲東亞肥料杜絕不得入口，米穀生產逐年減少，招出如現在的料想外的糧荒，欲打開糧荒的唯一的對策，就是要確立肥料政策爲眼前的急務，自光復以來省當局對肥料問題抱有重大的關心，講究種種對策，然以大局上言之，本省的肥料政策可分緊急與將來兩樣的辦法。

緊急的辦法，就是由省外入口，巨量的化學肥料與豆粕應付，本年晚季之用，陳長官告訴我們第一的快信，就是關於購買美國肥料，已得宋院長承認巨額經費，若能照豫定進行不久美國的化學肥料將可入口，

《民報》1946.3.6.的社論，指出：「現在省民最痛感的切實問題是米價過貴，而且工廠鑛山不能操業，致至失業者續出，生活受重大的威脅，釀出社會治安惡化，對此惡現象若無趕緊掃除，我們理想的新台灣似難得實現…」

1946年11月22日《人民導報》社論指出：「孤立太平洋中的本省，對此不景氣的波浪，總難免要受其打擊。自光復以來：諸物價續漲不息，而且海陸運資屢次提高，公務人員薪水追隨增額，金利暴漲公課諸稅累加數十倍，通貨膨脹似無法可抑制，本省已陷入高物價的焰火中，老百姓均受物價飛漲的壓迫，生活難的呼聲彌漫全省。」

社論 經濟界危機迫近

最近據上海消息，自入秋以來工商界普遍不景氣的現象，倒店者續出，已達了百餘家。要緊關門整理。因此工廠停工減員，商店收縮規模，裁員省費，各種機構陷於停頓狀態，到處比比皆是。工商界已面臨着危機，互相競逐地在營場中過重。社會購買力的低落，營業費用及製造成本的過大等種種事情。此外與進口貨無暇量的增加，亦大有關係。既受價值廉物美的外貨的擠壓，本國工業只利有萎靡不振的一途。其實以上因素中的主要原因還算是物價不能平穩一事，影響尤巨。貿易政策之不健

全，以及國民購買力之低落，莫不肇因於物價之昂貴。更就高利貸而言，我國因產業落後，金融事業一向沒有脫離剝削性。戰前各國銀行利率月息約四厘乃至五厘，而我國銀行利率則在一分五厘乃至一分六厘之間。而勝利後的黑市利率更形高漲，平常在二角左右，農村利率竟有高達三角，而且無法借到。情形。銀行利率雖在二角，但銀行貸款定有範圍，即使能夠借到，一杯水車薪還是不利用私人借款，自然要忍受高利貸的剝削。而社會購買力的低落，多半是農村經濟衰落所致的。因為國內市場的主要對象還在農村，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如果農村經濟不發達，市上購買力決難好轉。社會購買力既低落，工商業界即受嚴重的威脅，直接影響到商品的銷路，間接影響到生產原料

的供給。至於與外貨有關係的民族工業，在廉價的外貨傾銷下，再加上高利的負擔，社會購買力的低落種種事情，自然就無發展的餘地。那末，孤立太平洋中的本省，對此不景氣的波浪，總難免要受其打擊。自光復以來，諸物價續漲不息，而且海陸運資屢次提高，公務人員薪水追隨增額，金利暴漲公課諸稅累加數十倍，通貨膨脹似無法可抑制，本省已陷入高物價的焰火中，老百姓均受物價飛漲的壓迫，生活難的呼聲瀰漫全省。總之：膨脹政策之打擊已面臨危機，如不打開此火熱水深難的難局，不但不能建設臺灣，以國家及民族復興的立場而觀，亦是重大的損失。省當局及工商界人士對此高物價政策切要抑制，民族產業須要保護，經濟界的危機要事樹立對策，使年關能够平穩通過，許是目前的急務。

1946年10月28日《人民導報》的社論，感慨道：

「失業者逐日增加的現象，是表示者社會危機的來臨，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危機。每天看見求職的有為青年，東奔西走，訪前輩尋朋友，莫不長呼短嘆，搖頭吐氣說是沒法子。不論是官衙、公司、工廠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滿，連下層員工都不錄用，與日人佔據時代差不多一樣。這是光復後的特別現象，試看各報紙上的記事，小賊匪盜的跳樑消息殆無日無之。最近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失業者的思想一天一天的惡化起來了。對每晚在花天酒地的公務員，發光復財的地主和豪商階級，都抱了大不滿。」

這篇題為「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的社論發表的四個月後，危機無法預防，二二八事件終於爆發！

要預防年底的危機

紀念光復週年的省慶日，已經於情緒熱烈裡過去了。勞苦功高的蔣主席暨夫人伉儷蒞臨蘇魯各地，到處接受民眾致敬，蘇魯山川有如逢春之盛。失望中的全省民受蔣主席慈愛的激勵，於暗潮中發現了一縷的光明。心機一轉，都向有希望的大路邁進。

美開島崇拜的美貌雄姿，是人人都讚美的，可是光復以來的臺灣真相，可惜，未必值得讚稱，臺灣其做模範省的基礎和條件是充備的。但現在的惡環境，恐怕模範省的口號，終於口說而巳吧了。

束手無法可施。失業者逐日增加的現象，是表示着社會危機的來臨，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危機。每天看見求職的有為青年，東奔西走，訪前輩尋朋友，莫不長呼短嘆，搖頭吐氣說是沒法子。不論是官衙、公司、工廠的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滿，連下層員工都不錄用，與日人佔據時代差不多一樣。這是光復後的特別現象，試看各報紙上的記事，小賊匪盜的跳樑消息殆無日無之。最近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日前聽說省公署要再調整薪津，有一位臺灣青年的公務員，眼中含淚說：現時許多有為青年同胞，徬徨在失業路中，我們不敢要求薪津提高，若要提高薪津，不如以增給我們的薪水，採用失業群中的臺灣同胞，較有意義。這句話是出於純真臺灣青年的心之聲，非粉飾的漂亮話。失業者的思想一天一天的惡化起來了。對每晚在花天酒地的公務員和發光復財的地主和豪商階級，都抱了大不滿。為飢寒所迫，而發出破壞性的，指不勝屈。犯罪案件十中之九都是為吃飯問題而生的。古人說「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首先要解決。模範省臺灣之建設首在民生，民生若不安定，怎麼理國的計劃都不能够實

現。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而實行分配社會化，工作平等化，也要同時考慮。年底在即，年底的危機不可不未雨綢繆以防。我們提出數點，以當為政者之參考：

- 一、率親引成的人事，要即刻停止，盡量採用臺灣人材。
- 二、田賦征實的米穀，要以最低價格平糶，救濟平民。
- 三、日產工廠要解放于臺灣同胞，使盡力動工增產，收容失業者。
- 四、不准沒有任務的黨團政軍民等攜帶手槍，要嚴重取締。
- 五、土木工事要照計劃快速實施。
- 六、搜查取締要認真，不可馬馬虎虎擅放犯人。
- 七、蔣主席的訓詞「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軍官民要切實遵守。
- 八、指導者要以慈父之愛，領導民衆，中先垂範，實踐三民主義。
- 九、急速創設省立各簡易職業學校，以養成技術人材，供給全國，其一切經費應由國家負擔。
- 十、無能官吏不可擔任重要工作，須要謹慎有能人材。

飢餓人群觸目皆是

人民冒雨求米呼救

拋售米糧不敷市民一日之食

現行政策未發生決定性作用

【本報訊】米在那裏，更以春雨連綿，人民陷入飢寒交迫之中，求米呼救之聲，充溢街頭、當局現行政策，在實際上，已不能發生決定性之作用，人民殷切要求當局，須配合實際，採取腳踏實地之有效辦法，緣目前糧食局每日拋售之米糧，為數不敷市民一日之食，在此半食半飢狀態下，人民既不能安心，且在天下缺乏聲中，米價決不能好轉，一方面當局預定之官價，對抑平米價不發生效果，例如產米區之臺中縣下，每斤將近三十元，超過官價，自然米不能流入省垣，事至如此惟有採取下列兩種辦法方能拯救當前米荒，第一糧食局之拋售米每次應大批拋售，最少一次拋五萬包，或十萬包經過數次大量拋出之後，對市場可予決定性的作用，第二，由調劑委員會重產米區，以市價收買該地區剩餘米糧，運到缺乏地區，并以二十三元九角之官價配售，(虧損由當局負擔)以上兩項步驟，倘能同時進行，預料米荒或可迎刃而解，民氣所熾，當局未能速斷連做，亦可見轉政治風氣云。

民衆焦急死了

要求糧食當局充分接濟民食

關於其他有關民食調劑，會完任，并派委員若干人該會政主任委，由市長充，該會政副主任由(合作社)任，副主任委員二人由民聯合社負責)辦理由米商政局及市參議會派員充 公會負責，並務三組、自任，秘書一人由農務課 即日即行，該會並決定 要求糧食局，當前之民食

拋售米無法購得

飢餓群食閉門羹

【本報訊】臺北市食糧局以糧荒問題嚴重，於昨(十七日)下午二時，邀請市參議員民政組與治安組暨各區區長三十餘人，召開臺北市糧食委員會成立會議，由游市長主席，說明糧食委員會組織宗旨，謂調劑民食應由糧食局拋售米及其他雜穀之補售，(一)關於糧食局拋售米及其他雜穀之補售，(二)關於糧食局拋售米及其他雜穀之補售，(三)關於推行政令之宣傳，(四)關於糧食局拋售米及其他雜穀之補售。

商人飽擁糧食

百姓餓到了不得

不宜任其居奇壟斷
趕速講究辦理方法

澎湖民衆多吃草料 財力涸竭市景淒涼

【臺灣社澎湖電】澎湖民衆饑餓已進入最嚴重狀態，三分之二每日皆以猪食草料充饑，學校學生面呈菜色，精神衰弱，健康已為饑餓所損壞，玉蜀黍與主要食品蕃茹因久旱收成絕望，南部一帶商人運米前往售買由二十五元降至十六元人民因經濟涸竭，苦無力購買，魚菜航架在短時間內無望恢復，一般民衆唯望政府增撥救濟米。

戰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將台糖公司由日本官方和
民間製糖會社所接收過來的
15萬噸白糖，運到上海
出售，其收入有八分之七
悉由中央拿走，1947年1
月18日《人民導報》的社
論，呼籲這些台糖出售的
收入應歸台灣省，已穩定
臺灣經濟。

社論 36/28

爭回糖款穩定經濟

在臺灣經濟上，糖業與金融有極大關連性，目下其要點有二：一、如何停止或收回龐大糖業貸款。二、使剩餘銷售款得與廠商儲備。

由蔣總司令，投資額或其從事人員而觀，在臺灣經濟界，糖業占最優越地位。但本省糖業受戰爭之破壞至巨，得與本省糖業，如製糖、農貨、擴充種植面積、修葺工廠、增添設備，均需要巨額資金。據所得消息，臺灣銀行對臺灣糖業公司放款，三十五年度後半期已超過二十億元。本年度預定六十四億，占國幣及國省合辦生產事業預定放款總額之八成半，對照三十五年度總額發行額，如此巨額放款，來的可怕，並可不加以深切考慮嗎？

臺灣糖業公司原擬自卅五年八月起，至三十六年六月止，需支出國幣卅億元，扣起收入售糖款項十八億元，僅缺十二億元而已。而事實上，至卅五年年底，借款已超過二十億元。那末預定與事實相差不少，如不抑止此種情形，而放任其推移時，因糖業貸款，或引起幣制非常膨脹。此點特要有關金融各當道深加注意，一方面對財政及臺灣銀行希望慎重審查，並盡力收回糖業放款。另一方面對糖業公司要求，萬不要浪費國幣，而惹起幣制的意外膨脹。此項意見，針對臺灣糖業與金融問題之第一點。

其次要注意的，是從前各製糖會社所存樹膠，光復後經政府接收者，計十五萬噸（二億五千萬斤），以外州四十一卅五年期所製新糖有八萬六千噸，新糖現時分存糖公司暨各廠所屬倉庫。據傳十五萬噸樹膠，預定全數運滬出售，但尚有半數以上未經運出。其銷售收入，屬行政院者八分之七，糖業公司得八分之一。接收日產，本屬國家稅收，至於中央直接接收，或委託地方機關接收，其決定權屬在中央。故由法理上論，在臺所接收砂糖，中央儘可當作行政院收入。但始有：適合實際之處。試想製糖會社之存糖，豈非日帝國主義者採取國民經濟起見，一定將運滬銷售糖款，由行政院所收約盈餘六十億元（法幣一千二百億元）充當省收入。對其具體辦法，請提出兩種意見。其一：將該項巨大法幣資金調入本省，而充實發行準備及鞏固幣制信用，他面充當幣制兌換資金，以提高幣制信用，而安定本省物價。其二：將該項款兌換美金，約一千四百萬美金，調入本省，以充當本省外溢資金。倘當局肯發善努力，得到美果，又何愁臺灣經濟之不定呢？

1947年2月10日《人民導報》
 的社論指出：「囤積居奇的
 奸商，化公為私的貪官污
 吏，榨取汗血的資本家都
 在天國〔按指天堂般的〕
 享用，反之，爭不到米吃的
 人逐日增加，乞丐一天多
 過一天，總之，今天老百
 姓的最大痛苦，是在高物
 價和失業。」

社論
 老百姓的隱痛
 建設之旨在民生，所以解決民生問題是施
 政的第一目標。現在最需解決的民生是甚
 麼？不消說，是希望有便宜的米可吃。老百姓
 是不怕黃金的狂瀾，只怕食米的奔騰。米珠
 薪桂的今日，享福的人只有少部份的特殊階
 級。大多數的老百姓是慘不可言。證明「朱
 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為言之不謬。這樣
 「跛行」的景况可誰助成天國與地獄同時出
 現。囤積居奇的好商，化公為私的貪官污吏
 現。榨取汗血的資本家都在天國享用，反之，
 爭不到米吃的人逐日增加，乞丐一天多過一
 天。總之，今天老百姓的最大痛苦，是在高

物價和失業。
 現時政府有無物價政策？使人不無疑問。
 如果有的，我們相信當然非實施低物價政策
 不可。然而細看政府的辦法，都為賺錢而提
 高各種公營事業公司銷售品的價格，政策與
 實行完全不能一致。言而不行的施政，是永
 久不能解決民生問題。
 本年一月中的臺北市零售物價指數為一四
 八〇〇。九（民國廿六年一月至六月為基準）
 比較前月約漲二成強，薪水生活的人們收入
 比較前月增加二成？是不得不考慮的。在此
 物價波動不已，民生極端困苦。當兒，若不
 推行重要經濟措施，物價漲風是愈來愈烈，
 入不敷出的老百姓既無法謀生，終有不堪忍
 耐的日。其勢所趨是很厲害，社會危機難
 免爆發起來。為要求保障生活安定而發生的
 工潮時有所聞，罷工風潮是表現勞動者的困

窮累增，或出於不得已。看現時老百姓的怨
 聲都集中在米貴一點。誰都希望當局實行二重
 價格政策，即買賣實賤的辦法。沒有預算的
 苦衷，難原諒，唯急到燃眉，應排萬難而決
 行。
 現時失業問題，嚴重而且深刻，小賊大盜
 鑄出不窮，得大赦令而出獄的同胞，當然是
 要救濟，可是比出獄者多得數十倍的失業者
 也要救濟。失業原因固算不了，在道黃黃不
 接的過渡期，要使人各得其所，各安其業
 ，大有為難之處，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只在施政者的誠意如何耳。
 為政者須要細心，聽之無聲，看之無形，
 人民之痛苦，能呼籲喊救，尚可得而補救之
 ，至若喊不出聲的痛苦，其爆發之烈也，有
 不易猜測之處，可不戒哉！

到處貧民無米可吃 酒家菜館返見日增

省垣所見明暗兩世相

現在表面為公娼看護處而已，但惟私娼激增，且女荷銀私娼亦多，估計不下二千人云。

〔本報訊〕省垣市民因貧富懸殊，表面雖是紅燈綠酒，山珍海味，但裏面却有日無一餐可食的無數貧民，在飢餓線上掙扎，一般王孫公子每日揮金如土。沈淪於花街柳巷之間，酒致此間酒家菜館，花團似錦佈置如錦。茲探悉目下酒家菜館，計普通飲食店共計五百三十一戶，此係領有許可營業證者，此外無許可者，當亦不少，估計達六百餘戶，就中大酒家有十餘家，中小酒家約一百八十五家。該店攤子有五百八十五處，共計可達一千二百餘戶。在此等酒家生活之女招待，歐頓，照警察局統計酒家，菜館有一百八十家，每一家十人共計二千一百三十六人，另有有舞場四處，舞女一百五十人，此外掛號舞研究所招牌有八處，戲院亦八座，但領有許可者只二座，一面公娼場在光復前有二十餘戶，惟因近來日娼婦遺送後，公娼場合可謂消滅，其舊處所大部改為旅社或菜館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兩週前，1947年2月12日的《民報》的報導。

物價起空前巨浪

店舖多關門歇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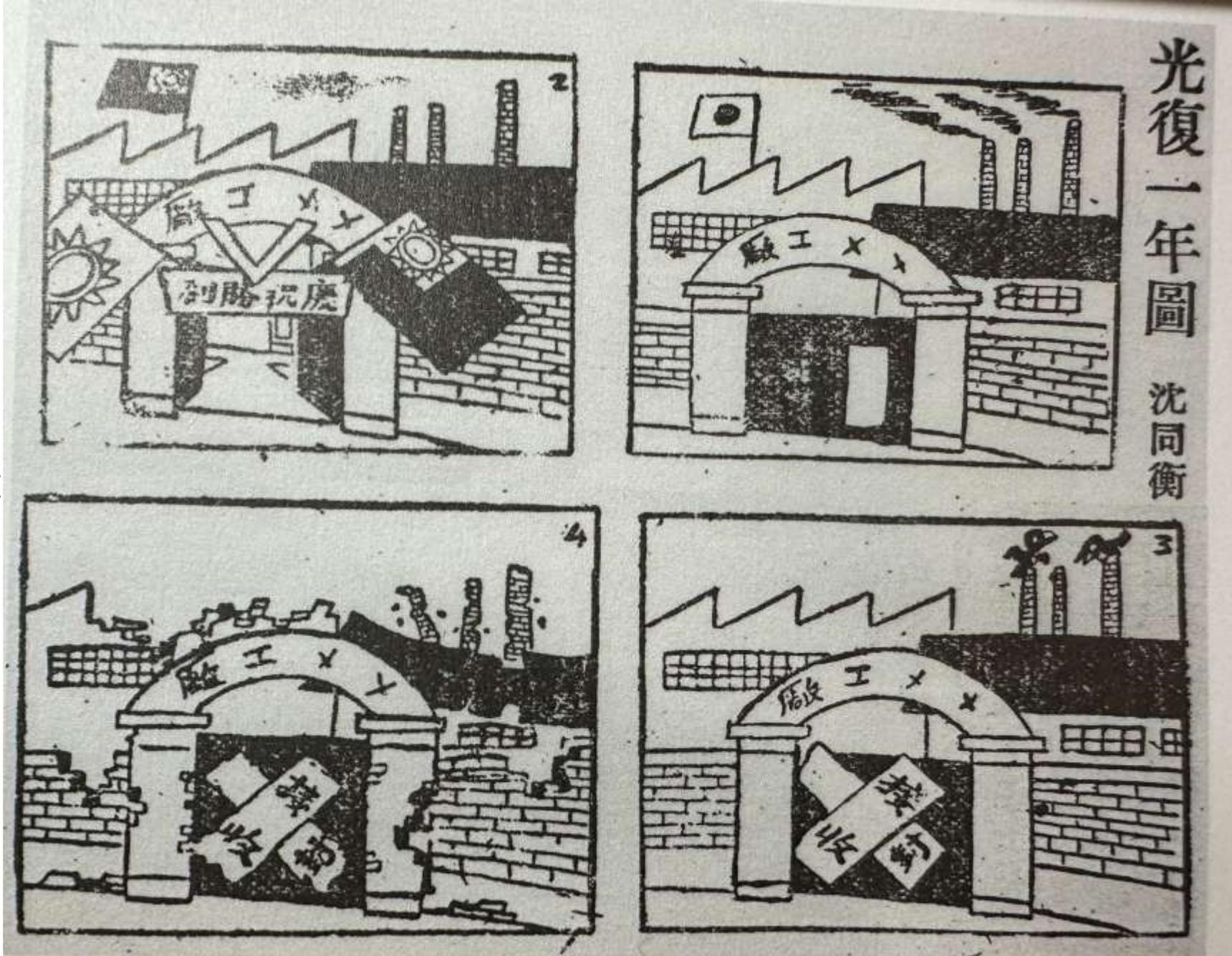
黃金領導，米價回漲，百物飛奔 商店不賣，老百姓叫苦連天。

〔本報訊〕今天老百姓的最大痛苦是甚麼？不消說，就是始無底止的物價不斷飛漲和失業。這嚴重而又深刻的燃眉問題，究竟會解決不會？上海經濟界日益紊亂，物價暴漲跳躍是驚人聽聞，上海的遠大波浪竟向本省襲擊來了。這二、三天來一般物價漲至五、六成，原因是人為及心理的作用所釀成的，弊害是很明白，致使老百姓對貨幣價值抱了懷疑，都注重物價爭先採購黃金及其他物資，因此，一部份商店關門休業不做生意，這種奇怪現象是空前未有的。人心惶惶不安，當絲毫看不到向上爬的物價生機，叫苦連天，在這異常時候，為民為國服務的執政者若不切實實施緊急對策，恐怕這寧靜的台灣會變成了黑暗社會，新中國新台灣建設之旨在民生，民生是要安定的，對此，凡有官民都應一心一德共同協力，抑平物價，而打開目前的危機，並阻遏經濟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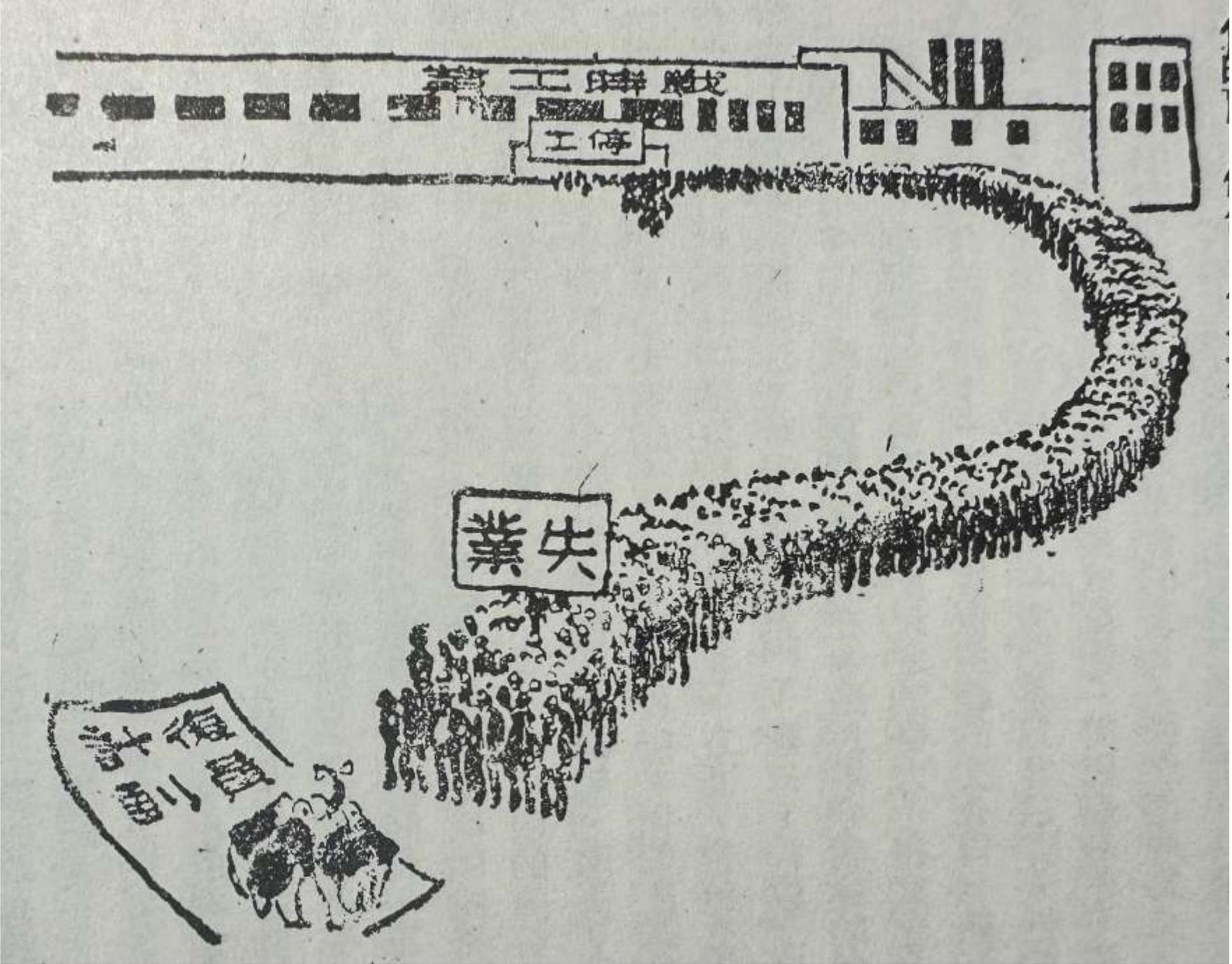


上海的《**時與文**》週刊，於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次月（1947.3.28）刊出的這幅漫畫，反映戰後台灣遭受蠶食的處境。

「光復」一年的台灣，處境如何？這張刊載於1946年8月15日出版的《**新知識**》第一期的四格漫畫，給了答案。



刊載於1946年8月
15日出版的《新知識》第一期



台灣在所謂「光復」的隔年，台灣出現自殺潮！

1946年11月中旬，台北縣的陸縣長在就坦白透露：「數月來台北縣發現自殺案件計卅七件，均係貧苦失業的原因。」。

這種自殺新聞，屢見不鮮，右邊《民報》1947.2.18的剪報，也是一例。

花蓮港米糧漲
一家三口自縊
中央社花蓮港十七日
電：黃金管制聲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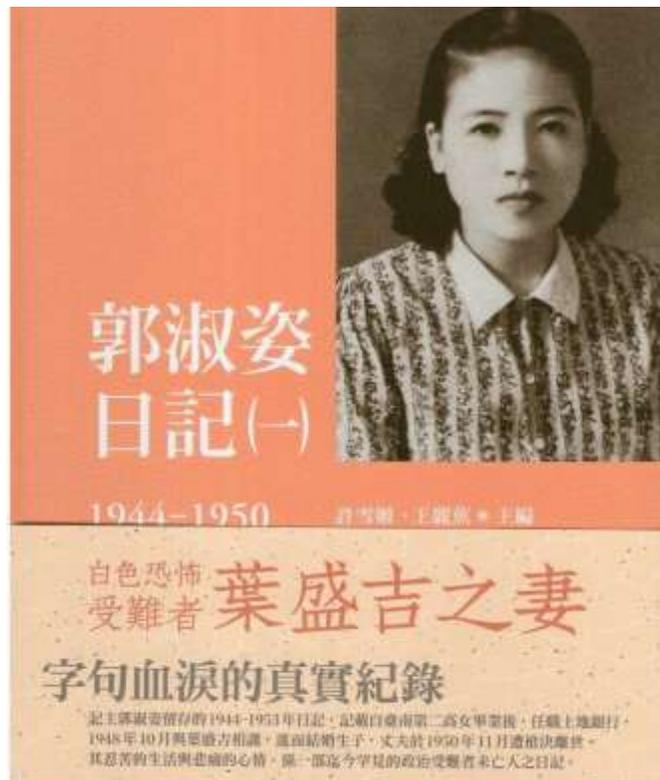


這幅漫畫出現在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多月前—1947年1月5日發刊的《新新》月報上面，反應事件前台灣民間生活的困頓。

變幻莫測的社會，在現在的臺灣，覺得危險、淒涼、而且又無助的我們本省人的前途好像會變得很可憐。回想起戰後初期回歸祖國的感覺更是悲哀。覺得我們缺少人生應有的生存的目標與價值。物價如此的高漲，何時才會降下來呢？

在街頭或在沙卡里巴，目睹衣衫襤褸，在乞討三餐或金錢的本省同胞，只感到無限的悲哀。…生在此世，如吃飯都成問題，該如何活下去呢？對臺灣的現狀，如抱著比較悲觀厭世的人生觀的人，或許會選擇不如一死吧。

郭淑姿日記(1946年11月20日)



戰後來台的中國美術家朱鳴岡，觀察當時台灣的民間生活，於1946年創作了一系列的「台灣生活組畫」。這幅〈朱門外〉，是其中一幅。



朱門外(1946)台灣生活組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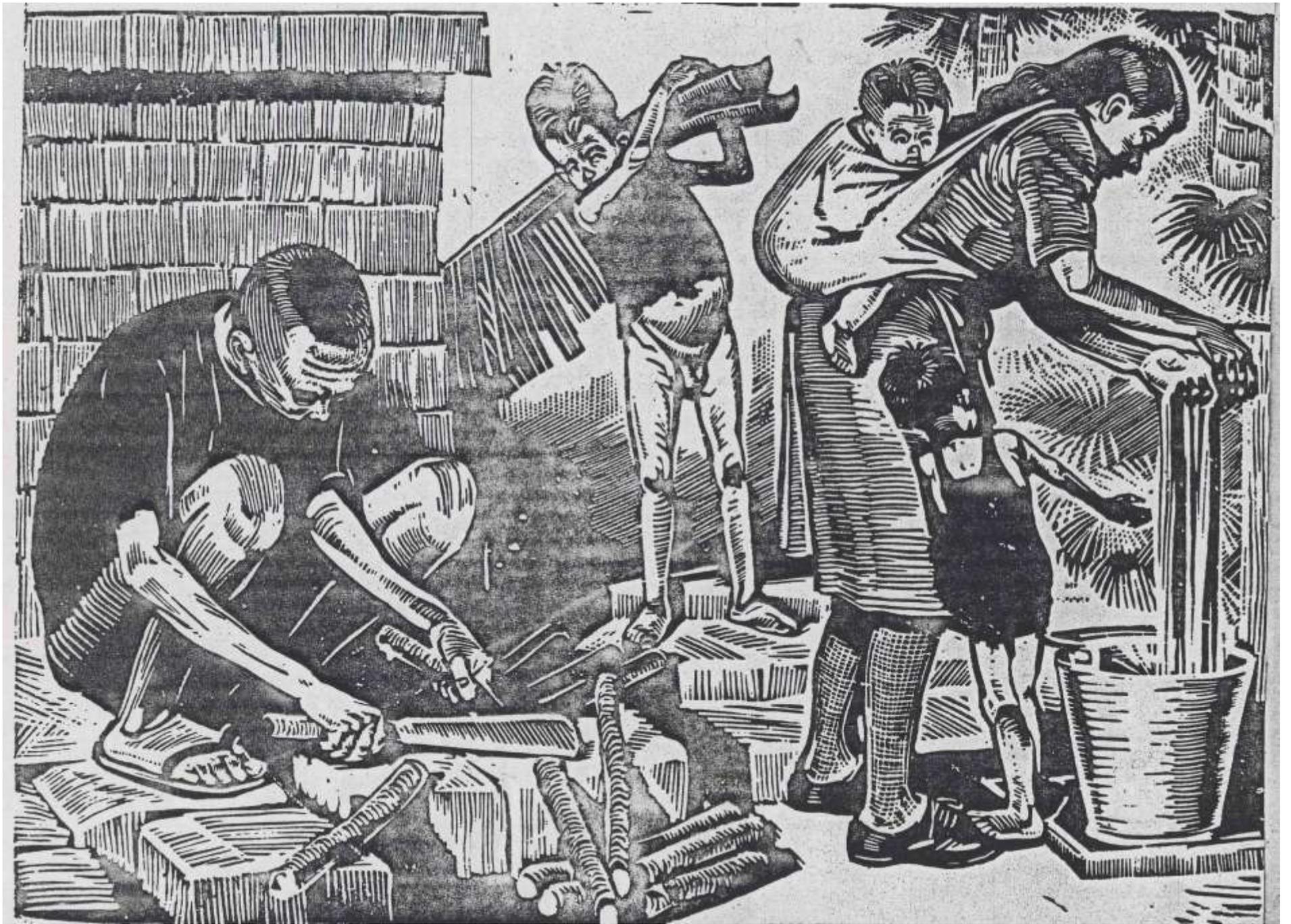
朱鳴岡作

朱銘岡「台灣生活組畫」之一，〈爭取生存的空間〉，1946。



參圖三：朱鳴岡 爭取生存的空間（台灣生活組畫） 木版畫

Chu Ming-Kang, Stuggle for living Space (Life in Taiwan Series), Woodblock Print



臺南虎疫依然猖獗

35

一般咸望禁止攤子賣水

〔臺南訊〕此間虎疫頗烈，死亡率亦高，但市上賣水攤子，雖經當局禁止，現猶馬耳東風，其他咖啡店食堂等亦如是，不僅醫局又加以取締，且悠然在人前飲喝，甚使醫達寒心，市民無不盼望醫局及商人自重！

台灣號稱「光復」，而真正光復的，是在日治時代後半期早已絕跡的瘟疫，光復了！

臺北又發現二一名

女入院治療男已死亡

疑似鼠疫

【本報訊】：據臺北病院報告，市衛生院，稱本市又發生鼠疫患者二人，其一爲荷俊仙（女，廿三歲）

患者，皆來自海港，未知真實檢疫之海港檢疫所，有何話說？又據市衛生院稱：第一附屬醫院護士楊秋美染患霍亂，送往稻江病院，後經該院醫師診斷，認爲非霍亂症云。

臺大醫員前往

礁溪撲滅霍亂

【本報訊】臺北縣宜蘭區礁溪鄉之霍亂，因發現過遲，遂沿川流蔓延，現省衛生局已派課員陳國舟並商請國立臺大醫學院醫師及學生，約二十名赴該地協助縣衛生院工作，以期完全剪除，尤望省民對關陽與本省南部運出之魚貝，嚴戒購食，庶免全省遭遭疫害云。

福州人，于廿六日由福州馬尾搭海平輪來臺，廿七日上午十一時在基隆上陸，即搭車至臺北市，下午二時住金山旅館，是晚過住於大安十二甲三一號，廿八日病危，遂至臺北病院求治，經醫師診斷爲疑似鼠疫後，即送往稻江病院療治，另一人爲李桂芳（男）福建省人，查係由福建乘船在新竹縣公司寮下船，即來臺北，住東門町九十七號，昨（廿九）日上午一時，染鼠疫死亡，按二鼠疫



無題

馬莎

臺灣

蜀客

臺灣，我看見你蒼翠的原野，又看見你崇峻的山，澎湃的海，引起我山海一般的愁！

臺灣，我看見怒的潮在你面前滾，又看見，海的風在你頭上翻，想起那夾在風濤間的人，我心憂何！

像南天的椰樹一樣，我奮起我的生命之舌！天阿，爲然何得不著一絲回音？

臺灣，你爲何這樣的沉默，我想起，當年鄭延平孤忠埋恨，我想起，吳鳳的悲哀，劉傳銘的寂滅，多少的英雄在這裏撒過淚和血。

臺灣，你真使我奇怪，這樣偉大的地和偉大的史，爲然何，這樣的度過偉大的時代？

在臺灣，我看見多少的人心和心，在人與心上，看不出臺灣的春，白天夜裏，我只聽見風雨的聲音！

市查獲巨量囤米

當局對此囤戶將予嚴辦

糧食調劑協助會已成立

【本報訊】囤積大戶遲遲未拋售囤米，黑市米價迄未下跌，政府頃已開始採取嚴厲措施，依法檢舉若干尚未辦理餘糧登記之囤戶。據悉：二十五日夜間憲兵第四團及台北市警察局已捕十數人，並已搜獲米糧數十萬斤，被捕人犯之名單，官方今尚拒絕發表，聞將嚴予處分，所獲之囤米，則將全數充公依照最高限價，配售市民。

【本報訊】台北市警察局刑事隊長，于(廿五)日上午二時許，率刑事數名，突包圍本市郊外三草埔溪尾派出所管轄之大有號米行。是時發見囤積白米一百三十餘包，林股長認為囤積嫌疑，當即予以拘押，送局詳辦云。

【本報訊】為穩定米價協助糧食國策，台北糧商聯誼會為主體，創設台北糧食調劑協助會，昨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於省米谷商公會舉開成立大會，全會員十八名出席，來賓警備司令部熊處長，市政府李農務課長，省米穀商公會陳理事長，台北市米穀公會黃理事長等，首由籌備委員長報告創設經過，嗣後對規定加以審議，資金決定為一千萬元，互選役員決定如左：

理事：振豐行，源成行，瑞裕行，正東行，高調和。
 監事：文豐行，源成行。而會長擬由陳坤來，副會長源成行黃華山，同瑞裕行黃奇正，推聘顧問警備司令部熊處長，市李農務課長陳友，黃永清，李炳京。議事完畢後，熊處長起立述祝詞，對該會力說使命重大，希望以全會員之力量與糧食當局協助，以打開糧食局，而該會之購入資金可以由糧食調劑會支給五千萬，協助而所採購米穀若有受害者，當局已決議重罰辦，至下午五時散會，該會定自三月一日起開始辦公云。

(三)關於業務方面，並繼續供應紗布，肥料豆類油類等重要物資外，本局奉令主辦採購生產交通等事業之原料器材

熱烈討論

臺北市

第十

【本報訊】台北市參議會，第十八次臨時會議，昨廿六日在省垣中山堂舉行，到黃民政局長，鄭財政局長，周公用事業管理處長，胡工務局長，周議長，潘副議長，外各議員。首由陳秘書報告交涉回答事，旋由潘副議長勸議募集救濟基金問題，王議員以台北市房屋租戶聯誼會

1947年2月27日的
 《民報》新聞，就在這天的下午，爆發二二八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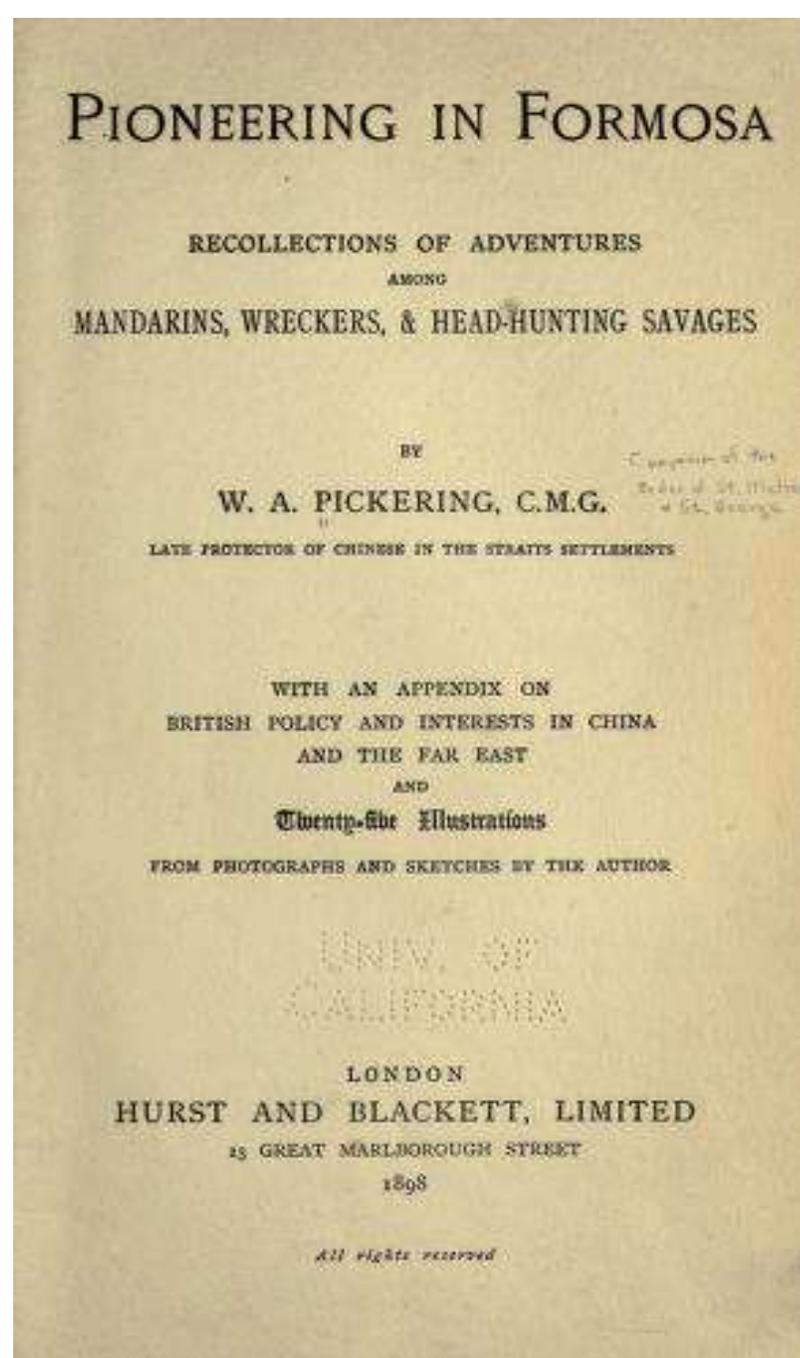
第五章

文化失調

曾在清末來台灣
擔任海關關員的英
國人Pickering，
1898年出版
《Pioneering in
Formosa》其序文
說：

『台灣1895改屬日
本，有益於台灣居
民及文明世界。』

Pickering的預
言後來成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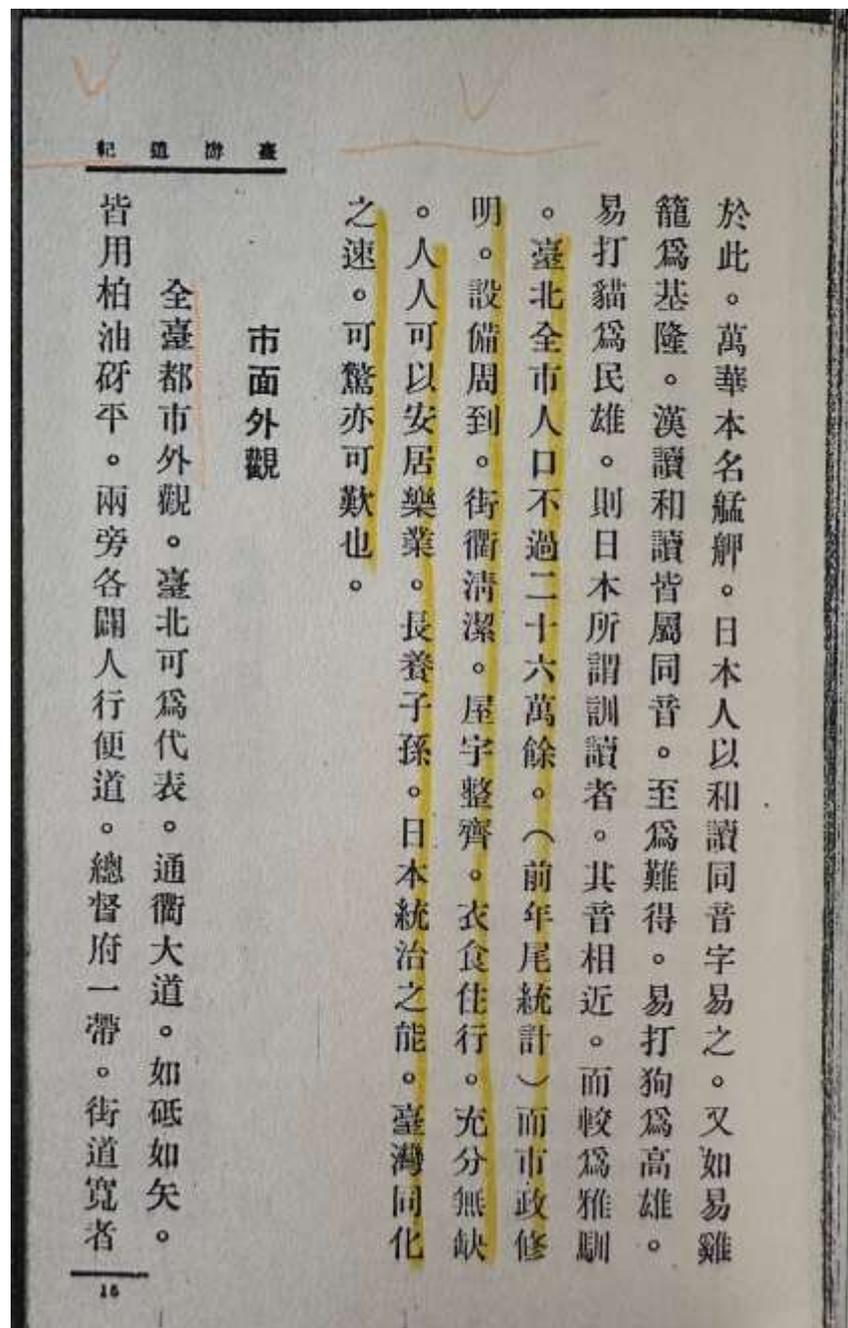


日本統治台灣的第40年（1935年），江亢虎搭船從中國廈門來到基隆。上岸之後，他立刻感覺氣象一新。在遊記上面，他這樣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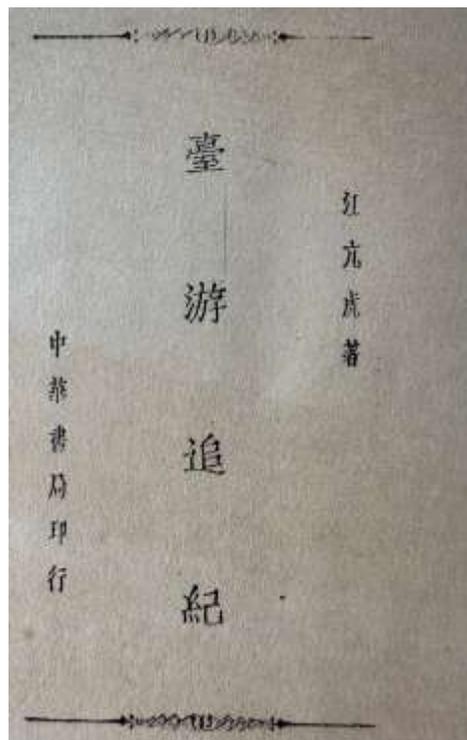
「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

遊歷台北市之後，江亢虎又這樣記述：

「台北全市人口不過二十六萬，而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台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歎也。」



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



在江亢虎來台那年（1935），日本在台灣舉辦「始政四十年博覽會」，邀請多國官員來台參觀。當時中國福建省主席陳儀，以「外賓」身分來台訪問。陳儀在參觀博覽會之後，還南下走訪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台灣西部主要城市，歷時半個多月。陳儀在台考察後，深感日本統治台灣「政令嚴明、法治完備、吏治清廉」，尤其地方行政與員警體系組織嚴密、效率極高。他對當時台灣的公共建設與社會秩序印象深刻：鐵路、公路、電力、自來水等基礎建設完善；農業現代化（特別是糖業與米業）；都市整潔、衛生觀念普及；人民教育水準與公德心高。陳儀還在公開談話中，為台灣人被日本統治而慶幸。

陳儀在筆記中曾稱：「台灣雖為殖民地，然市容整潔，秩序井然，實可為我國之鑑。」他在返國後的報告中提到：「日本治台之成績，實非中國所能及」，並感嘆中國地方政府「法紀不立、紀律鬆弛」，難以現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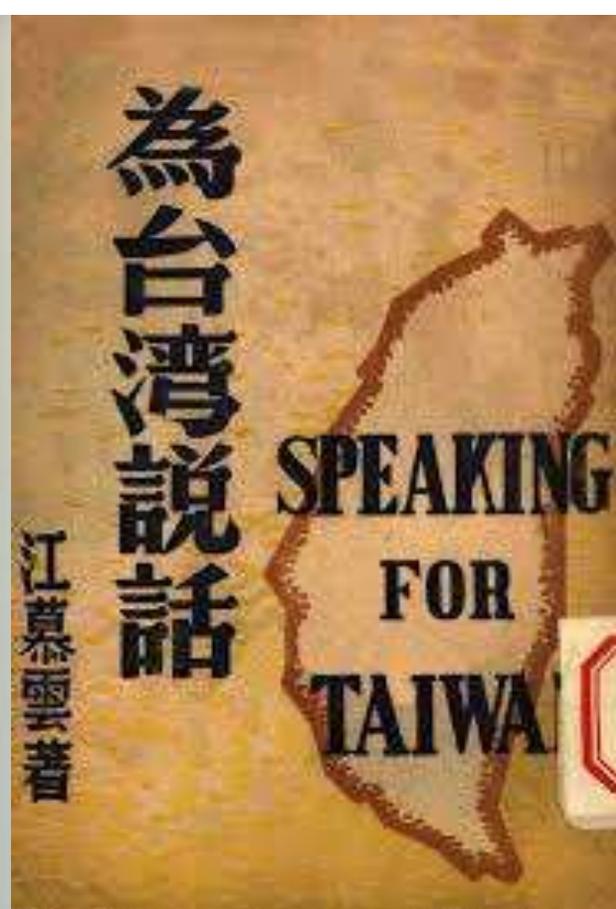


陳儀來台參觀的「始政40年博覽會」的部分會場，今中山堂。十年後，陳儀在裡面接受日本台灣總督投降。再過一年四個月後，這裡成為二二八事件的殺戮場！

經過日本半世紀殖民統治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社會有何差異嗎？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記者，來台參觀後，對於台灣的高文化水準都有極好的評價。

中國記者江慕雲在《為台灣說話》中，說：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



了半世紀的台灣同胞，有了一種頗不為然的心情。更因為語言不同，祖國大陸來的人，十之七八不懂台灣方言，而台灣的年青一代，學習國語的運用，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非但互通款曲為難，甚至時或引起誤會了。

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但很少人在留心瞭解並同情台灣同胞的處境，更少人能澈底認識台灣民族的氣質和性格，能解決台灣人民所有的問題。

接收台灣，不是單純的容易的事情，雖然事前已作相當充分的準備。我們曾以「化外之地」送給侵略者改造，我們當然不能照樣守成；但怎樣再改造是很勉強的。

有人在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長為現代化的港市吧？這彷彿是感慨，亦可以作為諷刺。不過更緊要的是如何在累累彈痕中，在頹牆斷垣的廢墟上，妥善的收拾，使它復興起來，更好的建設起來？連同台灣別處為戰爭所破壞的一切，和五百三十萬台灣人民的「人心」。

直到現在，台灣不是仍為一個特殊化的省份嗎？台灣是中國人唯一不仰求中央補助的省份，但中央卻要台灣供給糖、米、煤、樟腦以及別的東西，甚至加「人」之類；祖國大陸正遍地烽火，而台灣又作為練兵的場地了；所見所聞，不是和平景象，實在令人懷疑可能求得

冒險家心目中的台灣 013

不差的！」
他們難免下意識的有著
開始對身體與見聞被囚禁

如果要比較台海雙方社會的差距，
可以從多方面指標來對照：

農業與工業產值比之比較

	年份	農業	工業
台灣	1932年	60%	40%
	1937年	50%	50%
中國	1933年	93%	7%

一半工業產品的台灣，還能輸出年產一半的糧食。而93%農產品的中國，每年平均還要輸入2億石的糧食。

1938年的GDP統計：台灣為1320美元，日本（本土）為2356美元，中國為778美元。

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

1943年台灣為253延人公里；中國在43年後還達不到(1986只有240)

平均每千人擁有電話數

1941年台灣為5台；中國在42年後(1983)才達此標準。

平均用電量

1943台灣已達181.5度(是中國的233倍)；中國在30年後才達此標準。

學齡兒童就學率

1943年台灣為71.3%；中國在20年後才勉強達此標準

所以，戰前的台灣已進步中國約30年。這是一般論者的看法。但是中國作家蕭乾，卻認為中國落後台灣五十年。蕭乾曾經在戰後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回去後發表〈冷眼看台灣〉一文



蕭乾

蕭乾，〈冷眼看台灣〉
載天津《大公報》1946年1月15-16日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凹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躪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嘉南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蕭乾說：

「『台灣人』這死板板的脾氣，和高調政治是一定配合不來的。二十年來紀念週在內地一向是開空頭支票的日子，但台人是慣於要內容的。」

蕭乾最後說：「〔日本時代〕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蕭乾的敘述，確實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然而蕭乾的苦口婆心，挽回不了中國主政者的頹勢，挽回不了逐漸冷卻的台灣民心。13個月後，蕭乾擔心的事，二二八事件爆發了！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台後，對台灣人民廣播，表示「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很多台灣人不懂「不揩油」是何意。杜聰明回憶錄也說：「其夜聽陳長官自電台放送訓詞，公務員應該認真為民服務不要揩油，筆者不了解揩油字句，有異常感覺。」

對於中國官員宣稱「不撒謊，不偷懶」，許多台灣人但覺好笑，這是小學生的「修身」（公民教育）的基本德目，竟成為中國官員的政見。

此次來臺，不為做官，而是為人民謀福利，為國家求建設，今後決本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及榮譽心，愛國心，責任心，六大信條行事，願與臺胞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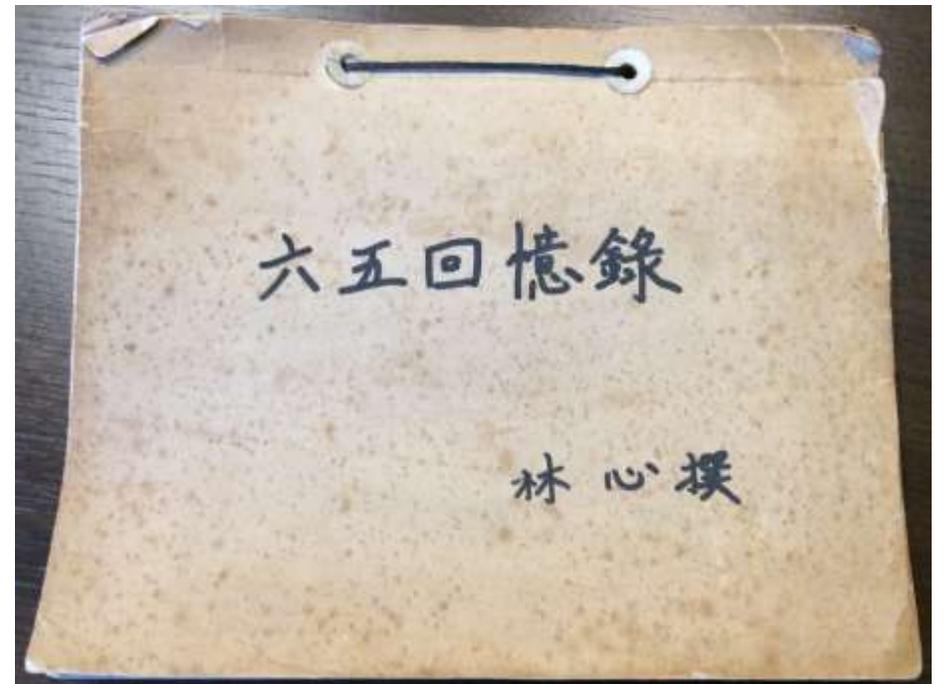
——陳長官卅四年十月廿四日蒞臺抵達機場時廣播詞——

戰後曾任台南永福國小教導主任的林心，在回憶錄中敘述來自中國的教員與本地教員的差異：「我在永福國校擔任教導主任時候，每天都與外省兄弟教員糾纏，他們服務態度較差，朝會後，沒入教室去上課就來辦公室看報。科任教員上課了，就回家去買菜燒飯。燒飯煮菜充用學校破椅桌作燃料。學級簿冊沒按時提出檢閱。小事鬧大事，每天都有事糾紛，每每向他們注意，他們卻說我們在國內服務時都沒這嚴格，可見國內服務態度較差。 ...」

林心無法適應這樣的學校環境，只好辭職到民間一家醬油公司上班，但是仍逃不過中國的官場文化，他回憶說：「去市政府辦公公司的公事時，常常看見各科室主管（都是外省兄弟）兩腳放在桌上坐在沙發上看報，不順眼的我，直覺無體裁。」（林心，《六五回憶錄》）



林心，台北師範第一屆畢業生。第一屆教的班級班長就是湯德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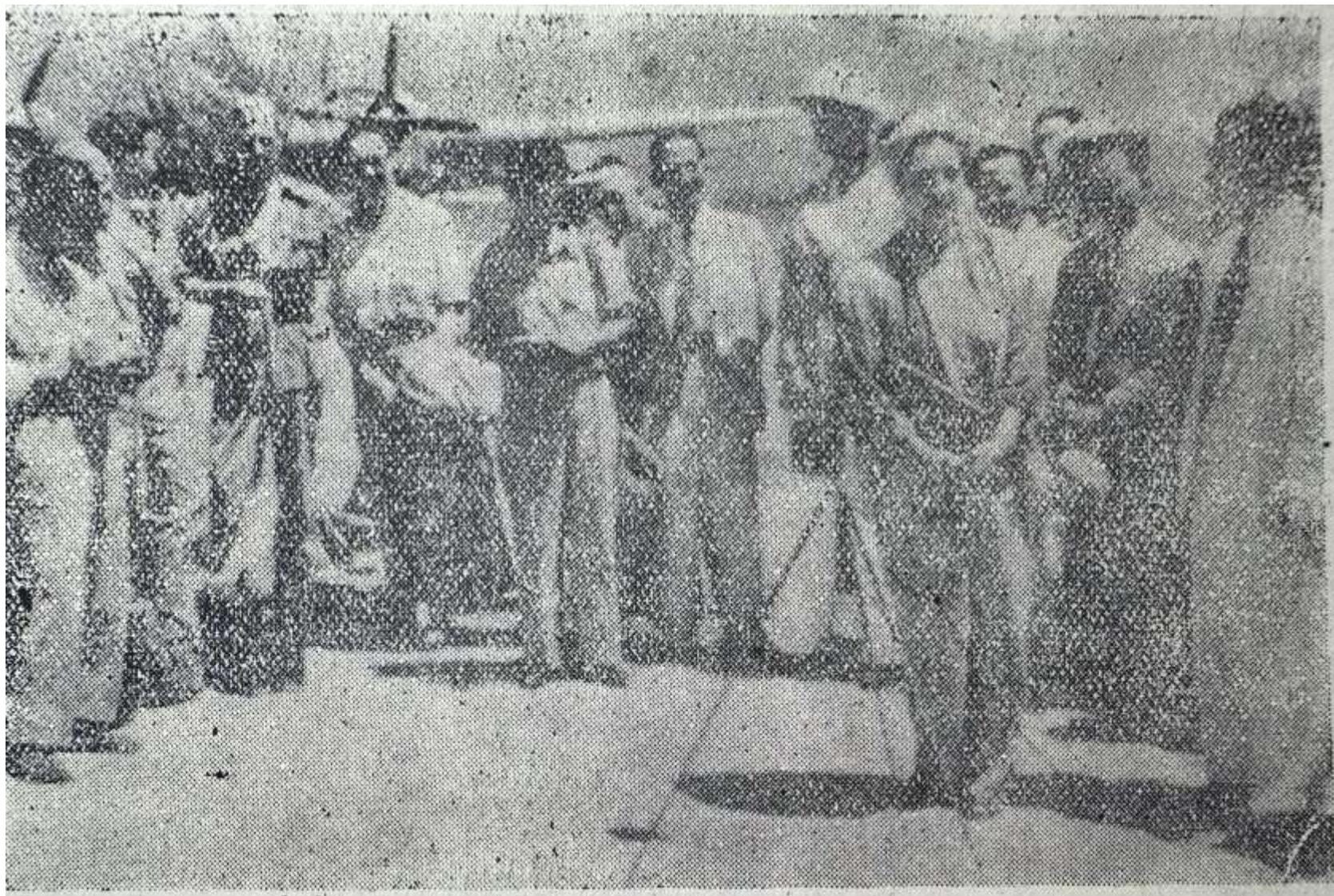


拘束室內一日中限兩次放出室外運動而已
刑期五年過不拖延一年六個月即釋放回家
余於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復介兒因傷寒症
入院在台南醫院傳染病棟治療已經脫險
時蔡清塗老友前來敦促余出去擔任永
福國民學校教導主任之職余本來是不欲
再就教職然老友之好意不好辭拒且余
是復後要學我們國家的語言(官話)出去
就職聽說我國學校情形與日據時代不
同校長是向外交涉應付校務之徒行教導
主任守校內一切校務這時候先復匆匆
凡事尚未上軌道而且校內約有七名大陸過
來教員五名閩南一各泉州一名福州
人。照安的五名與一名泉州教員結勾鬧事
不受勸戒每天都有事對我(教道主任)
提出為難糾紛朝會了沒去教室上課入
去辦公室看報上下班沒守時教了都回去
宿舍睡眼買菜燒飯燒飯時用的燃料
用學校破椅桌脚充用毫無一點客氣我
就每每對他們注意但他們都無善意接
受他們的鄉親是做督學做教育科長的
他們討鄉親的督學科長說新到任教道主任
任過嚴云云我要學國語都不能學校務

林心《六五回憶錄》原稿

也不能推行外省教員私事也提來叫我排解
教員間衝突糾紛議論提來我排解時常
對我借錢宿舍電燈故障也對我催促修理
連教員教員對我說我們在國內當教員務
其自由教了就回去我對他們答我們臺灣
學校有服務時間規定上下班照時到早
退就要請假我對外省兄弟教員不守規律
的們沒客氣追究不休為着名譽教員
育勿使為這人們來破壞余在教道主任
期間南師派來一班簡易師範班女生來校
實習這班指導教員姓華女教員每對師
範生講述三段教學或五段教學說珍
々有味如最近渡來的教育思潮記實這
我在教生時代就有這教學可見我國先
復時教員自慢了日據時代二十五年至三十年
落後這巧合前記大陸渡來的外省教員比
照起來可像着大陸教育馬虎敷衍了事
落後也是當然的結果再一事就是我國
教育重視形式實質教學似乎不以認真市
府未視導的督學未校就輕通過教室首
文而後詳細檢閱簿冊推測講評就是講
簿冊整齊記入並無講起教云云我在這
環境突起血壓驟進昇至二百八十為着

1946年8月31日，有一團駐中國的外國記者，約20人，來台訪問。團員包括有英、美、蘇、法、澳、印（印度）。他們參觀採訪後都各有新聞報導。有趣的是，這個採訪團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邀請、招待，事後，長官公署還將採訪稿集結成冊。



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報記者說：

「（台灣）40歲以下的人，沒有文盲，這是一個六百萬人的好省分，人民都有受過教育，對現代工業和現代生活已有經驗，在日本統治下數十年，不斷為爭取自日而奮鬥，...」

但記者不客氣指出：「台灣人並沒有覺到，他們被中國人所歡迎，相反地，他們感到被輕視，當地的自治政府尚未產生，而代之以中國本部去的政府，在省署內九個重要的處會內的18個正副處長中，有一個台灣人，市長縣長之中，間亦有台人，但他們來自戰都重慶，似乎並不為台人所歡迎。」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外國記者團眼中的台灣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行

臺灣與內地人的關係日漸脆弱

上海自由論壇報

上海自由論壇報以「**台灣與內地人的關係日漸脆弱**」為題，指出：「**台灣人與內地人的關係，還不如一年前日本投降的時候那樣融合無間了。最近台灣人和國內來的人發生好幾次衝突，有一次一個國內來的郵務局的官佐，被他台灣部下痛打一頓，這種種都分明地顯示出台灣人和內地人的猜忌日漸其深。一般的台灣人反對內地人以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于台灣。有一個時期台灣要求獨立之說甚囂塵上，但是旋經臺灣和內地的有關人士正式反駁，認為是少數人造謠生事，毫無事實的根據，他們特別指出從前反抗日本統制最力的革命同盟已改組為臺灣省憲政促進協會（按：應是「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盡量支持現在的台灣政府。**」

臺灣人與內地人的關係，還不如一年前日本投降的時候那樣融合無間了。最近臺灣人和國內來的人發生好幾次衝突，有一次一個國內來的郵務局的官佐，被他臺灣部下痛打一頓，這種種都分明地顯示出臺灣人和中國內地人的猜忌日漸其深。一般的臺灣人反對內地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于臺灣。有一個時期臺灣要求獨立之說甚囂塵上，但是旋經臺灣和內地的有關人士正式反駁，認為是少數人造謠生事，毫無事實的根據，他們特別指出從前反抗日本統制最力的革命同盟已改組為臺灣省憲政促進協會，盡量支持現在的臺灣政府。

外國記者也提出警訊，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上海 僑聲報

外記者看台灣

台灣人對現在政府，感到失望
和不幸，今後兩年內若不能恢復
舊觀，也就是說明中國一定會失
敗的！

密勒氏評論週刊發表安
德諾的「台灣成爲國民黨中
央政府試驗的場所」一文，
對今日台灣的現狀，有精闢
的分析，茲特譯出，以供參
考。——編者誌。

「本報特譯」所謂天堂之島的台灣，現在已經變成中央政府
國民黨的試驗區了。在這兒最近兩年來就會證明中央政府對培養
方政府和發展近代經濟機器的誠意和能力了。
台灣和遠東其他區域不同，它是最好的一個實驗區。第一，
兒沒有內爭。而其他的利益則很多，最重要的是食用自足，電力
富，交通便利，兩個港口都極良好，台灣人民也極勤苦，工業也
發達。

聯合國確曾轟炸過幾次，在戰時損失頗大，生產事業也蒙受很大的影響，但再增加相當數目之
後，在二七年內即可恢復。

上海《僑聲報》
1946.9.20

1946.05.01

本省人完全奴化了。

“哲學”處長類是“認識”

團員憤慨決嚴重抗議

(本報訊)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員，因日昨省署范教育處長壽康，在該團演講中放言謂：
 一、台胞有抱持獨立思想
 二、排擊外省工作人員
 三、有以台治台之觀念
 四、台胞完全奴化
 五、台胞對於本省諸工

作表示傍觀態度 云
 對此，荒謬謠言，和中傷言辭，全體團員莫不抱憤憤怒而熱烈反對，為要矯正其荒唐和輕薄並喚起全省民衆之注意起見，該團員，決定於本一日，在該團講堂開團員大會，將提出抗議

書要求范某聲明演講內容云。
 (又訊)對范某此次侮辱台胞之謠言謬論，一般省民聞之，莫不大為憤慨，論議紛紛，將見有所表示，並希望開會中之省參議會對此事，嚴重調查，徹底追究責任之所在云。

省參議會第七日

「我們忠於祖國 我們未曾奴化」

范教育處長報告

(本報訊)省參議會第七次大會，昨七日上午八時，在省會中山堂舉行，是日參議員三十名全體出席，列席有范教育處長，外，有關官員十餘人，先由范處長報告，報告參議員名額，及胡警務處長之書函答覆，後范教育處長作教育報告，報告前關於前在行政幹部訓練團之失言聲明如下：
 一、本來此問題是極爲細少，不應放在各位人民領袖前再提出來談，但參議員各位有所關心，所以不

會學堂處理經過及議務教育問題，等報告完畢休息五分鐘，後乃由郭副議長報告關於失言問題調查經過如左：
 是日我們在該團對全體參議員一發一信詢問其言否時，全體四百九十五名一問一答，實，對於處長之聲明，不必再在此議論，此間議長阻止曰：「時間已過，」對此郭氏答曰：

「議長若平涉我的發言請注意」
 本人是本省人，所以說本省的話，對於范處長之失言，本人要加以補充，一、獨立思想絕對不爲不實，當時成功對台是完全要救國爲目的，本省人至今尚貫徹此精神，絕對沒有抱持獨立思想，請外省人請公認職，二、假使你們沒說做壞事，我們何必要求

白日下曝露「御用」根性

范處長事件竟糊塗了事

陳文石，對教育工作不滿意，至今已過半年尙未見其方針。
 六、要求增加科學課目
 七、須加強督學制度
 批准
 五、研究解決
 六、教員不足沒有辦

由於台灣經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而且有74%人民受過日本的學校教育（山地更高達81%），台灣人的生活中必然有相當程度的日化。因此，戰後新來的中國官員常指台灣人受日本奴化。例如教育處長范壽康即公開指稱「台胞完全奴化」，引起台灣省參議員及台灣輿論相當不滿。

民報

社論

「台灣未嘗「奴化」

那末，可以明白日人雖有「奴化」本省人的用意，而本省人始終保守着民族精神最後的一線，極力抵抗，極力鬥爭，未曾受過「奴化」的洗禮。所以在敵人降服以前，本省人雖然備受經濟的榨取，而斷然不是過着奴隸的生活。迨至光復以後，才時常看到「奴化」的文字，說本省人受了「奴化」的毒藥太深，非澈除淨盡不可。本省人如果深中了「奴化」的毒藥，今日對於我政府的措施，不會有非難，有是非了。

有許多對於本省事物認識淺薄的人們，用着武斷的推測，動不動輒以「奴化」二字加於本省人頭上，要知道愛國心，自尊心特別強烈的本省人，實受不起奴化頭銜的侮辱。榮譽心當然不同於虛榮心，自尊心亦不平等有賜放生。際此全省社會缺乏明

朗的富兒，很盼望外省人諸君，慎莫使用刺殺本省人的語言和文字，而本省人也應該本於「同胞互愛」之義，不可因反感遂生排除外省人的心情！

《民報》社論索性就逆來順受，對「奴化」一詞作了一個反諷的解釋：
「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道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裏生存。（1947.2.19《民報》社論〈可怕的心理壞〉）
這段反諷的文字，寥寥數語，卻讓我們隱約看到當時大陸人與台灣本地人之間的文化摩擦。
《民報》這篇社論發表的一週之後，二二八事件爆發！

政府最緊要任務 首使臺胞中國化

民意機關工作檢討會第二日

陳行政長官出席致詞

【本報訊】全省縣市政府民意機關工作檢討會第二日，于十五日上午八時，在省署大禮堂開會，陳長官出席致詞，略謂：中國人長處是寬大仁愛，日本人長處為切實，中國人短處為戀戀不捨，日本人短處為小氣，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一般人民都習于日本的思想及性格，政府目前最緊要的任務，即為推行心理建設，使台胞首先完全中國化，成為地道的中國人，使台胞盡速諒解國語國文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及法令規章，政府現正從事于此項人的建設工作。

二，台灣過去在日本統治之下，日本採取高壓政策，用槍桿推行政治，今光復以後，吾人推行民主政治，放棄過去之強制方式，一切均循民主方式，但今日中國全國及台灣之民主政治，均在學習階段，當然效率不如理想之高，而一般台胞因慣于過去日治時代之高壓政治，遂認今日民主政治之欠乏效率，殊不知日本軍閥在極盛時代，即誤信日本極權政治效率之高，不認識美國民主政治之效率，貿然掀起太平洋戰爭，而終自取潰亡，今日台灣一般觀念之錯誤，正犯日本人之錯誤。

三，台灣今日之急務，厥維水利與森林，希望諸位領導全民發揮民力協助政府建設森林及水利。

台灣人因為不解「國語」、「國文」，因此被剝奪許多公職機會。

但站在外來統治者立場，他們認為台灣人受日化極深，不解祖國文化，所以陳儀認為他的首要任務，要「使台胞中國化」。

第六章

事件爆發

香菸引爆 全島蜂起



1947年2月27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不讓他們沒收，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倒地，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的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法辦，但沒有結果。



台北南京西路靠近延平北路口附近的天馬茶房前，是引爆二二八事件的查緝私菸事件的地點。

查緝私煙肇禍

昨晚擊斃市民二名

【本報訊】省專專員 槍一發，貫穿陳文溪之左胸，斯時圍觀之民衆擊毀該局卡車上之玻璃，並將該車推翻道旁，八時許憲警趕至，始告平靜，林江遇現已送入林外科醫院旋告斃命，陳文溪亦被送至醫院時，即已畢命。該卡車旋被民衆拖入圓環公園路側燒燬，消防隊第二分隊聞訊後，隨即趕往撲救，道側民房幸未延及，聞警察局陳局長松堅曾親赴出事地點帶同警員四人送局訊問。（詳情續報）

於去年底滿期，依法租賃契約終止後，租賃物交回出租人，不得有任何主張，其理至明，省黨部接管戲院承受管理權，與各戲院承租人純屬租賃關係，如承租人對租賃契約，認為不能承租時，無強迫訂立之理由，已訂立後，仍可聲請退租。

宮前町竊案
昨已破獲

延平路昨晚查緝私煙隊

開槍擊斃老百姓

查緝隊員用槍口擊傷賣烟婦人，群情昂奮要求賠償醫藥費，竟肇起慘事！

36.3.1
民報

【本報訊】昨省垣忽又發生查緝私煙警員開槍擊斃人命：事緣二十七日晚八時許，專賣局緝私隊及警察大隊約有二十餘名，馳卡車到天馬茶房附近，開始緝私煙小販，其時查緝情況：據傍邊日擊人語，聲勢洶湧如虎似狼咄咄迫人，將在場所有香煙甚至小販手中現款悉數強奪，時有 婦人名林江遇哀哀求饒，哭訴，她生活血本全靠此被沒收之香煙，懇其寬赦發還，詎知一私服不但不予聽耳，反將槍口擊傷她頭額（現在林外科留醫）致登時血流滿面，引起圍觀民衆同情，衆一致代她要求賠償醫藥費用，惟該隊員罔然不理，群情因此爲昂奮時全隊員見勢不佳企圖逃脫，突皆抽出手槍，厲聲恐嚇令民衆應即散開，由此民衆怒號起個個拿石砸投擲，爲此該隊人等一面以槍恐嚇，一面謀開路逃走，其中一人逃到大光明附近竟向迫近之民衆開槍，幸而未傷及人，但另一人逃到永樂市場附近，對所迫之民衆開槍，彈子遂擊中一老百姓名陳文澳當場斃命民衆聞此憤怒冲天，口罵聲怒吼，嗣即將該隊人員所乘之卡車搬到圍環前面，附之一炬燒燬聞該查緝人員全部均已逃脫，不知去向詳情俟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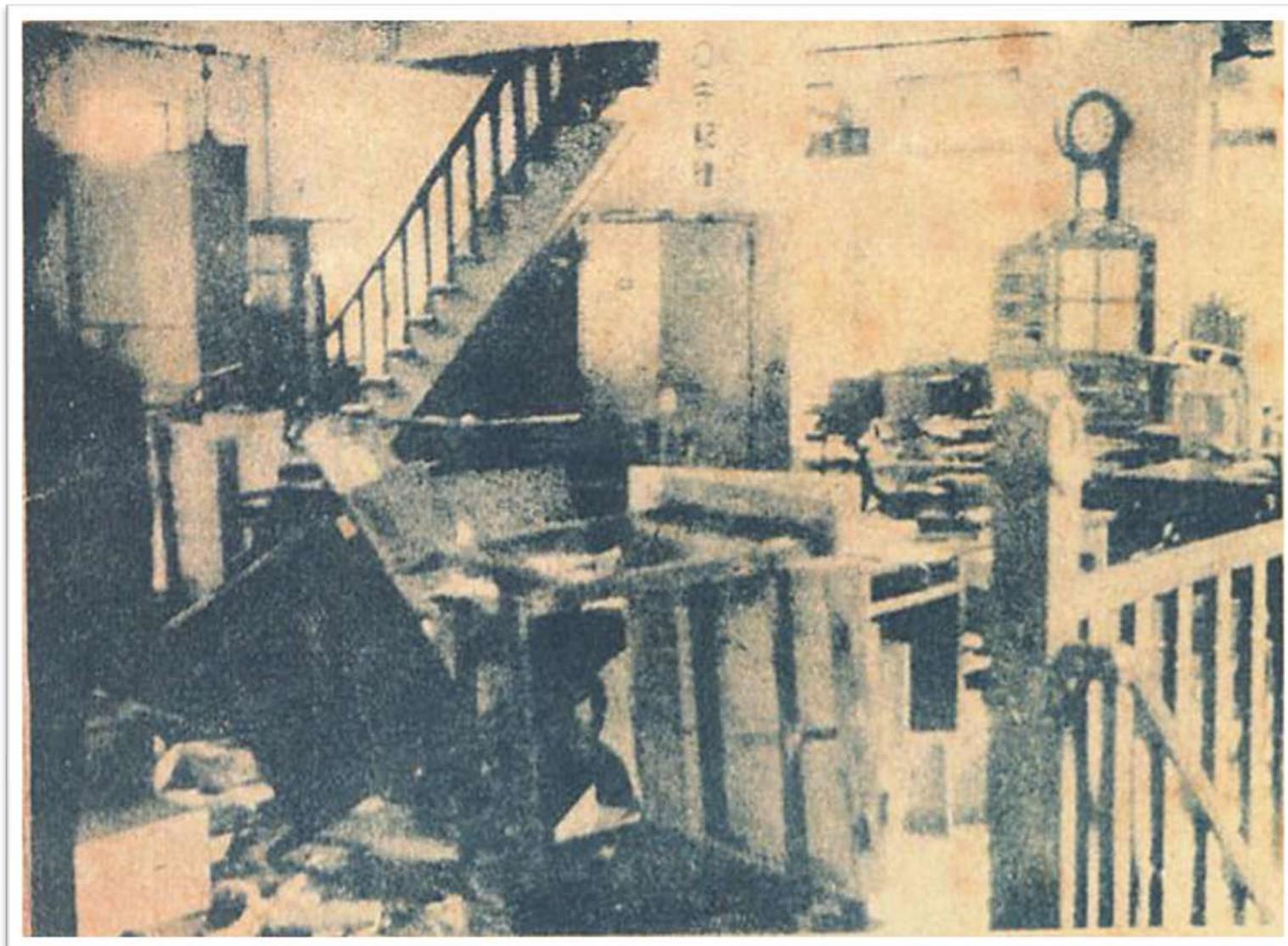
1947年3月1日《民報》的新聞報導。

1947年2月28日《台灣新生報》有關查緝私菸肇禍的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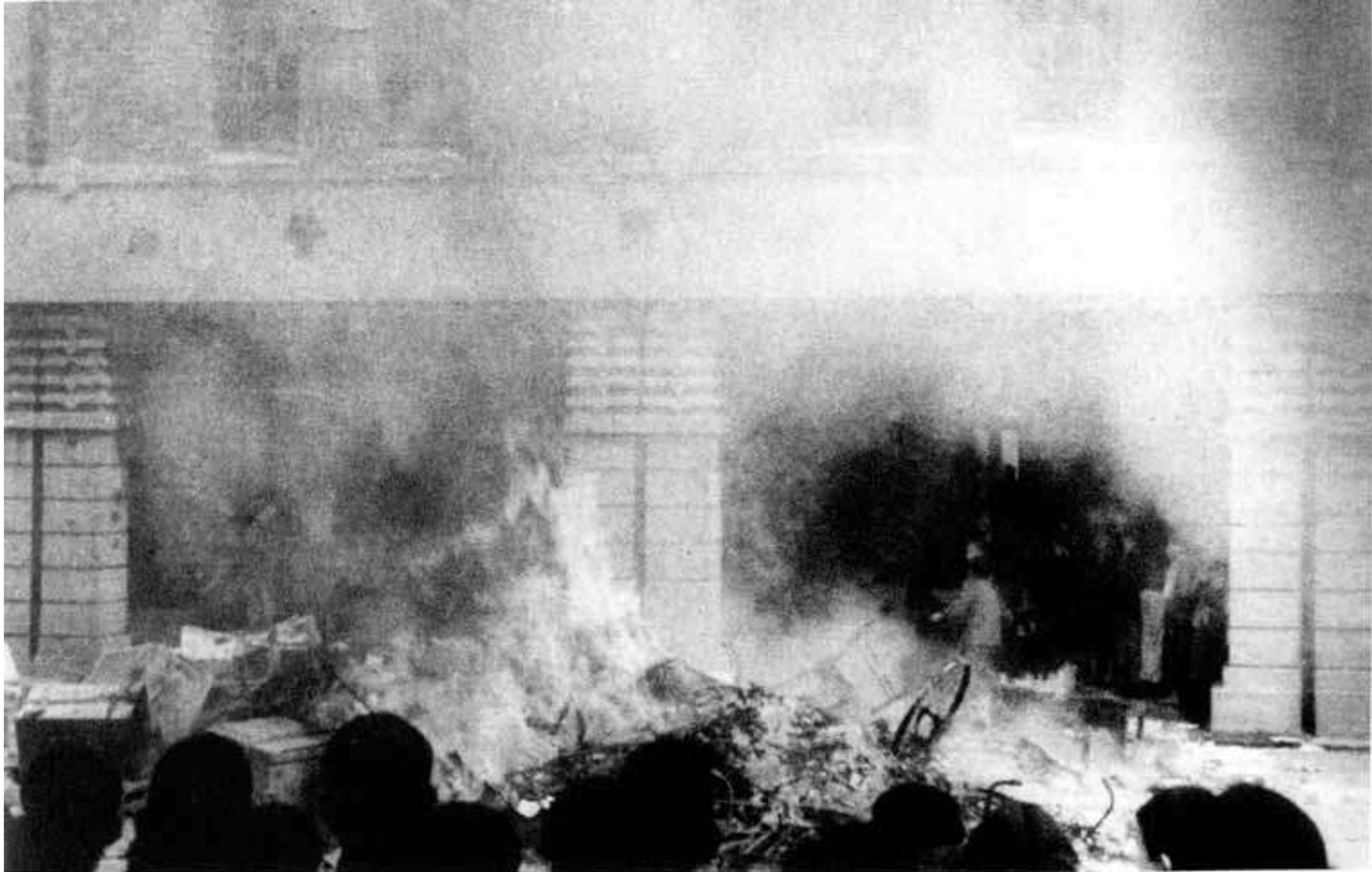
2月28日上午，
群眾赴專賣局抗議，
衝入台北分局，
將許多文卷、
器具擲出到馬路
上焚燒，並且打
傷三名職員（一
說死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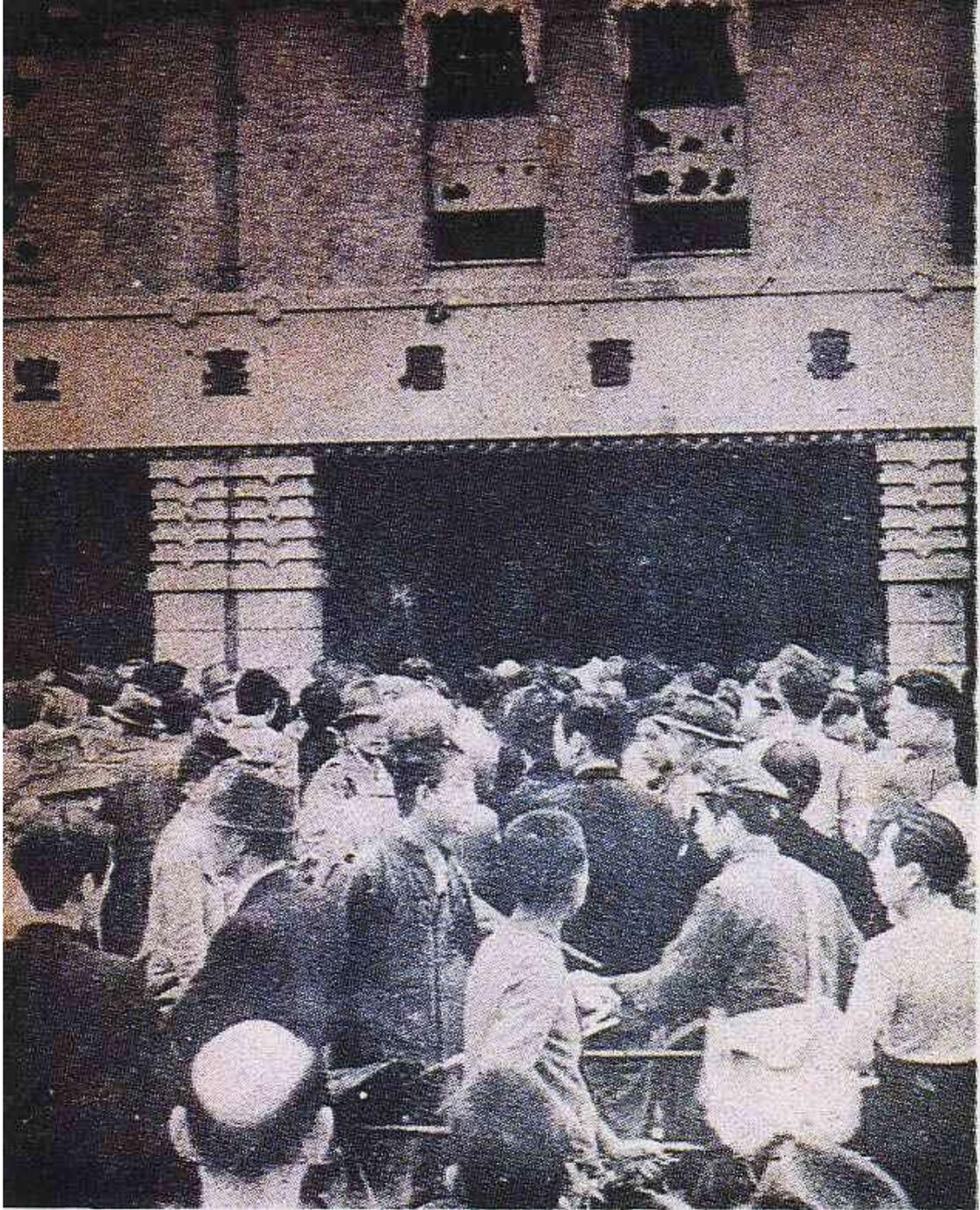
專賣局查緝股的公物，被憤怒的民眾衝入搗毀

(相片來源：《中國生活畫報》)



專賣局內火柴菸酒被抗議的民眾拋出焚燬（相片來源：《中國生活畫報》）

專賣局台北分局前的民眾





專賣局台北分局前面躺臥的屍體與軍警（相片來源：《中國生活畫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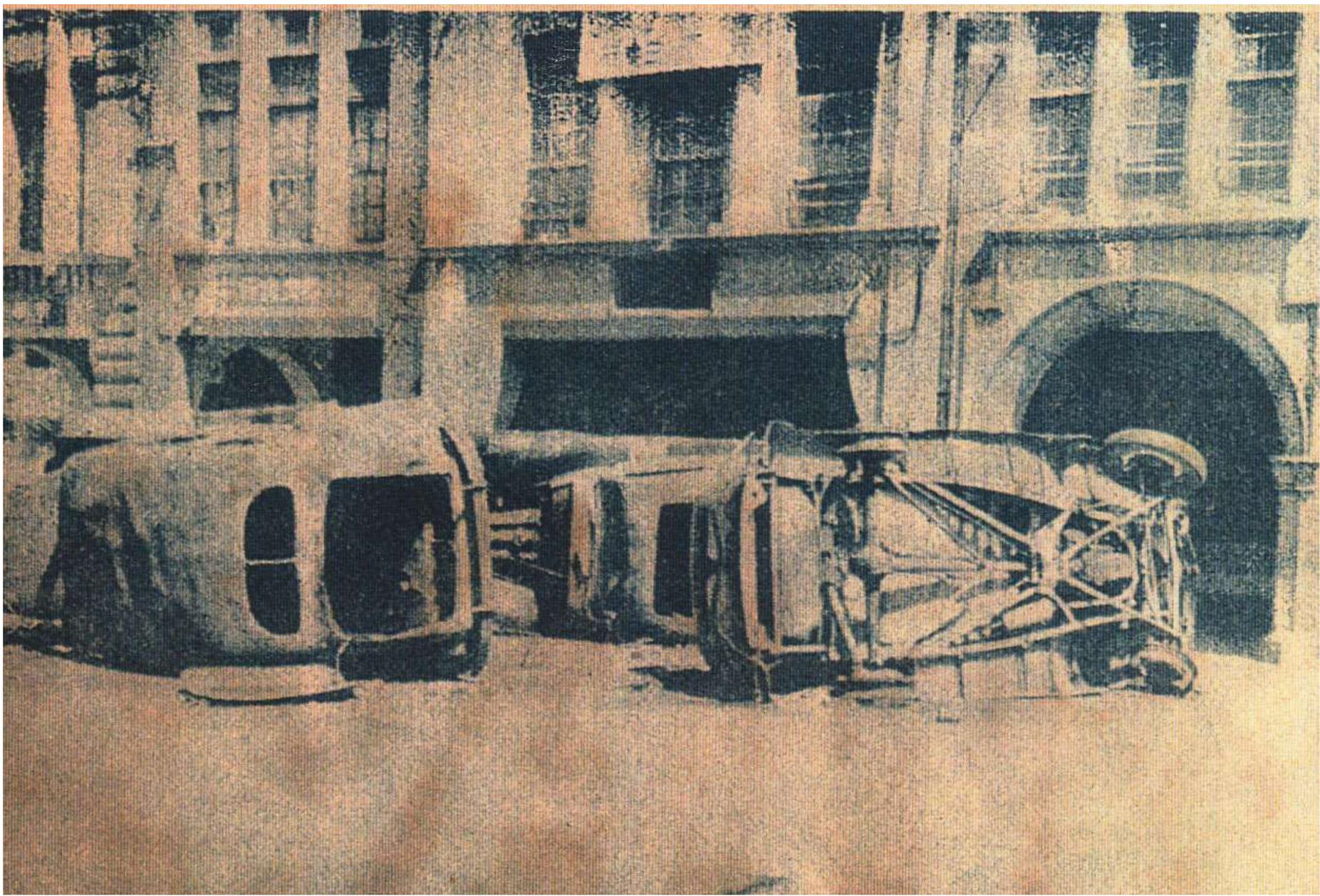


專賣局公務員遭憤怒的民眾毆傷倒地（相片來源：《中國生活畫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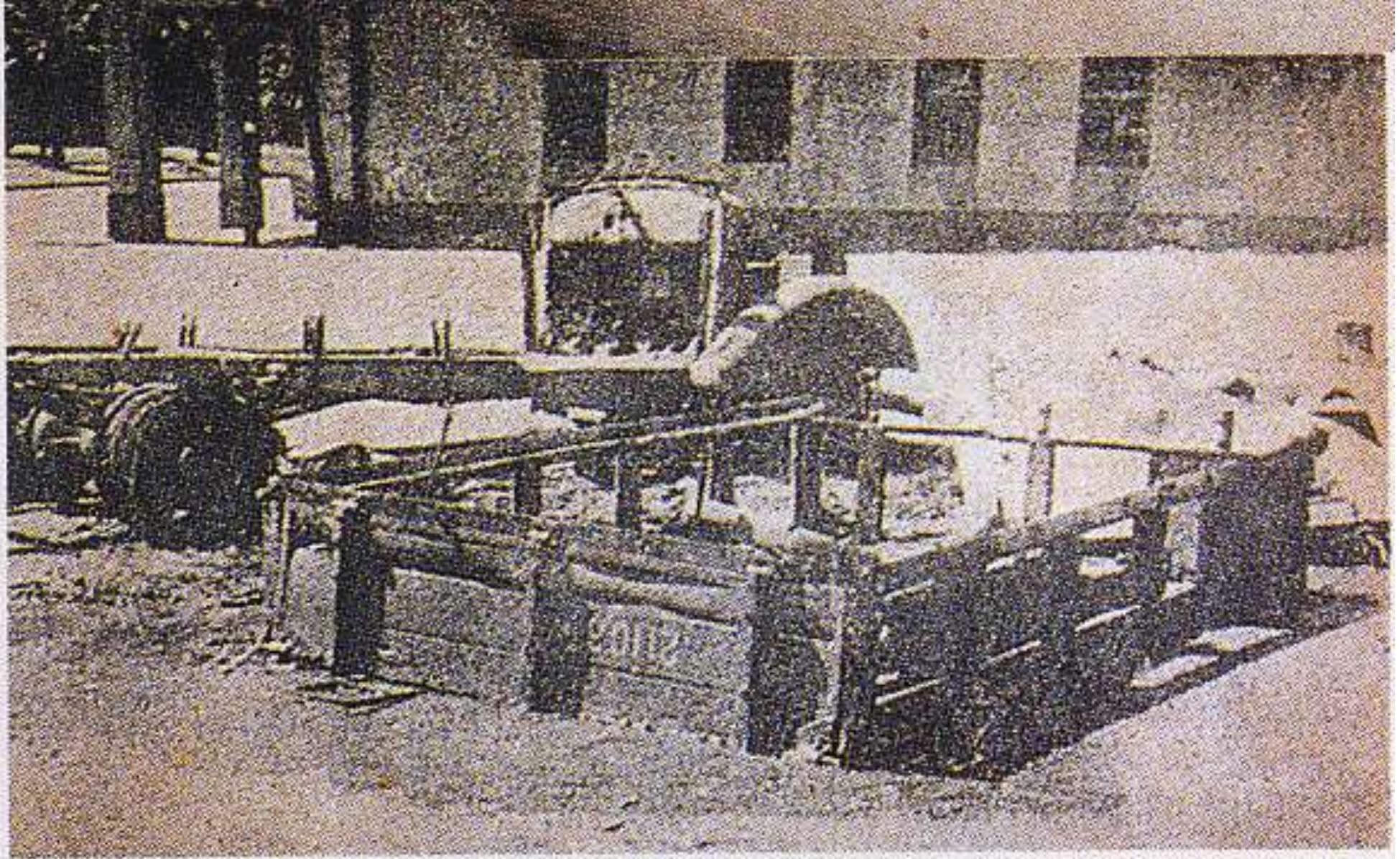


二二八事件中台北本町（今重慶南路、開封街附近）被燒毀的汽車。

原載《藝文畫報》第1卷10期，上海，1947.4。



在被抗議的民眾翻倒的公務車（相片來源：《中國生活畫報》）



被憤怒的民眾搗毀的軍車



台北車站前遭抗議的民眾搗毀的公務車。

2月28日午後，一部分民眾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不料公署陽台上的衛兵用機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全市騷動，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
陳儀宣佈戒嚴！



當年的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許多軍隊不僅濫殺無辜，而且在捕殺民眾的同時，乘機搶奪財物，官兵變成盜賊。試看當時正在長官公署附近的台大醫院住院的作家鍾理和2月28日的日記，就記載著在長官公署向民眾開槍的警察及士兵「只顧搶被掃死的人所棄的自行車，至於死人他們是好像沒有看見。」





二二八事件時，路旁的屍體

2月28日下午2時，
群眾在台北新公園（今
台北228紀念公園）召開
群眾大會，部分青年
進入台灣廣播電台(即
今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
向全台廣播事情發生的
原委，提到軍隊以
機槍掃射民眾。廣播
中並批評戰後官吏貪
污腐敗、米糧外運、
民生困苦等現象，呼
籲各地民眾起來響應
台北的行動，驅逐腐
敗官員以求生存。



28日在下午3時許，
陳儀宣布台北地區戒嚴，並實施宵禁。隨後出動武裝軍警憲兵巡邏市區，見到台灣人裝束者即開槍掃射

在郵政總局前有近千名群眾聚集，遭軍警人員開槍鎮壓，造成數十名民眾傷亡。當時，**杜祖健**（杜聰明的兒子）正好親歷現場，右圖是他在回憶錄《奔流的樹葉》中的回憶：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我上街購物，來到北門的郵政總局，附近有一個有武裝的鐵路局警察總部。有些年輕人想進攻這棟大樓，每當有人要進攻時，我就聽到從大樓裡射出的槍聲，明顯是中國警察為了保全生命對進攻者的射擊。突然間有部軍車開到了郵政總局前面，這部軍用卡車上載有武裝的中國兵，起初一切都祥和，台灣民眾圍繞著軍車並與車上的士兵友善交談，完全沒有危險徵兆。我站在離軍車差不多有二十碼（約二十公尺）的地方，觀望街上民眾跟士兵交談。

轉眼間，我聽到喀喀咯的重機關槍聲，反射性地應用在第一中學軍訓時所學的全身伏地，臥伏在街道上。這樣可以把身體降到最低，減少被槍彈或爆炸碎片所傷。這是我的反射動作，但一般在街上遇到這種情況的人只會亂跑亂叫，因此那天下午許多人（約八十個）被打死或受傷。

我當時趴伏在地上，頭不敢抬地保持靜止不動。過了一會兒之後機關槍停止了。我心裡很害怕，害怕那些中國兵會下車用刺刀把我戳死。我怕得一動都不敢動，臉一直貼在地上。不知道經過多久，終於聽到卡車發動的聲音，顯然那部軍車已經開始要移動。我心裡祈禱著，希望軍車不要開過來把我碾死。總之，我就躺在街上，假裝是一個死人。後來軍車離開了，我還是不敢立刻抬頭；當我終於起身時，看到周圍有許多屍體滿布街

上。在距離我三呎左右（約一公尺）的地方躺著兩名被機關槍射中的人，他們毫無動靜，鮮血從胃部湧出，我想他們都已氣絕身亡。回到家時，我仍然全身顫抖。而當我脫掉衣服時，看到上面有一個大鞋印，我想這可能是在我全身伏地時，被那些逃跑的人踩出的，而當時我卻完全沒有感覺。我沒被槍彈打中，因為我全身伏地，我的生命就在兩顆子彈間幸運保住了，而它們打中了我左右的兩個人。

大約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左右的一個清早，外邊還很陰暗。我們被連綿的機關槍掃射聲吵醒；掃射持續了好幾個鐘頭，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後來得知是蔣介石派來支援陳儀的軍隊已從基隆登陸來到台北，這些中國兵沿路一看到人就掃射。那天上午我弟弟和我抽空去探望我的姊姊（她住在大正町）。

途中我看到一隊包括士兵、憲兵和警察在內的巡邏團，從離我們五十碼（約五十公尺）的地方向我們這邊走來。他們大聲吆喝，路邊的人都舉起雙手，接著巡邏兵就搜索這些人。看到這情況，我拉著祖信的手就往小巷裡逃命，幸好附近的巡邏兵沒有看到我們。幾天之後，聽說政府已開始抓捕高中學生槍決，許多學生因此跑到山裡躲避。我沒有這麼做，因為我覺得自己沒辦法在山裡生存，只好待在家裡聽天由命。幸好我沒有被抓。一位在建國中學高我一年的學長李名揚，當時被抓走且被關在設於寺廟裡的臨時台

這張照片是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Kerr）拍到的228當天台北車站前人群聚集的情況。當天下午，附近的北門一帶，即郵政總局前面，即發生軍隊向民眾開槍掃射的情事。



3月1日起，事件迅速擴及全台，全島各大市鎮皆發生騷動！憤怒的民眾攻擊官署警局。陳儀宣佈戒嚴，軍憲則開槍鎮壓民眾，雙方傷亡頻頻傳出。



圖片來源：《咱著打開心內的門窗-二二八事件史實紀要》，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印（1997.2）

事件中的青年學生，他們穿著戰前的制服，還出現武士刀，因此被有些黨國學者罵為「日本皇民」、「皇軍」。

對歷史的解釋，要能理解歷史的縱深，否則，「去脈絡化」的結果，只是以表象，亂扣帽子。



中國旅行社的招牌
被憤怒的民眾打掉
「中國」兩字。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循著兩條路線發展：

一、**武裝抗爭路線**：

各地的民間武裝力量，例如台中的「二七部隊」，以及桃園、新竹、員林、斗六、虎尾、北港、嘉義、高雄、屏東等地的民兵，以武裝方式抗爭。其中很多情年學生參與，例如嘉義中學、高雄中學的學生動員與國府軍對抗。

二、**協商路線**：

以各級民意代表及地方仕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主，與陳儀當局協商。各縣市也紛紛成立分會。

陳儀則利用協商路線者（「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勸止武裝抗爭路線，最後再宣布協商路線的團體為叛亂團體，予以整肅！



【本報訊】昨(三)日本報所載，二·二八事件之兇犯盛鐵夫(卅八歲)浙江人，鍾延洲(廿七歲)江西人，趙子健(卅一歲)安徽人，劉超群(卅一歲)四川人，傅學通(廿九歲)廣東人，葉得根(卅二歲)福建人等六人已押在第一監獄，各犯之像片如次，以供讀者參考。

二·二八事件 肇禍兇犯真像

臺北發生不幸事件

查緝私烟開槍擊斃二市 民衆憤慨要求嚴懲凶手

當局妥善處理今晨情形平靜

陳長官今日下午四時廣播

【本報臺北一日專電】此間秩序今日已趨安定。
【本報臺北一日專電】今日上午十時許市警總局，國大代表，國民黨政員在中山堂舉行聯席會議，商討不幸事件之處理事項。由陳長官主持，陳長官代表上場致詞，提出下列意見：(一)組織民衆之巡邏隊，協助處理此次事件。(二)釋放被拘留民衆。(三)解除戒嚴令。(四)對此事件死傷民衆之撫卹等。陳長官表示滿意。並擬與各機關首長交換意見後，於四時向各界廣播。又悉：警備司令部有發表聲明表示：對所發生傷亡之撫卹問題，有具體之辦法，死者一人給卹金二千元，受傷者給卹金一千元。

【本報臺北一日專電】本市共警備司令部於廿七日晚在延平路因查緝私烟，以致傷人命，引起劫掠一案，頃聞長官公署及警備司令部對此問題已妥為處理，妥為如次：(一)對於謀私擊斃之人決不寬貸，並發令以後不得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二)少數市民因此事而發生恐慌行動，致危及治安，現由司令部已實行宵禁，俾保市民安全。(三)俟平復，此項戒嚴令即可撤。

【本報臺北一日專電】(續前)上月廿七日晚臺北警備司令部及警察大隊於延平路(太平町)天馬飯店附近查緝私烟時，與烟販發生爭執，女賊林江漢(四十歲)被五緝私員毆打重傷，(嗣經送醫不治)引起圍觀者公憤，各持鐵錘即分途進擊，其中一人避至永樂座戲院時，因追趕者迫近，手執槍，擊中陳文英，民衆聞聲趕到，卡車推至圍觀公團焚燒，警察即出動維持治安，並將查緝私烟員及陳文英控憲兵，以便依法處理。民衆隨後向中警團，要求交出兇手，警局長陳松堅即表示決將緝私手法辦理。

【本報臺北一日專電】(續前)廿八日，警備司令部派員，當即下令臨時戒嚴，情形遂趨安定。
【本報臺北一日專電】(續前)廿八日，警備司令部派員，當即下令臨時戒嚴，情形遂趨安定。
【本報臺北一日專電】(續前)廿八日，警備司令部派員，當即下令臨時戒嚴，情形遂趨安定。

(欲知詳情，請看日本報)

《中華日報》1947.3.4.

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開會，這個原先為陳儀所認可的組織，最後竟然被指為叛亂團體。



處理委會加強機構

十七縣市同時組會

吾人要認清此次行動目標
除要求政治改進外無他求

【本報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於昨（四）日上午十時，在中山堂繼續開會，決議：一、為加強本會機構，通知十七縣市組黨處理委員會，處理各該地所發生之事件，並推派代表參加本會，以推進工作；二、因市內仍發現少數武裝軍隊乘卡車巡邏，有違反空軍柯參謀長之命令，應即嚴加取締，張晴川、顏欽賢三委員，應向柯參謀長交涉制止，所有軍隊，應歸兵營，不得攜帶武器出門；三、市公共汽車，勿因武裝軍隊校巡而停駛；四、民雄廣播電臺，應歸臺北電臺統一辦理，以便對外統一宣傳；五、記者代表二人參加本會；六、請電力公司對日間無電之地方，從速裝置放電；七、臺北市臨時治安委會沒收之黃金首飾，應經由市政府交還其本人；八、由本會通知新竹縣參議會放行米糧來北。

報告事項：林宗賢報告電力公司職工之請求：一、現電力公司全由本省人負責工作；二、願協力恢復治安；三、員工出外修理時，望民衆協力；王添灯報告：據黨中來電，一切機關，業已接管完竣，已組織處理委員會處理一切，維持治安，請本會向當局勸阻出動軍隊，以免發生意外事件。李萬居報告：據悉：上海及其他若干方面，故意誇張歪曲消息戰稱，本省人民發生暴動係要求託治等云，切望同胞應明瞭，自身為獨立國家之人民，此次事件之發生，純粹在於要求今後政治的改進而起，并非如外間所傳有其他企圖云云。

通告全省縣市參議會

組織事件處理委員會

【本報訊】本四日處理委員會自上午十時開會，至下午零時十分閉會，茲探錄上午決議事項如下：

- 決議事項：**
- 一、臺北市公共汽車應趕速巡駛。
 - 二、向警備總司令要求全面的禁止全島之武裝軍隊出動。
 - 三、關於武裝士兵搭乘卡車在市內駛行一節，即派賀朝琴、張晴川、顏欽賢三人急訪柯參謀長，予以飭令禁止武裝出門。
 - 四、如軍隊為採購米菜出營時，卡車予以掛懸小旗為標識，併禁止帶槍劍等。
 - 五、關於民雄廣播電臺被民間佔用一節，由處理委員會聲明書通告，以期統一言論。
 - 六、通告全省各縣市參議會，以參議會為主體緊急組織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選派代表參加臺北全省性處理委員會。
 - 七、關於本處理會臨時主席一節，照舊由市參議會議長暫時擔任。

關於政治方面的改革 希望善民衆提供意見

長官願與民衆接近握手

【本報訊】昨(四)日上午十時許學生代表及民衆代表陳炯、蔣渭川、林清村等四十餘人往長官公署謁見陳長官，陳長官即向代表發表談話，隨後一部學生先回中山堂報告，其餘代表再在公署二樓會議室與陳長官討論。二、三兩事件之具體方針，代表提出意見三點：
一、長官對本事件之看法如何？就本事件發生之原因，係過去一年餘之政治經濟政策不能依照憲章之原理辦理，而發生各種矛盾，因之使本省同胞失望，不能安定民生，此點可由臺北發生之事件波及中南部等地，望長官注意。
二、嚴守憲法上之改革，可以由本案處理委員會研究一具體辦法，乘此機會改革目前腐敗政治。
三、長官對在商談一部分部下包圍，際此嚴重危機，希望長官打開包圍陳與民衆之手，開誠在公商談，一切以不問題。
陳長官對以上三條件，全部接受，並對三項分別說明：
一、我對經濟政策是對的，這點各位都已聽過，只因部下的人作事有不滿意，我也明白，而失業者，政府一定設法救濟。
二、關於政治方面的改革，不僅是處理委員會，就是一般民衆有好的意見，我也採納的，政治方面要分五個部分行政，希望各位提出意見，着重于地方行政，國家行政是屬於中央的。
三、關於包圍陳與民衆之手，我也完全接受，就是各處長也希望與民衆握手接近。

陳儀於3月4日接見學生代表及陳炯、蔣渭川等人，表面釋出善意，願與民衆接近握手，希望民衆提供改革意見。其實他早在前一天，就已向南京請兵來台。

左圖為陳儀向中央請兵的電文稿

前情勢非有相當兵力此次事變必難澈底平現
在臺灣^可用及兵僅憲兵兩營憲兵團第三營尚在福
建現正設法調遣及一特務營至第廿一師只到一
獨立團工兵營其素質甚差如此單薄應付詭計可
端利用民衆不擇手段之奸兇實感困難本省軍用
倉庫甚多散在各處如兵相當守衛兵力又易被奸
匪奪取最近已發生此類事現正電請陳總長迅速
酌調素質較良之步兵一旅至少先派一團來台俾
可肅清奸匪以紓民衆南顧之憂謹電京用職陳儀
陳儀親印
36年3月3日18時15分 柳茂林

《台灣新生報》1947.3.5一版

我們的迫切呼籲

臺中事件發生之後，各地都驚心動魄，有的竟將事態擴大，演成同胞互相殘殺的悲慘局面。我們鑒於當前局勢的發展，深恐釀成更不幸的後果，招來臺灣和國家的嚴重損失，所以敢披肝瀝膽來說幾句公心話，向全體官民作迫切的呼籲。

首先，從事件的發展加以冷靜的客觀的考察，我們認為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和蔓延，應是光復以來民心向背的一個反動。這充分說明過去一年半的政治經濟措施，已引起了一般民眾的普遍而深刻的怨憤，這次不幸事件的爆發，不外是這種不滿的一個必然的歸趨。一年來人民的不滿日在增加，輿論界業曾盡其輔導與批評建議的責任，當局不能說完全不知，然而當局對此從未加以重視，以致釀成今日的悲慘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我們實在不能不責備當局的政治態度太遲鈍了。因此，我們希望當局能接受這次血的教訓，虛心加以反省，除切實履行對處理委員會要求，共謀事情的迅速解決外，並須聽取民意，改革政治，收復民心，使六百萬同胞，重新回到政府的週

圍來，同心協力完成新臺灣的建設！

新臺灣的建設是不能中止的！新臺灣的建設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我們在這裡亦不能不向六百萬親愛的臺灣同胞作迫切的呼籲：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是大漢民族的子孫，我們原屬於同一血統的骨肉兄弟，祇因半個世紀臺灣淪入日人之手，才把我們隔離起來。在光復後的今日，我們骨肉重逢，互助團結之不暇，那裡談得上有惡感，有仇恨，更那裡可以互相殘殺！不管誰是誰非，骨肉相殘，總是大家的恥辱！這種可恥的行為，只有引起外人的嘲笑，日本的狂歡，並將自喪我們臺灣過去光榮的革命歷史，和我們臺灣同胞在長期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中所獲得的榮譽。現在臺北市區的秩序，在官民合作之下已於昨日恢復了，我們懇切要求其他各地同胞，趕快恢復社會的秩序，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結束這個不幸的局面。

親愛的同胞們！讓我們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團結起來吧！我們不能讓「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3月5日的《中華日報》社論，說：「...從事件的發展加以冷靜地客觀考察，我們認為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和蔓延，應是光復以來民心向背的一個反映。這充分說明過去一年半的政治經濟措施，已引起了一般民眾的普遍而深刻的怨憤，這次不幸事件的爆發，不外是這種不滿的一個必然的歸趨。」「我們希望當局能接受這次血的教訓，虛心加以反省，除切實履行對處理委員會要求，共謀事情的迅速解決外，必須聽取民意，改革政治，收復民心，使六百萬同胞，重新回到政府的周圍來，同心協力完成新臺灣的建設！」

做為官方報紙，這是很難得的評論。

台北秩序已恢復

市面缺糧正趕辦濟急

【中央社台北五日電】今日天氣驟沉，春雨浙瀝，惟全市秩序良好，街頭行人反較昨日為多，縱貫全島之南北鐵道線，昨夜即已暢通。行總台分署長錢宗瀾，副署長高滿，衛生組醫師分赴市區各公私醫院慰問受傷同胞，各院醫師亦均極熱忱為傷者診療，所缺藥品，該署正擬撥中。台省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運芬，今日發表書面談話，以下列諸事，勸告各界同胞：一、不可聽信謠言，自相驚擾；二、全省交通恢復，各地亦可漸復常態，希望市民返回原來崗位，各安生業；三、已成過去之不幸事件，仰祈調處委員會，秉公處理，四、違反國家民族利益之傳單、標語，不應再貼。又台省米糧，本可自給，然台北市存底見稀，今由糧食局貸款二千萬元，工商銀行貸款二千萬元，另由糧商自籌一千萬元，合計台幣五千萬元，交由糧商分赴各地採辦，日內即可運抵省垣濟急。

(36·3·6，南京「中央日報」，第二版)

青年團中央團部幹事監察，聯席談話會，已決定於三中全会前本月十一日在該部開始舉行，會期長短暫不決定，三中全会前後均可隨時舉行。

3月4日、5日，台北、台南的秩序已恢復常態。不過，高雄的大屠殺卻即將在一、兩天後展開，而蔣介石的派兵，也正要啟程來台。

1947.3.5. 《中華日報》

中華日報

版時應
年六十三
日五月三
送贈費免

臺北臺南恢復常態 商店均已陸續開門 臺南市參議會七項決議 業經政府方面圓滿答覆

【本報四日收聽臺北廣播】臺北市秩序在官民合作下，已於昨日起恢復常態，市內交通已告恢復，商店亦已陸續開門，市民莫不為之慶幸。
 (又訊)總部柯參謀長昨晚向全省軍民廣播，希望中南部各地秩序，亦應即予恢復，臺灣同胞應即停止對外省人之暴亂行爲，駐軍應即歸營，不許外出。一切衝突應即停止，治安由憲兵警察及參議會共同維持。發生事件，由處理委員會調查處理，柯參謀長以廣播傳達命令，希望全體省民，都能做到大家團結合作，建立正常的秩序。

- 【本報收聽臺北四日下午六時廣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今日下午開會，決理事項五點如次：
 - (一)對於外出探險給養之士兵，希望市民兄弟保障其安全。
 - (二)有關本事件之國內外廣播，應經由本會統一辦理。
 - (三)向工商銀行借二千萬元採購糧食，由新聞部等四委員負責。
 - (四)臺北市十二區各區代表二人，參加處理會。
 - (五)加強本會組織。
- 【本報收聽臺北四日下午五時半廣播】臺北市成立臨時救護隊，如發現受傷者，希望隨時通知臺北警備司令部，以便派員救治。
- 【本報四日下午五時廣播】二、二八事件處理會訊：關於此事件處理人員，應由官民兩方已派員組成，並辦理善後，本會應即繼續在該會登記，以憑辦理。
- 【本報五日上午收聽中央廣播】二、二八事件處理方面，經由新聞部工組擬定辦理委員會，新編警備司令部，以維護治安，並派員分赴各區，臺北與新竹兩次軍機已暢通。(二)臺北市區秩序已告恢復，本會應即繼續在該會登記，以憑辦理。
- 【本報五日上午收聽中央廣播】二、二八事件處理方面，經由新聞部工組擬定辦理委員會，新編警備司令部，以維護治安，並派員分赴各區，臺北與新竹兩次軍機已暢通。(二)臺北市區秩序已告恢復，本會應即繼續在該會登記，以憑辦理。

二二八事件處委會

正式選出常務委員

派員監理臺灣銀行業務

煤炭千噸運市廉價配售

【本報訊】臺灣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昨（六）日下午二時假台北市中山堂補開正式成立大會，出席委員及民衆旁聽三百餘人，主席王添灯領行禮如儀，由陳逸松宣讀組織大綱，席間民衆紛紛發表意見，並有宜蘭方面一代表到會報告宜蘭情形，即選舉常務委員，其名單如次：

國民參政員 林獻堂，陳逸松。

國民大會代表 李萬居，連震東，林連宗，黃國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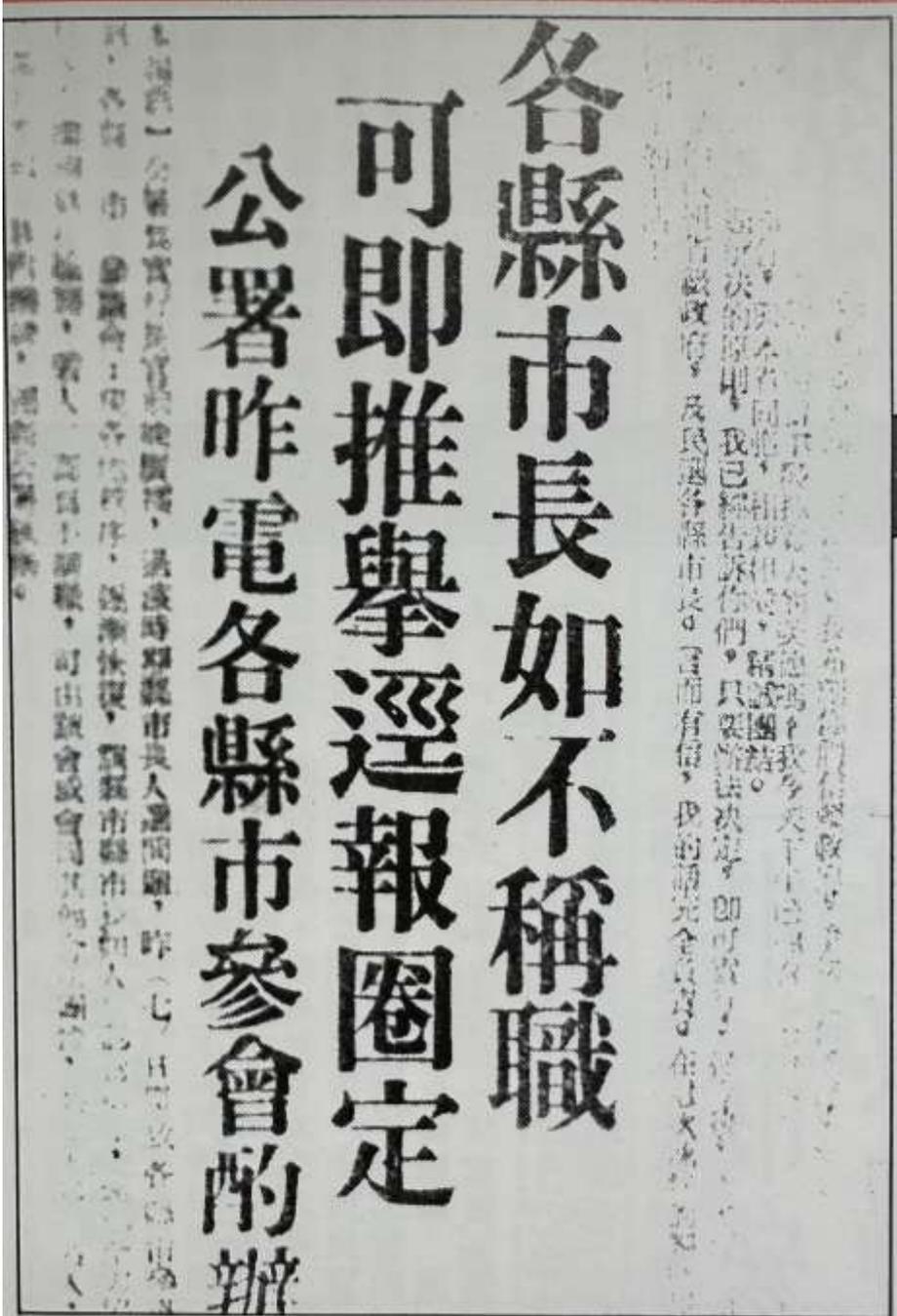
臺北市參議員 周延壽，潘渠源，簡理琦，徐春卿，吳春霖。

省參議員 王添灯，黃朝琴，黃純青，蘇維梁，林爲恭，郭國基。候補常務

委員洪火煉，吳國信，名單發表後，王添灯宣讀向中央及全國廣播二二八事件

真相，全文及事件處理經過，該文將以國語，閩南語，客語，英語廣播，並通過

行政長官陳儀，對於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早已打電報向南京請兵來台。



《台灣新生報》1947.3.8

回頭看
高雄大屠殺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3月6日派部隊屠殺在市政府大禮堂開會的民眾，民間稱他叫「**高雄屠夫**」。

高雄全市緊張極點

砲聲時遠時近

士兵攜帶手榴彈投擲無辜民衆

(本報訊)二二八事件波及本市情形愈演愈烈，四日上午十時許，忽然壽山吹哨機開槍聲轟破靜寂之空氣，繼而在本市鹽埕町附近手榴彈之爆發聲更加市民們恐懼，全市之緊張將達極點，聞不容髮，壽山擊發之機關槍聲未熄，鹽埕町方面像如呼應以機關槍連擊，到底怎樣，我們不敢設想，約十餘分後，槍聲已息，記者爲明瞭該情形，茲探悉，據負傷人稱：有個軍人，携手榴彈向

無辜之民衆投擲，觸發一人致命，傷者七人，令人可謂悲哀，該軍人悠悠逃走，該憲兵趕到以機關鎗掃擊，民衆面散無法逮捕該兇手，因此一般民衆感情，驟然而憤，我們相信不是軍人連帶計劃的，不過不守法軍人之暴行，應該軍人在警房由要案司令部指令，違犯者當然當局負責，市民爲爭取自由及自治已激昂了，茲錄負傷者，田町四丁目林運臣，鹽埕町李氏輝外五人，死亡者

一名姓不明，因市容陷於紛亂云。

(本報訊)此次省垣二二八事件，不幸於前二日黃昏時侯蔓延至本市民無不感戰慄，商店，住戶均鎖門戶，情形頗呈紛亂，不幸傷者於本市省立病院已有傷者二人輕傷者十人於本市衛生院重傷有一人輕傷七人，市民均盼速日圓滿解決，可能安居樂業云。

宣傳組決定

1947.3.5. 《民報》(?)

3月6日，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市府禮堂開會。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軍隊開下山，包圍正在開會的處委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以機槍向手無寸鐵的開會人士及民眾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



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軍人又以刺刀補上！一場殺戮後，軍隊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

這場殺戮，即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回台調查所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中所敘述的：

「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右圖是這場屠殺的還原模型，門外的士兵正在射殺逃出市政府的民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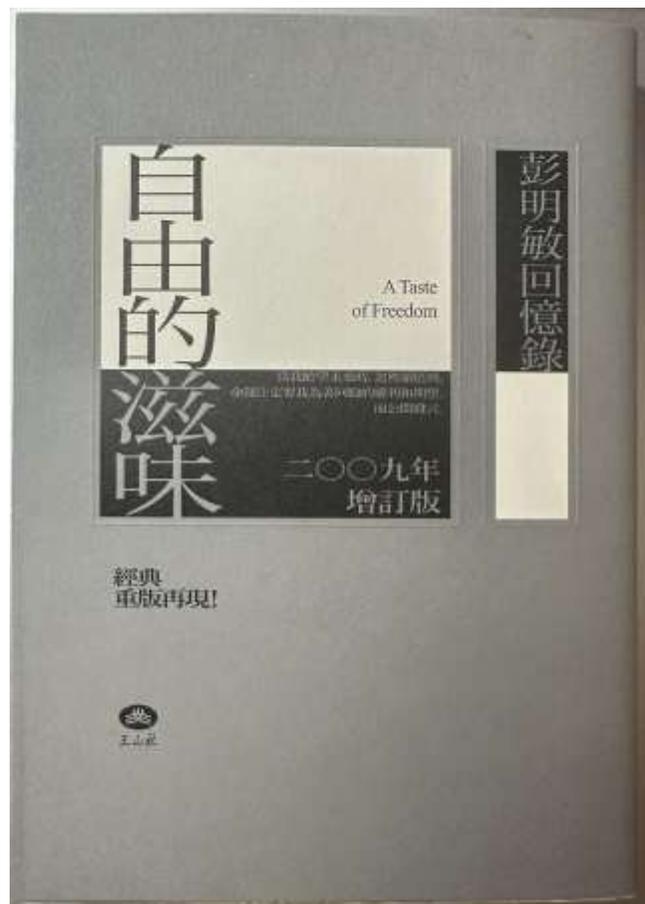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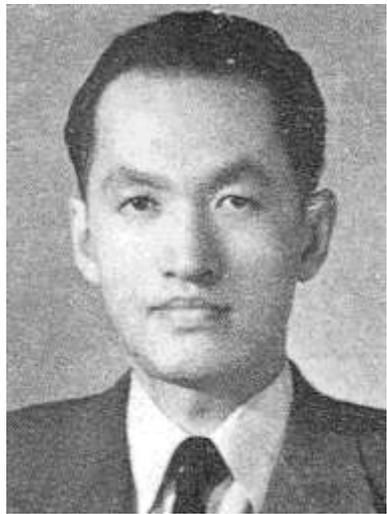
楊金虎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市府這場屠殺：

「...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綜、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

「是日〔3月8日〕李牧師及雅卿外甥女，手舉紅十字白旗向市政府尋屍。因此，余亦隨後穿消毒衣到現場一瞥。屍體滿地，市府內外前後四圍屍體縱橫，部分已收藏棺木，部分尚放在地上。...現場慘狀，筆墨不能盡舉。」

（楊金虎《七十回憶》頁61-64）





彭明敏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提到高雄地區的屠殺情形，這樣說：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險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頁82-83）

事變之後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機時，門突被關閉再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父親一生是樂觀的理想主義者，至此變得更加痛苦和絕望。

台灣全島有名望或有財富的人，莫不遭到卑下國民黨官員的威脅和勒索，揚言以「反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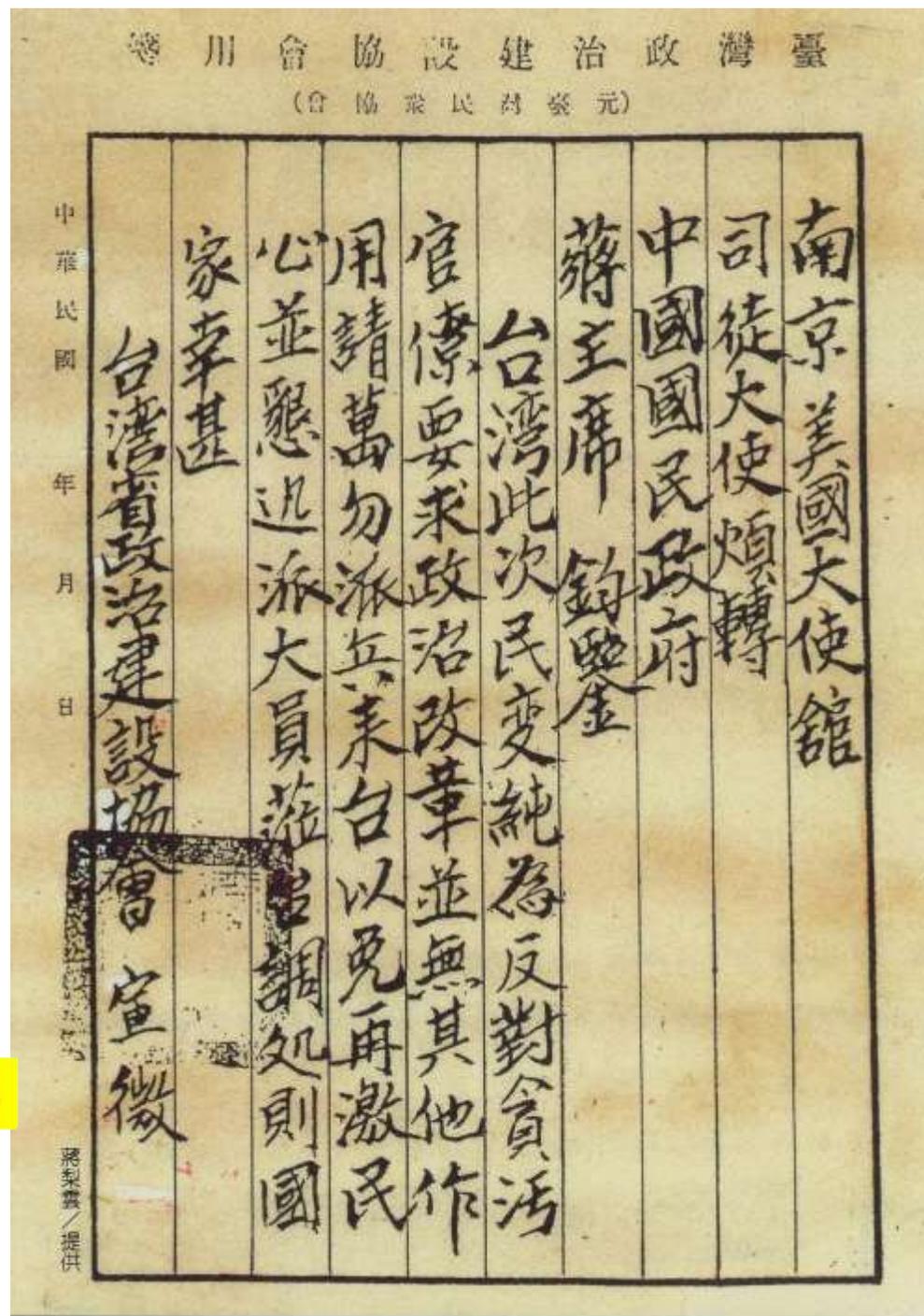
第七章

大軍壓境

大軍來臨 人心惶惶

中國大軍即將來台的風聲甚囂塵上，人心惶惶。蔣渭川領銜的台灣民間社團「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透過美國大使館致電蔣介石主席，請求不要派兵來台，以免事態惡化。但蔣置之不理。

幾天之後，陳儀派員警赴蔣渭川家欲殺蔣渭川，子彈未打中蔣，卻打中蔣的女兒，女兒因此喪命。



蔣渭川

同樣在3月6日陳儀呈電請兵的當天，台灣省全體參政員復緊急上電國府主席蔣介石，重申「光復」以來公署嚴重失政，積成民怨，以致爆發事件；要求根本改革台政，以符合地方自治和保障人權的規定；並籲請速派大員來台協同處理，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

同日，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電呈事件經過，表示除嘉義尚有軍民衝突外，其他各地秩序已漸恢復，但省民殷望徹底改革台政，擁護中央熱誠如故，請中央「速決治台方針，簡派大員來台處理，以免事件擴大，貽笑外人。」



前排右起：羅萬俔、林獻堂、杜聰明、吳鴻森。
後排右起：林忠、林宗賢、陳逸松。



黃朝琴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國民政府
陳長官。據美使
館接台修欽吉
來電稱美使派
引台修接台
屬離台以為今
後形勢恐更惡
化

12963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國民政府
云美使以此息
一西後派
欽吉
何云又接台修
建設促進會由
欽館接余一電
有派兵來台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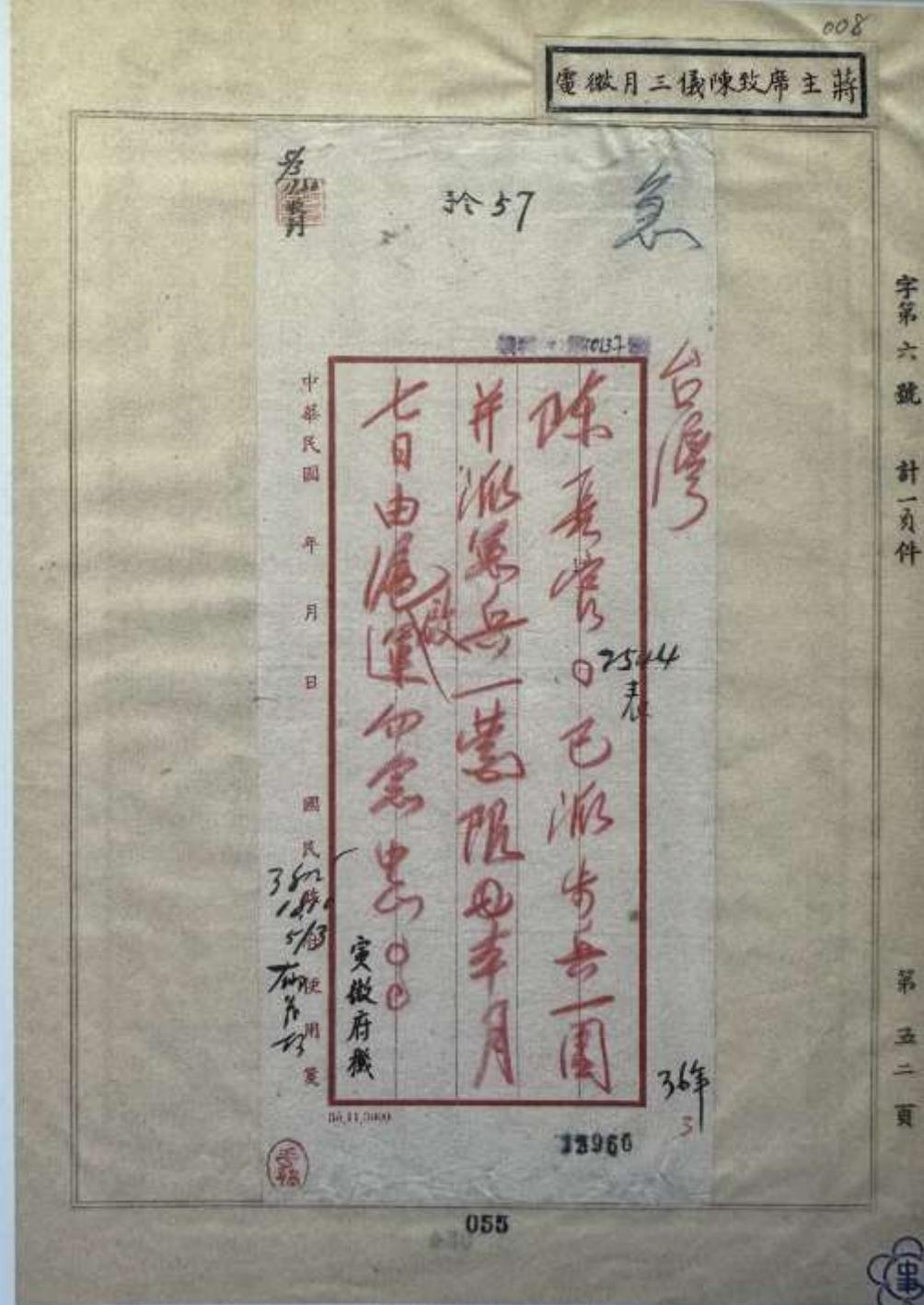
12964

此必反動分子
理近情勢必更
重云云

12965

蔣介石獲美國大使館及台灣民間意見領袖的警訊，促其勿派兵赴台，以免情勢惡化。蔣介石不但不理會這些警訊，還將他不理會的態度電諭陳儀。這是電文的影本。其中蔣告訴陳儀：「...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

3月5日，蔣介石已決定派整編廿一師赴台。當天，蔣介石以急電（見右圖）告知陳儀，已派兵一團及憲兵一營，限於3月7日由上海出發。



由參議會推三人候

長官署昨代電各縣市長(市)參議會：請各地秩序逐漸恢復，該縣市長如人民認爲稱職希望即全力協助恢復地方秩序，備談執行職務若人民認爲不稱職，可由該會或會同其他合法團體共同推舉三人選報候選定希於電到三日內稟報本署核辦。

【本報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於昨(七日)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中，午午三時至四時二十分，舉行大會，由潘漢傑主席，經各委員熱烈討論結果，議決三十二條要求，並推舉常務委員會全部，於四時二十分立刻向陳長官提出，茲採錄三十二條要求如下：

三十二項要求

處委會已向陳長官提求

- 一、制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 二、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 三、非武裝之集合結社絕對自由。
- 四、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禁止新聞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 五、即刻禁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 六、廢止民意機關。
- 七、候選人權選舉法。
- 八、修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 九、實行所得稅一累進稅除奢侈物品稅相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 十、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 十一、設僑民選之公署。
- 十二、撤銷專賣局。
- 十三、撤銷實業局。
- 十四、撤銷實業委員會。
- 十五、撤銷實業局。
- 十六、撤銷實業局。
- 十七、撤銷實業局。
- 十八、撤銷實業局。
- 十九、撤銷實業局。
- 二十、撤銷實業局。
- 二十一、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 二十二、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
- 二十三、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
- 二十四、臺灣行政長官

事件見聞雜錄

自「二二八」慘案發生之後、日來市內大街小巷、尤其是延平路上，傳單標語，貼在壁上，形形色色，琳瑯滿目其內容爲：(一)要求撤銷專賣局長兩局，(二)澄清吏治肅清貪污要求的是：吃飯，自治，自由民主、總的說一句即大家希望革新政治。

本市之外省人終日局促在小房子里，心吊胆，有些人偶而小鏡子在屋頂飛動亦聞變失色云

專賣局臺北分局一至三樓所有文卷傢具等

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三、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爲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月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四、省各處長三分之一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爲省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該如是。

五、警務局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隊大隊及鐵道工警警隊等隊即刻廢止。

六、法制委員會委員頭半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席員由委員互選。

七、檢察廳檢察官之外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三十二條要求

• 目前的處理

- 一 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 二 政府武裝部隊武裝解除後之地方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眾組織共同負擔。
- 三 各地若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不應有武裝械鬥行動，對貪官污吏不論其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而惹出是非。
- 四 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理委員會提出，以候全般解決。
- 五 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以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
- 六 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 七 對於此次事件不應向民間追究責任者，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對於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民應從優撫卹。

- 根本處理

- 甲、軍事方面

- 一、缺乏教育和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使駐臺灣。
- 二、中央可派員在臺徵兵守臺。
- 三、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臺灣為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臺徵兵，以免臺灣陷入內戰漩渦。

- 乙、政治方面

- 一、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 二、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 三、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為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 四、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
- 五、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廢止。
- 六、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 七、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 八、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 九、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 十、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 十一、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 十二、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 十三、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 十四、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 十五、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除奢侈品稅相關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 十六、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 十七、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各接收工廠礦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之。
- 十八、撤消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 十九、撤消貿易局。
- 二十、撤消宣傳委員會。
- 二十一、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 二十二、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

- 之後在混亂的會場被追加十條
- 一、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
- 二、警備司令部應撤消，以免軍權濫用。
- 三、限至三月底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處理，用普通公正賢達人士充任之。
- 四、處理會之政務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臺北市二名，臺北縣三名，基隆市一名，新竹市一名，新竹縣三名，臺中市一名，臺中縣四名，彰化市一名，嘉義市一名，臺南市一名，臺南縣四名，高雄市一名，高雄縣三名，屏東市一名，澎湖縣一名，花蓮縣一名，臺東縣一名，計三十名。
- 五、勞動營及其他不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 六、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務局自行清理。
- 七、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
- 八、本年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
- 九、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 十、送與中央食糧十五噸，要求中央依時估價，撥歸臺灣省。

處委會通過**32**條處理大綱之後，由黃朝琴、吳國信（國大代表）、王添灯赴長官公署向陳儀提出。然而陳儀只看了前面的序言，**32**條內容並未看，就勃然大怒，將文件擲地三尺之外，拂袖而去！因為他知道，蔣介石派來的軍隊，即將抵達。

陳儀長官下令解散 二二八事件處委會

總部限期取銷非法團體

【中央社訊】臺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近日之行爲越出要求改革政治範圍，跡近有叛祖國，陳儀長官今（十）日下令予以解散。

【中央社訊】警備總部九日發表第一三一號公報稱：「茲爲維持本省治安，恢復社會秩序起見，所有非法定團體，均限本（三）月十日一律取銷，並禁止集會遊行，除飭憲兵第四團執行取締外，希各遵照，違者決予嚴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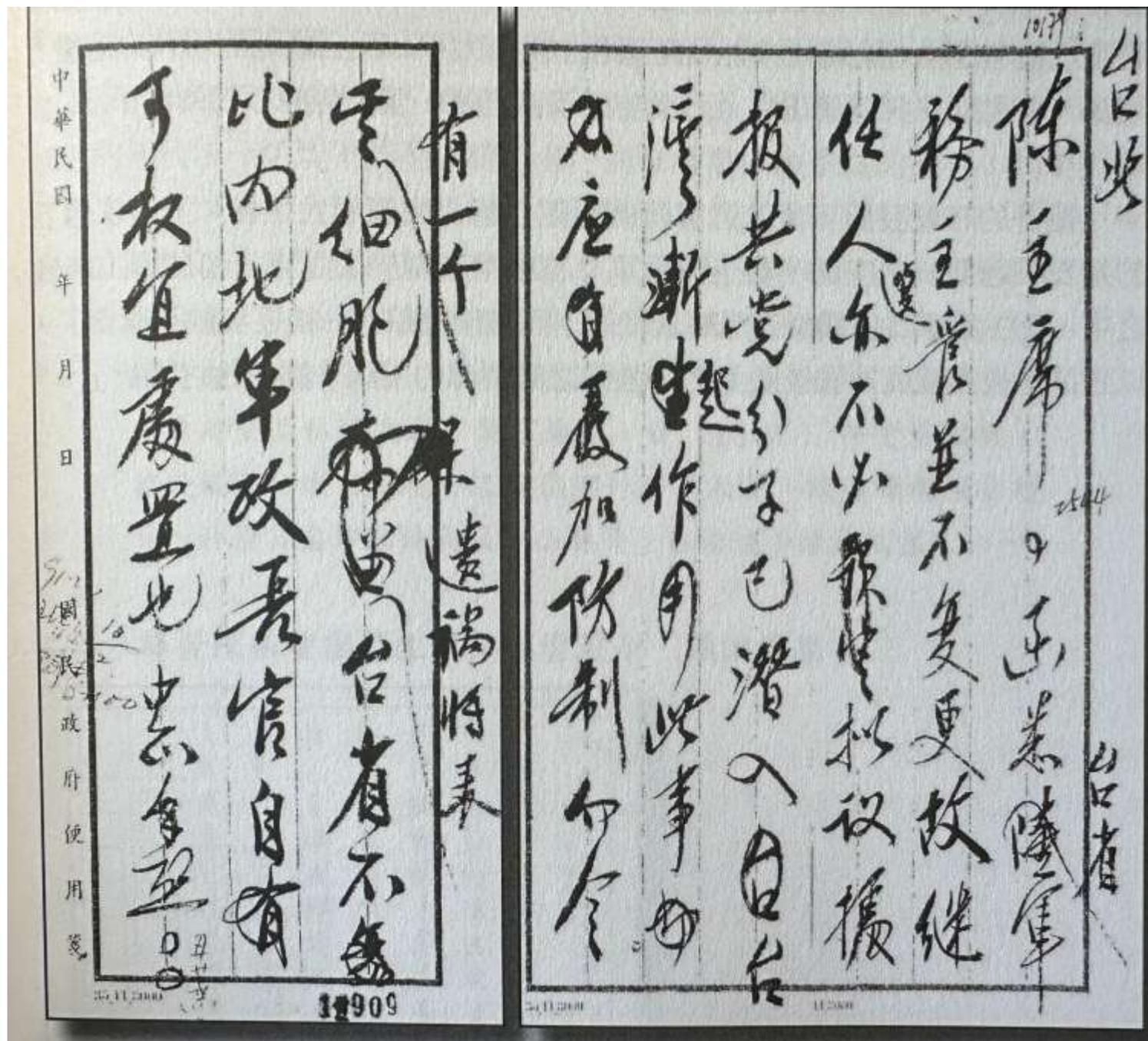
陳儀在援軍登陸台灣之後，臉孔一變，宣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非法組織，開始列入鄭素對象。

3月8日傍晚，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登陸基隆港，接著，國府軍整編廿一師的增援部隊於翌日清晨登陸基隆。從此展開了一場「**血的大肅清**」

（《朝日新聞》調查報告用語）



3月10日，蔣介石密令陳儀的電文稿，其中告訴陳儀（表點新加）：
「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有了這個「權宜處置」的密令，掌握軍政大權的陳儀當然就放手而為了！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十歲，已有清晰的記憶，在國府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家中門縫邊，親眼窺見殺戮的鏡頭。這是《許曹德回憶錄》中的見證：

和平處理的消息傳開後，市面謠傳陳儀政府已經讓步，準備答應台灣人合理的政治要求。我聽不懂張金德及他們一群朋友爭論中的台灣人合理要求是什麼，只覺得他們好像取得了勝利，或快要取得勝利。我好幾個晚上發現他們把奪得的武器彈藥，搬來搬去，好像勝利已臨，可以藏而不用。從歷史的事後聰明分析，這些激於義憤的戰後一代台灣人，證明只是歷史的幼稚生。他們達到了歷史缺口的狂怒，短暫的逼迫統治的惡勢力後退一、兩步，而完全不明白歷史的奸詐，對手的陰狠，中國的政治鬥爭技術，證明不是這憤怒的一代所能對抗。

和平處理的消息，導致市面漸趨平靜，狂風暫停。一種虛假的勝利感、和平已贏取的幻象、台灣人已出頭天的氣氛，滲透到張氏這一群朋友之中。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就在沒有戒備中，就在人們浸淫於和平解決的喜悅中，突然聽說中國軍隊登陸基隆港。我們一下目睹一個正規軍與一群激於義憤的烏合之眾對抗的歷史結局，而與其說這是一支正規軍，不如說是一支行刑隊，他們奉令執行徹底而野蠻的報復與屠殺。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可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的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內，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

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是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着回來。歷史，原來是用武力來決定，公義，原來要靠武力來審判，顯示人類歷史是殘酷無比的遊戲。



許曹德回憶錄

一個台灣人的成長史

新臺灣文庫 17

中國來台記者，《和平日報》主筆王思翔，對3月8日以後的大屠殺，有極鮮活的報導：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是「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為藉口，九日上午六時發佈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詳見《台灣二月革命記》

（原名「台變目擊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
軍隊這種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

台灣二月革命記

著翔思王



王思翔繼續描述：

「十日，陳儀抹掉了自己曾派處長五人參加並一向以處理委員會為交涉對象的事實，下令『取締非法團體』。與蔣介石口中的『中央的德意』同時，警備總部發表『告省民書』（內容從略）」

「……街巷布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一批一批滿載做立射預備或瞄準姿態的士兵、四面張著槍孔的巡邏車，直撞橫衝吼叫而過，在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如入無人之境。

『台灣人』不僅變成了可以『格殺勿論』的罪人，而且變作了被征服的奴隸，可以任意殺害以為快。在戒嚴令頒布同時，警備總部便慷慨地把短槍發給普通文職人員，授權他們為『自衛』而殺人；而經過煽惑的國民黨軍隊，奉了上司命令要『為被害同胞報仇』，要把這些『叛國造反』的人殺光或殺服！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為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為獵物！

自八日夜至十三日，槍聲此起彼落，晝夜不斷；大街小巷，以至學校機關內外，處處屍體橫陳，血肉模糊。繁華的台北，成了仇恨的血海。善良的人民，有全家挨餓數日閉門不敢出來者。」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再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在南部，大屠殺及早便實施了。十二日，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參與暴動』罪，又公開處死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湯德章，及記者沈瑞慶等六人。」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網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被捕下獄者，大都數十人鎖禁於一暗室中，除每日供給白飯二次外，數月不聞問，不准親屬探視，患病及受刑成病者亦不置理。軍憲、警察、特務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捕人，公開綁架，甚至可以在辦公室內隨意捉人，長官公署教育處和基隆市政府內中級職員多人亦被綁去。」

「經過數日夜的捕殺之後，十四日警備總部發表公告，稱：『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云。」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以下繼續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在南部，大屠殺及早便實施了。十二日，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參與暴動』罪，又公開處死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湯德章，及記者沈瑞慶等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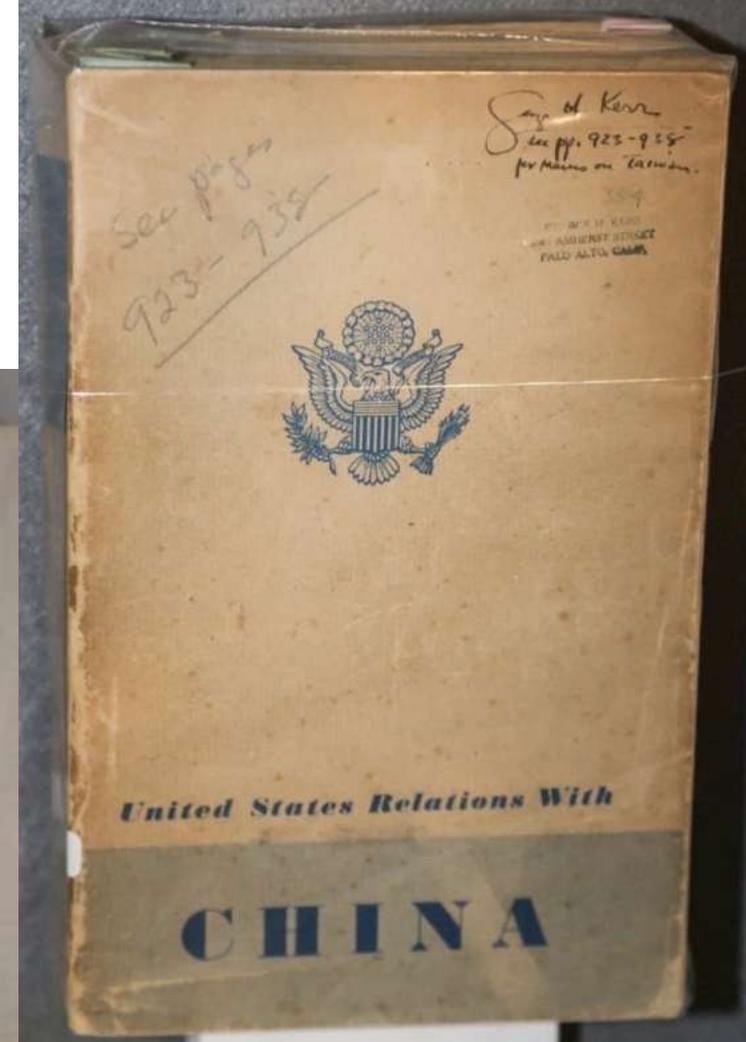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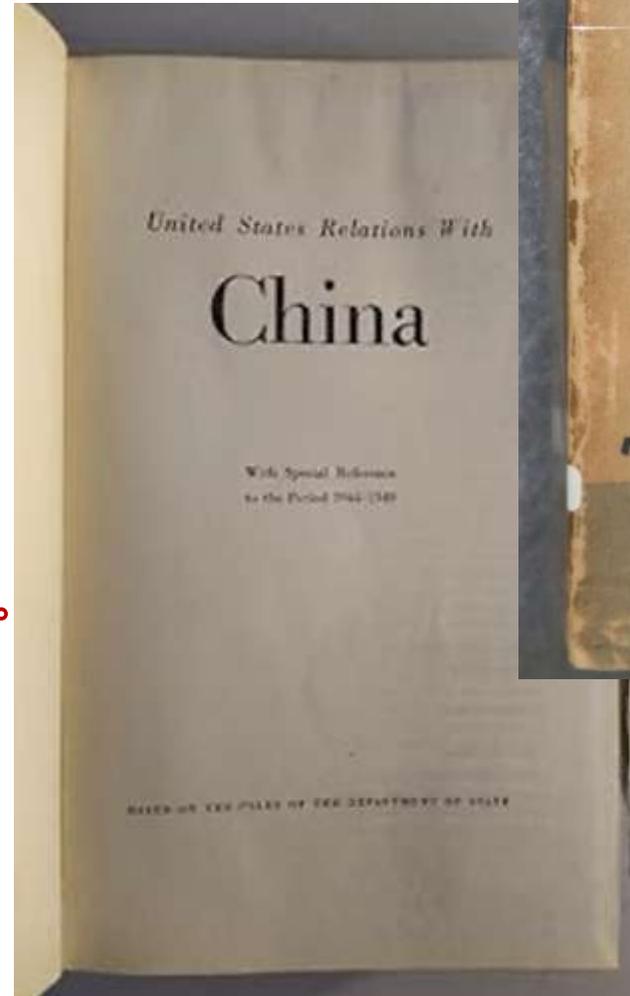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網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

「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也曾提到當時軍隊濫殺的情形，茲引一段如下：

「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的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網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的射擊，一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他的身體。另外一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三月十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3月13日約有一百名學生被處決，14、15日有多具屍體漂浮在基隆港內，至少300人遭虐殺。」



再看**彭明敏**教授的回憶錄，也說到基隆的屠殺：「我的外祖母是台北與基隆間的八堵的人，有許多親戚在其隆。三月十日下午從八堵來了一位驚惶的訪客，說大陸派來的軍艦已經到了。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開始砲擊海岸和港灣。如此，基隆和台北便為恐怖所體罩。國民黨軍隊一登上岸，便開始向基隆市街流竄，射擊或刺殺市民，強暴婦女，搶劫民家和店鋪。有許多台灣人被抓到，活活塞帆布袋，堆積在糖廠倉庫前，然後一個個扔進港口海中。其他有此人乾脆只被綁起來或鏈鎖起來，從碼頭被推下海。」

石」的文档。其內容卻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級官員就「二二八事件」所做的「完全支持」的報告。其內容卻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級官員就「二二八事件」所做的「完全支持」的報告。其內容卻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級官員就「二二八事件」所做的「完全支持」的報告。

到了夜晚，國民黨部隊已抵達台北，開始向全島展開。同時，另一支軍隊也從海上開到高雄，與彭孟緝的軍隊會合後，重演與基隆和台北同樣的野蠻屠殺暴行。陳儀已下決心要恐嚇所有台灣人，並徹底消滅所有會膽敢批評他的台灣人。

直到三月八日以前，處理委員會的台灣人以及許多非委員的人士，不斷呼籲改革，並一再向蔣介石請願撤換陳儀和其手下要員，以較誠實的人取代之。到了三月十日，這些台灣人領導者們，大部分已被殺死，或被逮捕或躲藏起來而找尋途徑逃離台灣。三月十二日，國民黨軍機低飛於台灣各城市上空，散發「中華民國總統、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文档。其內容卻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級官員就「二二八事件」所做的「完全支持」的報告。

我的外祖母是台北與基隆間的八堵的人，有許多親戚在基隆。三月十日下午從八堵來了一位驚惶的訪客，說大陸派來的軍艦已經到了。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開始砲擊海岸和港灣。如此，基隆和台北便為恐怖所籠罩。國民黨軍隊一登上岸，便開始向基隆市街流竄，射擊或刺殺市民，強暴婦女，搶劫民家和店鋪。有許多台灣人被抓到，活活塞進帆布袋，堆積在糖廠倉庫前，然後一個個扔進港口海中。其他有些人乾脆只被綁起來或鏈鎖起來，從碼頭被推下海。

近鐵路被拆除使陳儀軍隊不能進城的故事，以及謠言說山胞也由山區下山來幫助台灣人對抗中國人，等等。

對於這些事，我在台北一無所悉。我們只能從收音機聽到各地衝突的消息。還有苗栗附近鐵路被拆除使陳儀軍隊不能進城的故事，以及謠言說山胞也由山區下山來幫助台灣人對抗中國人，等等。

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等待著隨時被槍殺。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這是因為彭子孟捐出血于預，表示仁慈說：我們知道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

不要聽陸大易派工作，賜利來台，在台情形，不欲多說，楊元該知到，不過當有
幾點要說，二二八事變，基隆海面浮屍，得最後救護，醫局長來問，他後
責任關係，剛才弄清楚，正要來報告，是台北憲兵幹的，我說有何證據
據他又說：憲兵由台北用貨車運來，貨車牌照號碼，憲兵部隊，他後不知
到這地點及時間，都有紀錄，我拿到即去台北找憲兵張團長，他說他不知
到據理不諱，有此事，他去查看，表示歉意，後來彭孟緝出了一本
宣傳小冊子，上面寫的，高雄出了一位智勇雙全的將軍，高抓人入監，
基隆趨人下海，因此任台灣警備司令，張團長與彭團長均是軍校同期同學，
同是湖北人，真是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我遇上了，自然倒霉運。
上只自然倒運，如此滅自己力量，即無強敵也，雖失敗，何況有兵
孔不入之兵，亞大陸，焉有不次論之理，其次均特工密報，我走私貨

二二八事件時，**基隆出現海面浮屍**，怎麼來的？
33年後，當時的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於1980年6月6日，寫給嚴家淦的親筆信中，提到：「二二八事變，**基隆海面浮屍**，得報後，找警察局長來問，他說責任關係，剛才弄清楚，正要來報告，是**台北憲兵幹的**，我說有何證據？他又說：憲兵由台北用貨車運來，貨車牌照號碼、憲兵部隊隊號、士兵姓名、到達地點及時間，都有紀錄。我拿到即去台北找憲兵張團長〔按：張慕陶〕，他說他不知到〔道〕，按理不該有此事，他去查查看，表示歉意。後來彭孟緝出了一本宣傳小冊子，上面寫的，高雄出了一位智勇雙全的將軍，**高雄抓人入監，基隆趨人下海**，因此任台灣警備司令。張團長彭孟緝均是軍校同期同學，同是湖北人，真是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我遇上了，自然倒霉運。」
這是史宏熹的卸責之詞嗎？把責任推該台北憲兵。但是對台灣人來說，是遭台北憲兵所殺，還是史宏熹的部隊所殺，命運有差嗎？

台灣「旅滬六團體」報告當時全島多處民眾遭屠殺的慘況，其中基隆部分這樣記述：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一)如基隆車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四)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戮死。」

圖為基隆倖存者林木杞講述手掌被軍隊穿鐵絲的集體屠殺過程，手掌淺色的地方，是曾經被用布袋針穿過處。

二二八事件當時，林木杞與其他八人被一起綁成一列，在基隆（現文化中心停車場）的海邊，要被槍斃。其他八人紛紛中彈落海，站在最旁邊的他，沒有中彈就被其他八人拖入海裡。林木杞回憶說：「兵仔把我們塞到車上，載到派出所後面海灣。每個人的手腳用鐵線穿過，手從手掌穿過手背，腳則從脛骨穿過。又用布矇住我們的眼睛，我聽到碰碰的槍聲，心想，完了…。八個死去的人拖著我跌入海裏，我雙腳的鐵線鬆了。漆黑裏，我只靠雙腳亂划水，游到遠處的岩壁。」林木杞死裡逃生，為殘酷的歷史留下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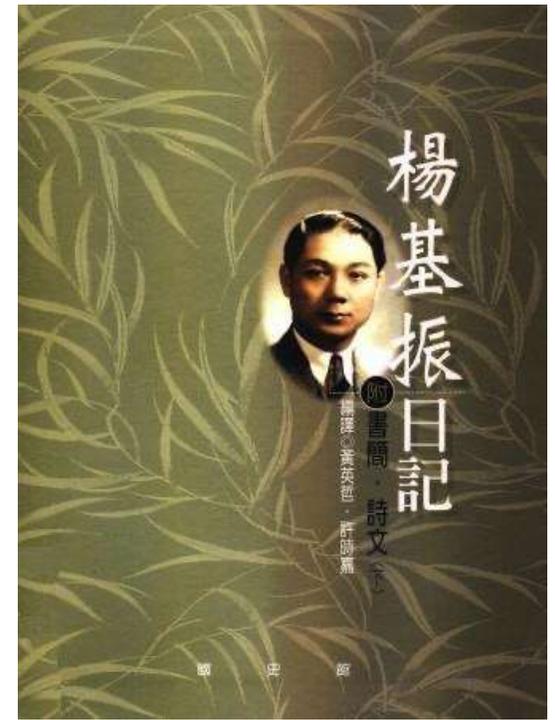


這樣兩隻合一起
這樣兩隻合在一起鑽過去

圖：《二二八事件慘案紀實》影片片段，阮美姝提供

3月8日夜裡，國內派遣兵一到，便直接宣布戒嚴，9日一早，官兵們見民房就毀、見人就殺。這是何等的詛咒啊！別說是事變相關人員，就連一直以來對政府抱持善意建言的一流紳士們也全被逮捕，連判都沒有就直接被殺了。林茂生、陳炘、宋斐如、林桂端、林旭屏、鄭倉、林連宗、王添灯……等等，啊，我連寫起來都覺得駭人。政府官兵如惡魔、政府官吏如狂人般地殘殺台胞。這就是祖國的模樣麼？全國輿論雖對台胞寄予無限同情，但終究是無能為力。

楊基振日記(1947年4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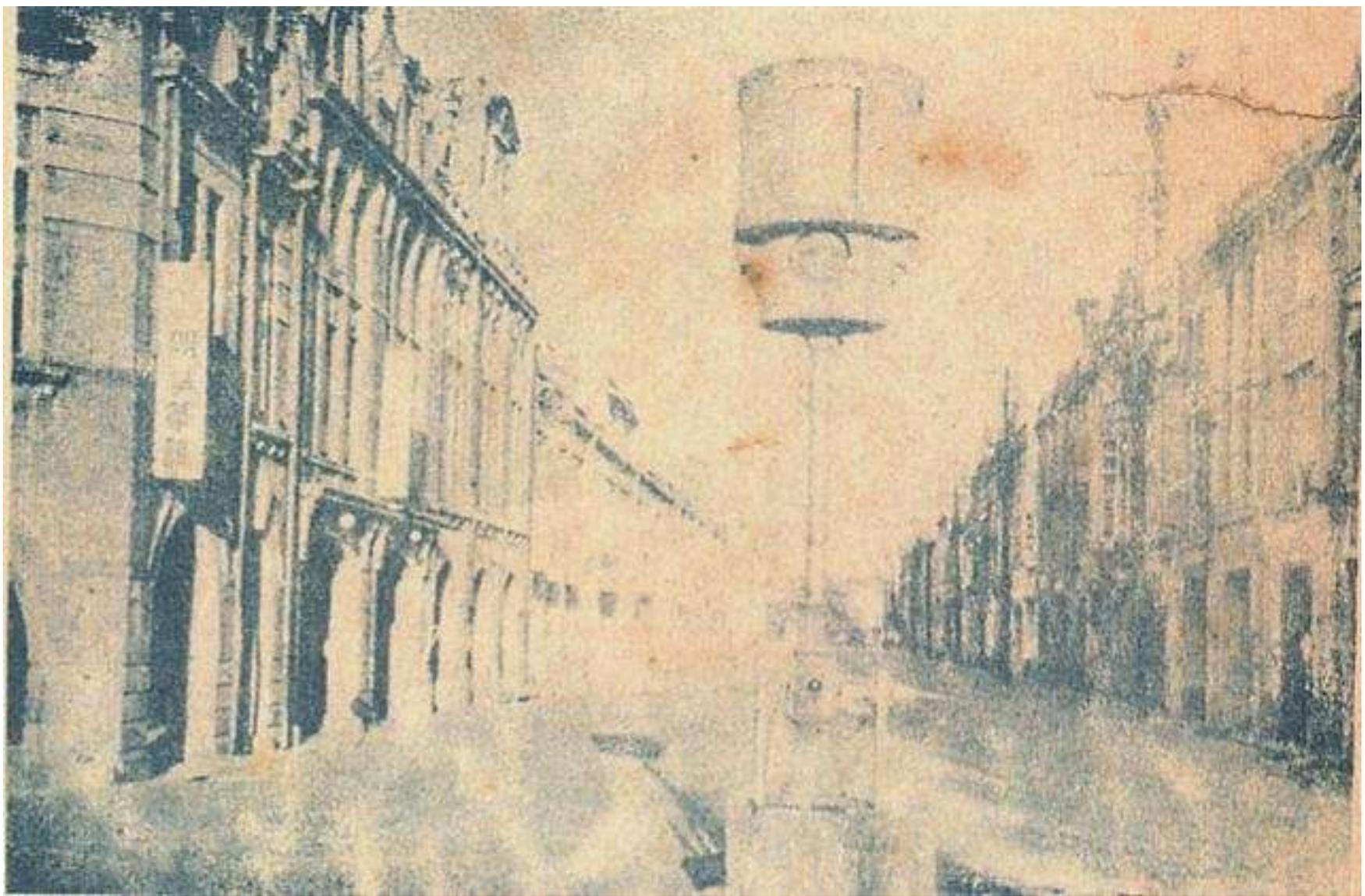


楊基振出身清水望族，是楊肇嘉的堂弟，日治時代早稻田大學畢業。二戰後，原本滿懷期待，不只捐錢，還開放工廠做為中國國民黨先遣部隊的宿舍。不料卻因他曾經在滿洲國工作，被羅織漢奸之名，財產被侵奪。

這則日記是他在日記中紀錄國府軍隊登陸後的情形。



來自中國的美術家、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教師黃榮燦，目睹中國軍隊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人民，因而創作了這幅著名的版畫〈恐怖的檢查〉。這位有良心的人道美術家，後來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處決。



二二八事件期間，在恐怖的戒嚴之下，街道一片死寂，這裡是台北館前路。

這是1947年3月29日“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報導，標題為「**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福爾摩沙一萬人被殺）。內文稱有目擊者預估約一萬福爾摩沙人〔即台灣人〕被中國軍隊殺害，但從示威的活動看來，這樣的屠殺是「不必要的」。

報導中也稱，這個反政府示威是由非武裝人民所組織，他們的意圖是和平的，所有外媒回報的報導，都指出沒有共產黨或日本人在背後煽動或組織。報導更引述一名從台北來中國的美國人說法，他稱到處看到燒殺擄掠，有人被砍頭分屍，還有婦女被性侵。

另外有在屏東和打狗(高雄)的兩名美國婦女就形容，中國軍人的行為如「大屠殺」。她們稱這些沒有武裝的福爾摩沙人在3月4日和平佔領當地的行政中心，還用廣播呼籲大家不要引起暴力。



前引《紐約時報》的報導提到有人被士兵砍頭分屍，這種殘酷的行徑，在著名外交官張超英的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中也可以佐證，試看右圖摘錄的截圖：



12 門前死了人蓋著草蓆

再一次目睹馬路上遍地有不名屍體，很遺憾是在家鄉台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時，我已是初中生。

先是看見外省人被本省人打，然後台灣人又被阿兵哥打死。家前中山北路上，每隔十公尺，二十公尺，就可以看見一個人死在那裡，有的已蓋草蓆。

我家對面，有一個修理腳踏車的人阿輝仔，小時候，我的腳踏車都請他修理。他根本不是什麼流氓，阿兵哥去他家裡盤查，發現窗沿有用過的子彈，馬上就被抓走，押到雙城街那邊的田地上槍斃。我親眼看見他雙手被綁，頭被砍的死狀。這種人間慘禍或許不該再說，但他的情況比很多人好，家人還知道屍首何在，可以收屍。

另外，教會一位會友的李瑞漢律師，戰後之初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曾號召出資修復總督府，以歡迎國府接收。二二八以前，一位外省軍官的太太去著名的「迎」婦產科就診開刀，這位軍官太太罹患癌症，對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死亡。這位軍官憤而

黃武東牧師回憶嘉義情況：

「青年學生中，很多在紅毛碑（埤）或郊外曠野被殘殺後，以卡車一車車載回，將屍體堆在噴水池邊示眾。台灣人從未見過如此殘忍的景象…。

…機場軍隊開到市區時見人即開槍，致家家關閉門戶，避之唯恐不及，嘉義頓時成為「雞不啼，狗不吠」的死城，此種景象是我生平僅見，令我心寒不已，至今憶及，心有餘悸。」

（《黃武東回憶錄》P186-190）



第五節 一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禮拜日，禮拜之後，聽到外面人聲嘈雜，人人奔東走西，面露倉惶興奮之色。因禮拜堂在市東邊，我乃騎自行車到市內查看究竟，剛到中山路，即看到街頭有人打架，聽路人談論，才知道二月廿七日在臺北發生的專賣局緝私煙事件已波延到本市。

晚上，會友中幾位來自廈門、汕頭的，有的已被打得遍體鱗傷，衣衫襤褸，紛紛到我宿舍，求我庇護他們。這些人都是我教會的外省會友。

當時在嘉義一帶，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大陸人中，廈門人很少做官，這些會友均擔任教員、工程師、技術人員等，很多人在嘉義附近的糖廠、化學工廠及自日本人接收的農場等處工作。但在一二八事變中，因臺灣人對陳儀政府積怨甚深，事發後，起初是打貪官污吏，後來只要見到大陸人便打。我乃設法讓他們先洗浴，讓他們換過衫褲，在傷處敷藥，然後漏夜帶他們到已接收的西門教會牧師宿舍中躲藏，後民兵搜查甚緊，又帶他們到東門教會後面存放建材的柴堆裏藏身，最後趁雨夜由內人及兩女兒把他們送到憲兵隊，由中國兵護送撤退到嘉義機場。

我看事情不妙，乃把妻小疏開到新巷教會，請謝再生牧師關照，而且將家父母送回家鄉避難，惟本人留守嘉義關照教會會友。

在三月初，嘉義情況至為緊張，青年學生幾乎全部動員，其中還有自阿里山下來的高山族部隊，因部隊中有些兵士日據時代官至少尉，所幸部隊甚為整齊，其餘學生臨時組成的隊伍則較零亂。在那幾天中，不時有青年到我住處搜查，客氣的問我說：「黃牧師，你有藏山豬否？」我皆答無。

事件剛爆發，市參議會議長鍾家成先生抱病入院，由副議長潘木枝醫生代行議長之職責。

當時敏感人士已預知事態嚴重，其中黃文陶先生最有先見之明，他對我說：「臺灣人太天真，不知道中國人的厲害，這次下來不知要死多少人。」

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回憶二二八事件。事件爆發的五天後，李天祿認為情況比較穩定而恢復布袋戲演出，不料一位綽號「臭頭仔」的賭徒為了跑來觀看李天祿的布袋戲，卻因半途聽不懂外省警察命令「停步」的「國語」，而不知道停步，當場遭警察一槍擊斃！頓時又引起群眾沸騰起來，李天祿回憶道：「...我趕快把戲結束，收拾東西準備回家，從永樂座回大龍峒一路上我邊走邊躲，就像現在警匪片一樣，子彈到處飛來飛去，我躲在電線桿後面交叉前進才敢走。」（《戲夢人生》P 119）

事件中，李天祿一位當刑事的姪兒，因為身上帶有金飾，於是連同一批適巧來台北遊玩而受到懷疑的金礦工人一起被抓起來。李天祿回憶說：「總共十二個人被抓到大稻埕，排成一行讓阿兵哥檢查，一摸到我姪子身上那支短槍，馬上沒收，連他的金戒指、鑽戒、銀票、錶鏈、掛錶也通通沒收，然後把他們帶去在現在孔廟附近的軍隊審問，隊伍一走到巷口，就叫我姪兒跪下，隨後朝他的後腦開了一槍，當場把他擊斃。」（《戲夢人生》）



台灣著名作曲家洪一峰親歷二二八事件，他回憶說：

「二二八，像我這年紀的人都看到、經歷到，也感受到了！」
「那時街上槍聲『砰砰磅磅』，家人叫我躲在床下不許動，但是鄰居有人從床下被拖出來，在門口就被槍殺了。堀江町那邊三、四個青年，只在屋前說說笑笑，沒做什麼壞事，三更半夜就一個個被抓上卡車載走，沒有回來。隔壁一位青年，清早被叫起來，走到大廳，就『砰』一聲，當著母親的面被打死，她是家裡的獨生子！祖師廟口幾棵樹，我親眼看見樹下伏著三、四具屍體，用草席蓋着。」

（詳見李瑞明《寶島歌王洪一峰與他的時代》

果，第二天民眾敲鑼打鼓上街抗議，闖入公賣局臺北分局搗毀菸物，並前進長官公署廣場示威，不料卻慘遭射殺，多人死亡。市民激憤，攻占電臺，發動罷課、罷工、罷市，呼籲政治改革，全臺響應。國府密調軍隊入臺，三月八日從高雄、基隆登岸，一路射殺鎮壓，傷亡慘重。其後展開清鄉，全臺精英遭搜捕殺害者推估在一、三萬人之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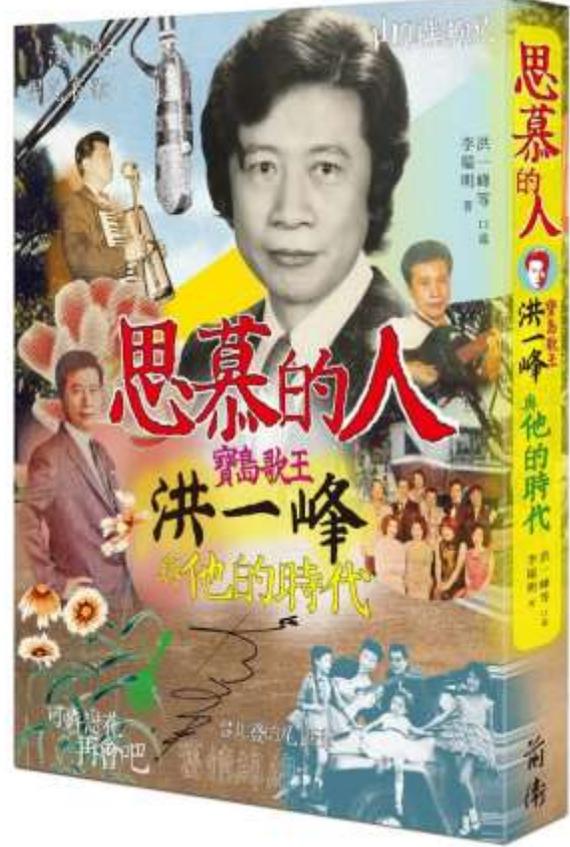
「二二八，像我這年紀的人都看到，經歷到，也感受到了！」洪一峰歷歷在目地說：「那時街上槍聲『砰砰磅磅』，家人叫我躲在床下不許動，但是鄰居有人從床下被拖出來，在門口就被槍殺了。堀江町那邊三、四個青年，只在屋前說說笑笑，沒做什麼壞事，三更半夜就一個個被抓上卡車載走，沒有回來。隔壁一位青年，清早被叫起來，走到大廳，就『砰！』一聲，當著母親的面被打死，他是家裡的獨生子！祖師廟口幾棵樹，我親眼看見樹下伏著三、四具屍體，用草席蓋著。」

載滿「人犯」的軍車一輛一輛開進水門河邊，不久，槍聲大作，河面開始染紅，有些屍體緩緩漂向下游。原本歌聲悠揚的河岸，成了令人驚悚的修羅場。

目睹這慘絕人寰的殺戮，洪一峰悲憤至極，卻無可奈何！

「這，就是時局啦！」幽幽的語調，難掩他內心的激動。

風波暫息的某一天，洪一峰來到廣州街，尋訪久未謀面的好友翁志成。翁志成在龍山區役場任職，兩人志趣相投，見面除感傷時局，也憂心臺灣流行歌曲的前途。



高雄的**楊金海**回憶：
三月十日左右軍隊到高雄
分區搜查，全家被用槍抵
住搜身，大哥的毛衣被奪
走，父親皮包被搶，家中
腳踏車也被牽走...鹽埕一
家銀樓的金庫被軍人打開，
搶走金條，楊姓老闆則當
場被打死。

（《台灣日報》2005.3.5）



An Exclusive Account Of TAIWAN'S BLOOD BATH

As Detailed By Eyewitnesses

By JOHN W. POWELL

GOVERNOR-GENERAL Chen Yi, casting a shadow with a vein of terror probably not matched in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has virtually suppressed the Taiwan resistance. As a result of a year and a half of flagrant mistreatment, the Taiwanese, agonized and repressed far worse than when ruled by the Japanese, rose in defiance of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n February 28. Since their rising and general civil disturbances have swept what once was the richest island in Asia and at the present time disturbances are still in progress in the countryside, especially in the more accessible mountain areas.

Because of provincial ownership and poor administration the province and almost unbroken opposition declared on a generally peaceful and unwarmed populace has not become known even in China. Another American correspondent had managed to visit Taiwan on the first flight in a month to this island where the tales daily have been washing up mutilated bodies of Taiwanese youths butchered by Chinese gendarmes.

1,000 Put To Death

While it is impossible to ascertain just how many Taiwanese have been killed by Chen Yi's administration,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places the figure at 1,000, with thousands more imprisoned from one to five.

Demonstrations began in Taipei, capital of Taiwan, following nearly two weeks of extremely severe searches of shops and peddlers' stands by police attempting to enforce new economic regulations which strictly would prohibit private trade. While most business of any consequence has been in Government hands ever since Yui Day, Governor Chen Yi's latest regulations—most of which are in direct viol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law—prohibited on February 14 reached down to the small shop and small money classes. On February 27, special police of the Monopoly Bureau seized the proprietor of a 40-year-old woman and, when she presented one policeman struck her with his gun belt, killing her. This was the proverbial last straw and the people in the street threatened the police. Running for safety, one policeman jumped and fell into the crowd, killing two men.

The crowd then burned the Monopoly Bureau truck and car which the fleeing police abandoned.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 entire city was arrested, mostly by word spread by gangs of unemployed agitators composed mainly of Taiwanese returned from the South Seas where they served on labor troops under the Japs. Two large processions, both unarmed, burned, one going to the Monopoly Bureau Headquarters where Government officials refused to see them. At this time

the crowd's demands were merely for compensation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tax and for punishment of the two policemen.

The second crowd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Tobacco Monopoly Building, arriving just in time to witness the destruction of several valuable toys and stunts culminated from several lawless. The crowd fell upon the police, beating two to death, and then rained the building, throwing out and burning all property goods they could find. This crowd then proceeded to Governor Chen Yi's office to present their petition. When they were within 150 yards of his office, troops drawn up at the building opened fire, killing four Taiwanese and wounding several.

It was at this point that the Taiwanese became angry, with mobs strik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Taipei, grabbing and beating all mainland Chinese they could find. Homes of many Chinese were sacked, with the contents piled into the streets and burned. No houses or other real estate were damaged or burned by the Taiwanese, who explained to observers that "these things have been taken from us by the Chinese mainlanders, but they still belong to us."

Demands Brought Used

By March 1 rioting had broken out in most cities on the island, many of which were in Taiwanese hands. Communications had subsequently been restored. Taiwanese police left their posts. The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counter the rising mobs in the streets of Taipei by organizing flying squads of troops and Police Preservation Corps members who, armed with machineguns, burned the city streets, firing at the crowds. Examination of remains and discovery of dropped ammunition disclosed that the troops had been issued American bullets, which make hostile wounds that are usually fatal.

O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1, some 20 students who had been stranded in Taipei by the communications breakdown, went to the midway station seeking transportation. They were arrested by police in the building. Some were later killed. At this point a crowd gathered outside the building and was machinegunned by one of the flying riot squads. Twenty-five were killed and about 150 wounded.

Following the railway station massacre—and because of the failure of troops to arrive from the south—Governor Chen Yi broadcast to the people, giving them their first contact with the Government after nearly three days of unsuccessful attempts to see him or other provincial officials. In his broadcast the Governor told the people that he would accept their demands for compensation and punishment. He urged them to become quiet, saying that the incident was now settled. However, rioting continued throughout

that day and the next in Taipei and most other cities, virtually all of which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aiwanese, with mainland officials and troops locked up in fortified police stations and municipal buildings.

New Leaders Demand Release

On March 8 the character of the mob changed noticeably, with the "japs" leadership disappearing and responsibility being turned toward to lead the people in promo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On March 8 a citizens' committee was formed to present the people's demands to the Government. On this day the people began to restore order themselves. Forewarned, of course, of normal functions of the city were carried out until March 10. During this period several small committees formed for the purpose of granting and restoring life. The Committee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mong the demands of the Committee were that Taiwan be made a proper province of China with a regular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stead of the present special governmentship, that the guarantee to the people established in the newly-issued Chinese constitution be put into effect in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December 25, 1947) as in the rest of China, instead of the 20 years later, that the people be given the right to elect their representatives, that the Monopoly and Trading Bureau, which has been impoverishing the people, be abolished.

With practically all of Taiwa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eople, Chen Yi accepted the Committee's demands and asked that an executive committee be formed to negotiate with him. A truce was arranged until March 10, while negotiations were to get under way. By March 10, troops from the mainland had arrive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ad been arrested—some of these have been shot—and the reign of terror was on.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the troops, the Governor Chen Yi had sent for on March 1—as the same day as the people's demands, which if accepted virtually would have assured near the independence for the island. It demanded the removal of all mainland troops, to be replaced by Taiwanese, the popular election of all officials, the restoration and local councils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gubernatorial level. Chen Yi failed to answer this petition and on March 8 the troops began to arrive. Gendarmes came from Fuzhou, while troops originally concentrated at Shanghai for shipment to Japan for occupation duty, came down on China Merchant's ships and Government LSTs.

Taipei Suffers Blood Bath

Landing late in the afternoon at Keelung, harbor for Taipei and about 20 miles distant, they soon had the city under control. By 10 p.m. that night they reached Taipei and began shooting in the town. From the night of March 8 through March 12 the city experienced a blood bath reminiscent of the days of the warlords, with troops shooting Taiwanese on sight. Trainloads of soldiers armed with machineguns and automatic

rifles sped through the streets firing at any person found on the street and then along and back.

During this period some of the most atrocious atrocities were perpetrated by the troops. In interviews with about 10 foreigners who were in Taipei and other c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I was able to collect many eye-witness stories of incidents and tremendous amounts of other atrocities seen by foreign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course, keep all such stories. Taiwanese are afraid to talk to foreign reporters since many Taiwanese previously friendly with Government troops or officers of the Chinese of Chen Yi's administration. One exception is this was the story I heard several times of Miss Chen Hsueh-ling, said to be a Taiwan woman communist who, it is reported, has retired in the hills near Taichung with a guerrilla band. However, the only person who swears that they knew this to be a fact was Governor Chen Yi. Furthermore who had heard of her thought it more likely that she was simply a Taiwanese patriot.

From what observations I was able to make, both in Taipei and elsewhere on the island, the only wonder is that the uprising didn't come sooner. 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from interviews with provincial officials and responsible foreigners, the only picture one can draw is one of complete anarchy politically, of the least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of general disorganization.

Disorganization, Not Rehabilitation

Given another year under the present administration the island will be just the other military edifice, corrupt provinces of China and what improvements and developments were left by the Japanese will be gone. Using the scores of Allied handbags, officials talk endlessly about rehabilitating factories, while they actually knowingly do things to speed up their disintegration.

There are five cement plants in Taiwan which were operating at the end of the war. American technicians sent out by Relief inspected them and said that they were capable of supplying virtually all of the cement required for all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planned in China. In addition, by taking care of the island's needs.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found it more profitable from an immediate point of view to sell the plant's coal in Shanghai and Hsingkong where they can obtain 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which is negotiable for imported luxuries or foreign currency appreciation.

Funds alloca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gar industry were spent mostly on rehabilitating the sugar railroads and doing some railway repair work.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 refused to offer the farmers enough for their cane, so practically none is being grown. The authorities, nevertheless, seem quite content because they use the railroads to haul passengers and make them show an immediate profit with no great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or headaches.

"More Local Interest"

When interviewed about these events Governor Chen Yi dismissed the whole affair, saying that it was really quite insignificant, being a local

incident caused by bad elements. He said it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as serious if he had not had troops on hand. He also blamed the communists, saying that they had always been communists in Taiwan but that the Japanese kept them in jail. Following Chinese occupation they were released and had begun fermenting trouble. He also said communists had come from the mainland.

All foreigners I talked with stated emphatically that there were no signs of any serious activity and that they did not believe there were any communists to speak of on the island, saying that what few there were, came with Government troops or officers of the Chinese of Chen Yi's administration. One exception is this was the story I heard several times of Miss Chen Hsueh-ling, said to be a Taiwan woman communist who, it is reported, has retired in the hills near Taichung with a guerrilla band. However, the only person who swears that they knew this to be a fact was Governor Chen Yi. Furthermore who had heard of her thought it more likely that she was simply a Taiwanese patriot.

From what observations I was able to make, both in Taipei and elsewhere on the island, the only wonder is that the uprising didn't come sooner. 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from interviews with provincial officials and responsible foreigners, the only picture one can draw is one of complete anarchy politically, of the least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of general disorganization.

Disorganization, Not Rehabilitation

Given another year under the present administration the island will be just the other military edifice, corrupt provinces of China and what improvements and developments were left by the Japanese will be gone. Using the scores of Allied handbags, officials talk endlessly about rehabilitating factories, while they actually knowingly do things to speed up their disintegration.

There are five cement plants in Taiwan which were operating at the end of the war. American technicians sent out by Relief inspected them and said that they were capable of supplying virtually all of the cement required for all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planned in China. In addition, by taking care of the island's needs.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found it more profitable from an immediate point of view to sell the plant's coal in Shanghai and Hsingkong where they can obtain 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which is negotiable for imported luxuries or foreign currency appreciation.

Funds alloca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gar industry were spent mostly on rehabilitating the sugar railroads and doing some railway repair work.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 refused to offer the farmers enough for their cane, so practically none is being grown. The authorities, nevertheless, seem quite content because they use the railroads to haul passengers and make them show an immediate profit with no great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or headaches.

In addition to failing to restore damaged industry and in addition to failing most of the industries which were left in running order by

the Japanese, Governor Chen Yi and his henchmen have imposed a government rotten with corruption, together and all the other traditional life of Chinese provinces and a mainly enlightened people who are used to standards of living near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mainland. In a year and a half, the 1947 living standards raised are those of the officials who, arriving treasure from the mainland, have grown fat in cities. Meanwhile, the Taiwanese grow poorer by the day.

Harvest Of Ragged Income

As a result of complete mismanagement, plus the imposition of ever tightening economic regulations which make the carrying of a living far the average Taiwanes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 deep hatred has arisen for the government. This is amply proved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riots spread from Taipei to other cities,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at no time during the disturbances were any of the people, except those in the extreme southern part of the island, armed. There is no record of a single Taiwanese in either Taipei or Keelung—the cities first affected and the ones least with mass hardship—having been armed at any time.

In the south, where most of the heavy industry was located and where there is a large student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does have a fair amount of Japanese arms and ammunition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various underground leaders in this area have been planning a revolution for some time. However, it is thought that it would not have come off for maybe a few years ago and that those planning it were not read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sland-wide riots. Three thousand would-be revolutionaries are reported to have fled to the hills inhabited by the aborigines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give the government trouble indefinitely, although their revolution is probably squashed for the time being.

Observers look unimpressed with Taiwanese affairs believe that the aborigines will give aid and comfort to the revolutionaries so that the Government from now on will have to station troops in the north. Since the Chinese assumption of control of Taiwan there has been constant trouble between the aborigines and the military. The Japanese, who gave up their attempt to conquer them after the last uprising in 1953, had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pacifying them by leaving them alone in the hills and by selling them guns down to trade furs.

Historical Claims Disputed

With the situation what it is in China today there is little hope that anything constructive can be done here in time to save the island, economically or politically, for China. The Taiwanese point out that China really has no more of a historical claim to the island than the Japanese, Dutch, Portuguese or various other traders who in the past maintained trading stations along the coast. They have had 18 months of the Chinese and they do not want any more. They want a United Nations mandate and, apparently, if they fail to get it—they say—their future history will be written with similar uprisings against their mainland ruler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47年3月29刊登的一篇長篇報導，驚悚的標題「**台灣的浴血**」，指出全島的秩序都是由人民在維護，並描述陳儀的欺騙。軍隊到基隆、台北造成殘酷的浴血屠殺。報導中說：「經過一年半統治，台灣人民在受到比日本統治時期更嚴酷的壓迫後，於2月28日起來反抗中國政府」**在這個島上**，潮水每天都在沖刷被中國憲兵屠殺的台灣青年殘骸」**保守估計死亡人數為5000人**，還有數千人被監禁，據悉其中許多人不時被處決」**這些軍隊手持機槍，乘坐卡車在城市中巡視，並向民眾開火。士兵禁用的達姆子彈，通常這種子彈造成致命的嚴重傷口。**」...

陳儀的下場透露的訊息

策動投匪罪證確鑿

陳儀今槍決

【中央社臺北十七日電】政府發言人六月十七日宣佈：前臺灣行政長官二級上將陳儀，於去年一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期間，受共匪唆使，派遣其外甥丁名楠及舊屬胡邦憲，携帶陳氏親筆函及投降條件策劃當時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率部叛變，向共匪投降，被湯將軍逮捕轉解臺灣，交付高級軍法機關審判，業經偵訊終結證據確鑿，陳儀對其罪行供認不諱，依法判處死刑，定於十八日執行槍決。



被處決前的陳儀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陳儀以投共之名，被逮捕，押解台灣，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灣遭槍決！

蔣介石處決陳儀的公開理由雖是投共，但與二二八事件亦有關聯。根據當時保密局長毛人鳳呈蔣介石，指出：

「台灣人民對二二八事變認為陳儀事前未能防範，事變期內對台胞又多枉殺，故對陳恨之入骨，如將其明正典刑，亦可大快人心」

蔣介石沒有明白對台灣人說出這個理由，但是國民黨終於暗地裡承認：二二八事件對台胞多枉殺！

【結語】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從統治的觀點看，則是一場「**官逼民反**」、「**民反官壓**」的輪迴。

但是如果從大歷史的觀點觀察，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理解：

二二八事件固然是一場官逼民反，也有**族群衝突**，但是從更深層結構看，二二八事件是一場兩個不同社會之間的**文化衝突**。由於歷史發展到此時刻，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差異太大、體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以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抗拒的循環過程。

誠如台灣史學者林衡道曾引述一位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評語：

「**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

（見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林衡道〈二二八事變得回憶〉，載《口述歷史》第二期，1991.2.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感謝您

承蒙您

恁仔細

蔣介石

台灣人應該認識的

他是民族的救星？
時代的舵手？
世界的偉人？

李筱峰 著

本土新書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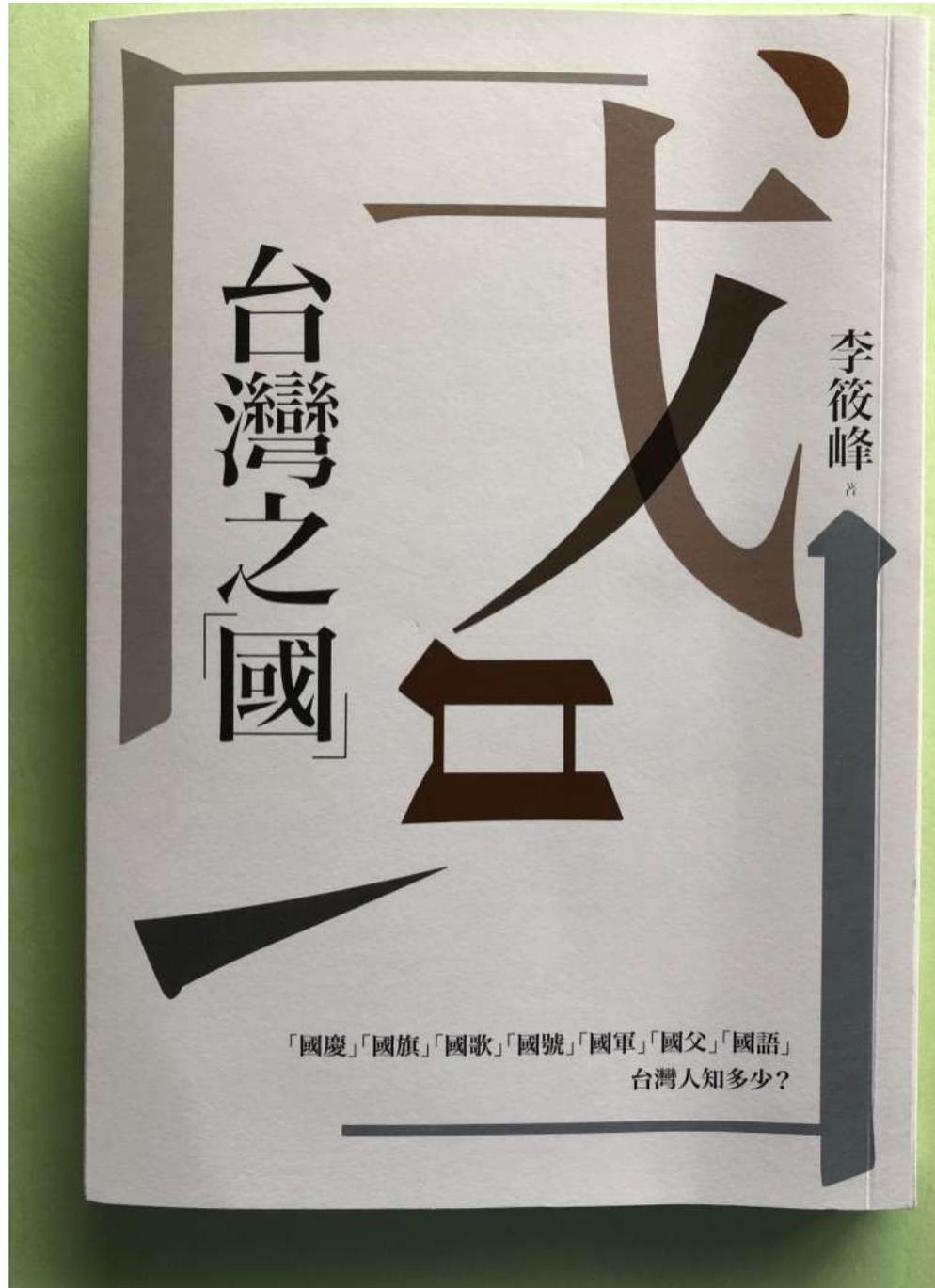
玉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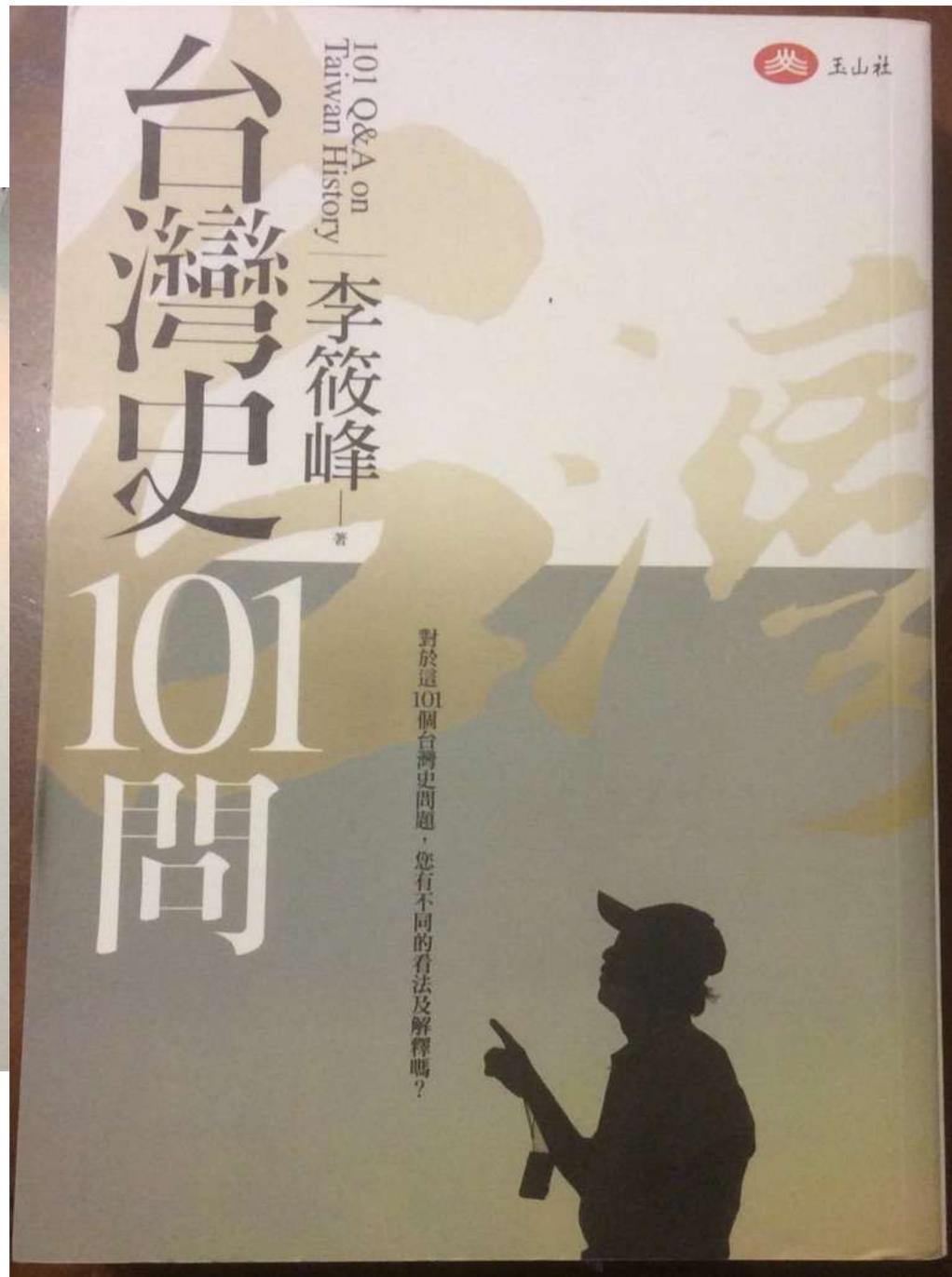
林茂生·陳炳

和他們的時代

李筱峰 著







二二八前後 中國知識人的見證

李筱峰

大多數的人民，當他們單純的希望幻滅以後，
眼前一片黯淡，許多人都靠回憶過去生活。

——汪榮，上海《人世間雜誌》

解讀二二八

本土新書
33

INTERPRETATION ON 228

歷史學者李筱峰以釐清歷史輪廓的堅持，
在本書中藉著精闢的文字論述和歷史照片，
完整呈現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和經過，
深入分析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影響，
使得《解讀二二八》成為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入門書。

李筱峰●著

玉山社



台灣史
100+10
件大事
上
〈戰前篇〉

李筱峰◎著

玉山社

120°E 121°E 122°E
25°N
24°N
23°N
22°N

台灣史

100+10

件大事

上

〈戰前篇〉



李筱峰

從台灣經歷過的重要事件，
瞭解我們自己的歷史。

台灣史
100+10
件大事
下
〈戰後篇〉

李筱峰◎著

玉山社

120°E 121°E 122°E
25°N
24°N
23°N
22°N

台灣史

100+10

件大事

下

〈戰後篇〉



李筱峰

從台灣經歷過的重要事件，
瞭解我們自己的歷史。

快讀台灣史

60分鐘

本土新書 64

李筱峰●著

簡明·圖解



I
F
O
R
M
O
S
A

玉山社

小瘋人生

李筱峰 69 回憶錄

我的學思歷程

與民主自由的追尋之路

小瘋人生 下 李筱峰 69

小瘋人生 中 李筱峰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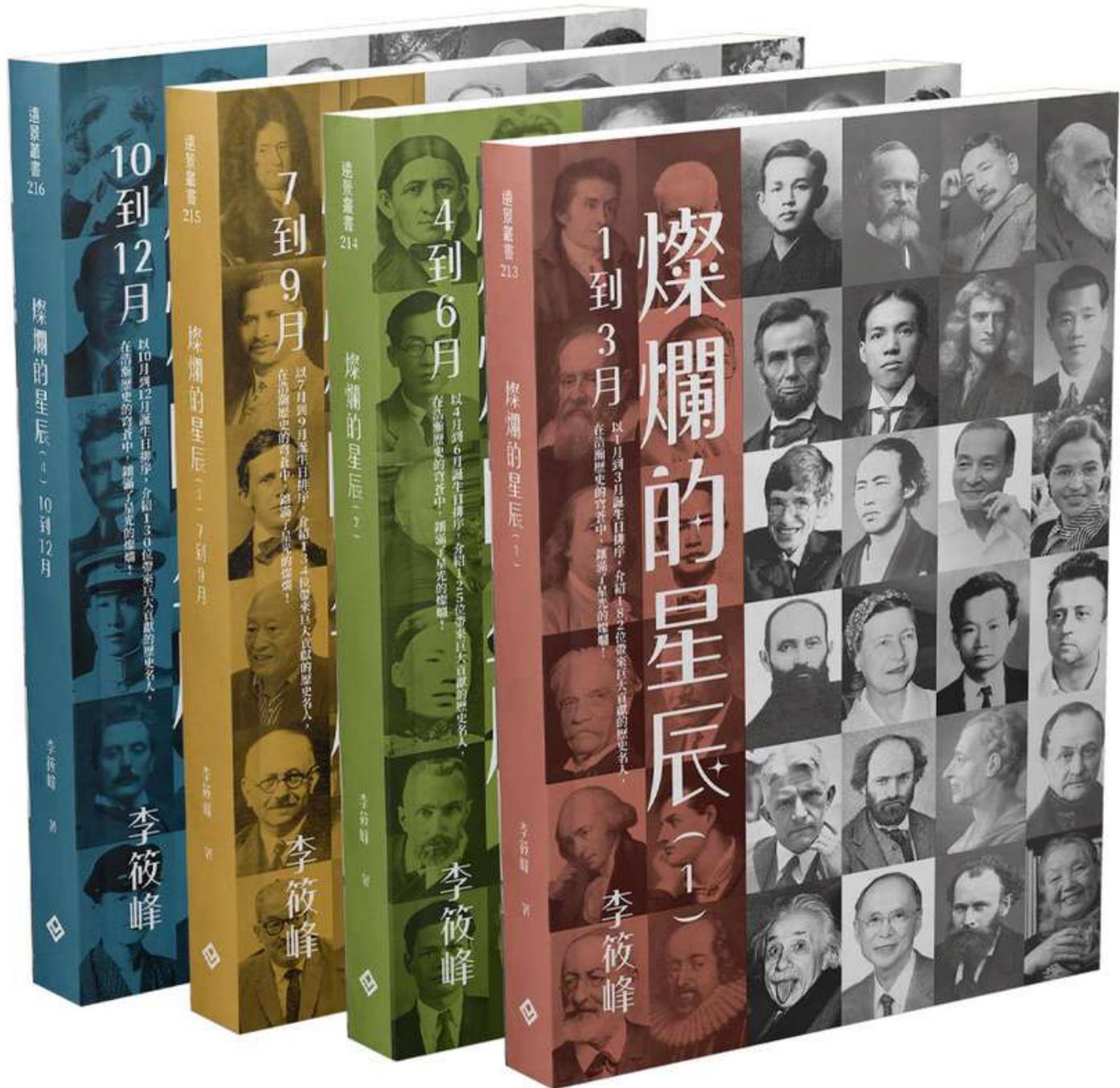
小瘋人生 上 李筱峰 69

小瘋人生
李筱峰 69 回憶錄

我的學思歷程
與民主自由的追尋之路



台灣的民主化，正是由一群瘋子衝出來的。
我只是這群瘋子之中程度較輕微的小瘋子而已。



遠景叢書 213

1到3月

以1月到3月誕生日排序，介紹18位帶來巨大貢獻的歷史名人，在這簡歷的背書中，讓讀者看見星辰的燦爛！

燦爛的星辰 (1)

李筱峰

遠景叢書 214

4到6月

以4月到6月誕生日排序，介紹15位帶來巨大貢獻的歷史名人，在這簡歷的背書中，讓讀者看見星辰的燦爛！

燦爛的星辰 (2)

李筱峰

遠景叢書 215

7到9月

以7月到9月誕生日排序，介紹13位帶來巨大貢獻的歷史名人，在這簡歷的背書中，讓讀者看見星辰的燦爛！

燦爛的星辰 (3)

李筱峰

遠景叢書 216

10到12月

以10月到12月誕生日排序，介紹13位帶來巨大貢獻的歷史名人，在這簡歷的背書中，讓讀者看見星辰的燦爛！

燦爛的星辰 (4)

李筱峰



228 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自卑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反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勤儉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問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壟入地方政壇。



快讀228

增訂版

二二八短論集

李筱峰 著



彭明敏、陳儀深、陳翠蓮 強力推薦